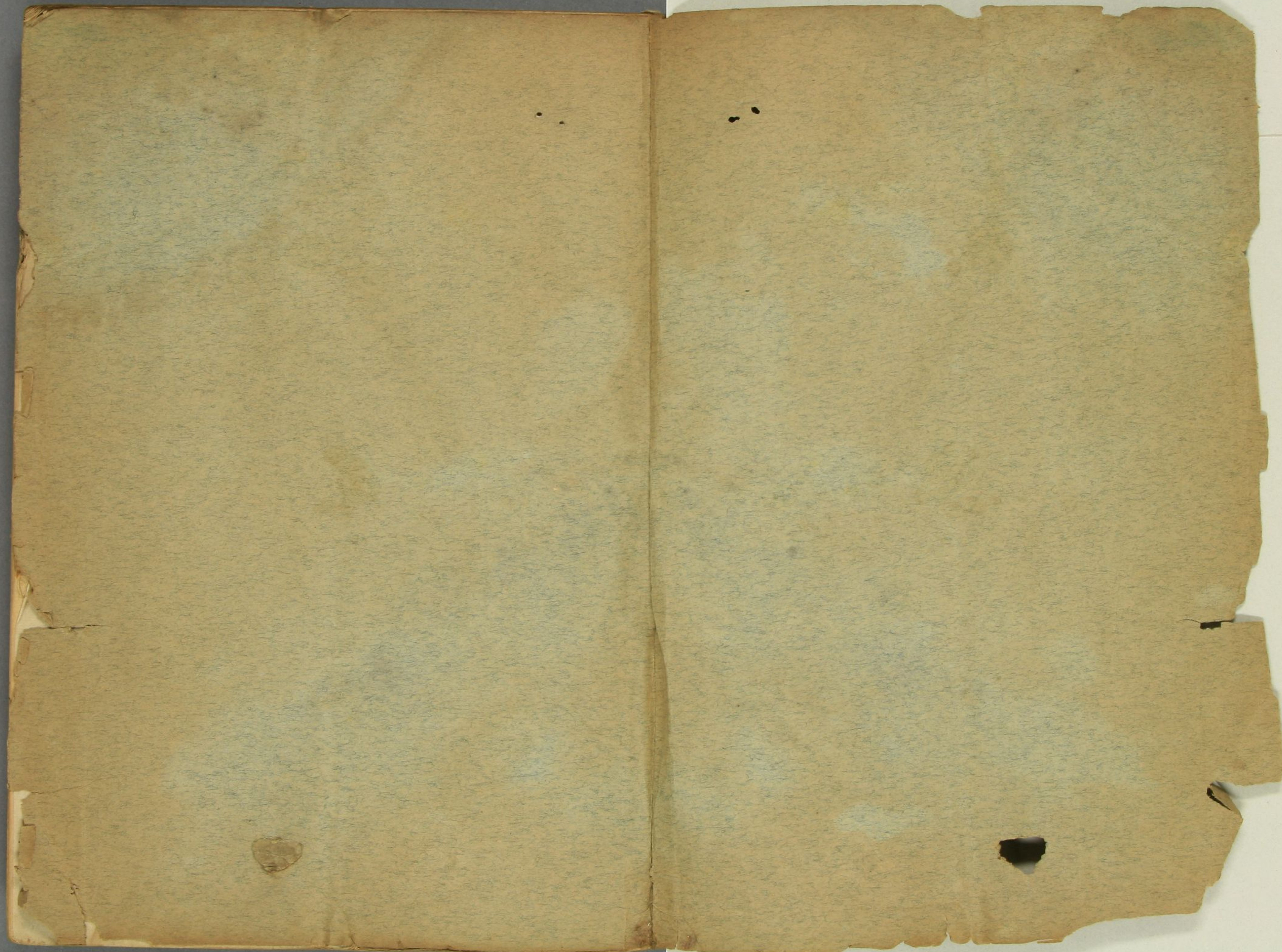


大鼓詞選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400
M 298







序

這本大鼓書的集子，包含大鼓書三十五篇，都是通行於定縣一帶，由田三義君口述，席微庸君記錄下來的。

田三義君在定縣一帶唱大鼓書已四十年，深受民衆的歡迎。可惜他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也不大能够和別的字辨別清楚。

席微庸君是平民文學部中擔任採集民間文藝的同志，他和田君相處八月，自民國二十一年暑假到二十二年春初，共錄得大鼓書約計六十萬字。

這六十萬字除分段的長篇以外，共有短篇三十五篇。因為短篇內容和結構都比較可用也比較容易修改，所以三十五篇中的前十篇已經由席君改作平民讀物，更受一般青年男女農民的歡



迎。

本來我們預定採集大鼓書的目標有三個：第一是短篇的；第二是沒有印本的；第三是最受一般民衆欣賞的。這三個目標都沒有完全達到，現在集印的三十五篇總算勉強達到了第一個。採集的時候，我們竭力保持原來的面目，除了標點以外，可以說沒有加減一個字，至多有若干處我們自己也不覺察的錯誤。這些材料，為研究用，價值是極高的；但是我們並不希望牠們穿了文字的外套再流行到民間去了。所以這回我們只印了極少數的若干冊，專為對於民間文藝有興趣的學者作參考之用。裏面如有記錄錯誤等處所，務請不客氣的予以指正。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民文學部同人敬識。

目錄

頁數

○ 小姑賢	一
○ 蘇梅山賣真	七
○ 苦丁香	一四
○ 三壻上壽	二三
○ 賢人勸夫	三三
○ 打黃狼	三八
○ 窮富拜年	四四
○ 魯達拳打鎮關西	四八
○ 單刀會	五三
○ 姑不賢	五六

○ 王二姐摔鏡架

六五

○ 妓女告狀

六八

○ 西廂

七〇

○ 呂洞賓帶酒岳陽樓

七八

○ 高誠詎親

八〇

○ 雷劈劉奇

八五

○ 蘇三起解

八八

○ 回窰辨踪

九二

○ 出潼關

九五

○ 朱買臣

九九

○ 疼姑娘後悔

一〇四

○ 學說話

一〇七

○ 靈官廟

一一〇

○ 遊西湖

一一四

○ 白蛇傳

一一八

○ 李二進城

一二二

○ 勸人方

一二八

○ 問卜

一二九

○ 賢孝牌

一三三

○ 王嬌鸞

一三五

○ 甯武關

一三九

○ 賣油郎獨占花魁

一四一

度林英

一四八

傻子回門

一五四

鐵冠圖

一五六

小姑賢

初八十八二十八，聽我說段文安話。文安縣城北四十里地，有一村名王家疔痘。王家疔痘有一位王員外，所生一子一枝花：學生名王登雲，姑娘名光王翠花。王登雲娶妻蘇家橋的女，花花小轎抬到家；人樣子、活路、樣樣好，她就是和她的婆母無緣法。

（白）眾位聽書聽理：娶媳婦擇好日子，就為着；她日期不對，所以這婆婆和媳婦就不和了。

大賢人過門三天把炕下，來到上房問她的媽，尊曰母親！天氣不早該作飯，你老吩咐喫甚麼？

太太說：「也有米，咱們也有麵，你作甚麼，我吃甚麼。」

賢人說：「給我老娘煮盞飯？」太太說：「我跟小未沒緣法。」

賢人說：「給我老娘烙張餅？」太太說：「硬里硬梆，磕了我的牙。」

賢人說：「未不吃你是麵不用，到底吩咐吃甚嗎？」

太太說：「鍋前頭，你與為娘把扁食下，鍋後邊，你與為娘拌疙疸；

鍋左邊，你與為娘攤雞蛋，鍋右邊，再與為娘炒鍋炸；下上半升黃

小米，再捧兩捧黃豆芽；擱上半斤爛雜麵，再與為娘壓碗餛飩，——

一鍋要你八樣飯，想吃甚麼成甚麼，不要你攪和！」

大賢人聞聽此話，兩眼落淚，出言有語尊聲曰媽！常言說：「一個

鍋做不了兩樣飯，」這些個東西把兒難熬。」賢人上前說好話：「

婆母老娘難打發！」

太太說：「不說你賤人不會做飯，你說為娘難打發！」越說越惱越

有氣，拍拍拍，打了賢人仨嘴巴；揪住賢人青絲髮，撲騰騰扔倒就
地下；上頭就是拳頭打，下頭就用片腳踢；拳打腳踢不足氣，嘴又
咬來手又掐。

正是她婆媳二人來打架，王登雲下學轉回家，行走來到上房裏，看
見他妻淚撲簌；有心就把賢妻問，恐怕母親把我怪下，罷罷罷，不
問小，先問大，出言有語尊聲曰媽！曰尊曰老娘！你老為甚麼揪着
嘴，快對孩兒說根芽！你莫非，跟東隣西舍，孀子大娘她們打架？
孩兒磕頭跪央她！莫非是，跟我爹爹你們抬槓？看着他是老當家！
不就是我的妹妹教媽生氣？看着她二九一十八，未出閣就是個女孩
家！不就是，我的賢妻教媽生氣？孩兒上前去打她！莫非是，孩兒
唸書教媽生氣？一旁罰跪正家法！」

老太太聞聽這些個話，開言有語叫「冤家！我跟東隣西舍，嬌子大娘，我們好，我們也不打架；你的爹，乃是為娘個寶貝疙瘩；你的妹妹氣不着我；我的兒，南學唸書也氣不着媽；我就是和你妻生悶氣，你跟我，寫封休書休了她！牙嚼半個說「不」字，為娘碰頭染黃沙！常言說，為妻逼死生身母，必得天打五雷抓。」

王登雲聞聽這些話，心裡叫一聲「胡塗媽！我有心把我妻休回家下，無故休妻為甚麼？我再說，不把我妻休回家下，恐怕老娘把我怪下。」王登雲，只得萬般無計奈，走到書房把紙拿，將墨研濃，將筆蘸飽，哈腰搖頭下剎拉，上寫「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與岳母老媽！我暫且把你的女兒休回家下，千萬萬千萬莫打發！不是我嫌你女兒長得醜，她和我母親沒緣法。但等着我老娘黃金入了櫃，把你的女兒請回我

家，二十四把鑰匙交與她，裏裏外外讓她當家。看着我的爹爹年高道！看着我妹妹是個女孩家！」

王登雲正把休書寫，打外邊，又來了，三從四德姑娘王翠花。衆人公要問姑娘多們大，今年二九一十八；要問姑娘怎麼打扮，聽我把她誇一誇：黑晶晶青絲如墨染，紅絨繩兒末跟紫；左邊帶着晚香玉，右邊帶着帥子花；長得一雙好看的眼，柳眉兩道賽筆畫；江南官粉擦滿面，蘇州脂胭嘴唇擦；懸胆鼻子櫻桃口，姑娘長得幾個珍珠麻；兩耳上戴一付燈籠墜，太陽一照放光霞；身上穿的府青褂，梅花綵子紫金牙；手上戒子帶兩對，丟了一個剩下位；中衣穿的鸚哥綠，絲線帶子腿腕紫；金蓮不大說三寸，上尺排印也不過二寸七八；仙人過橋的薄高底，兩頭着地當間窪；手裏拿着小白摺，肩膀上搭着

一縷兜麻。清晨起來門子串，天到午時轉回家。行走又把書房過，照見哥哥下剷拉。問曰哥哥，取了園子，或是買了地？寫這些文約幹甚麼？

王登雲聞聽這些話，叫一聲，曰好心的妹妹王翠花！咱的娘，要叫我休了你的嫂，把你的嫂嫂休回家！王翠花聞聽心好惱，再叫曰哥哥聽根芽！你把休書交與我，我到上房勸咱的媽。王翠花把休書哄到手，噌噌噌，撕了個紛紛爛碎扔在就地下。

王翠花就把上房進，驚動太太老天赦。老太太，用眼瞞，照見姑娘王翠花，走到進前忙拉住，叫了聲，曰兒哪肉，肉哪兒，寶寶貝，小寶貝，小心夫子小愛人，為娘我那個寶貝疙瘩！你上那塊兒把門子串？叫你活活想死媽！

翠花說：「不是東隣，就是西舍，不是孀子就是大娘家。老娘為甚麼撇着個嘴？你對你兒說根芽！」太太說：「我跟你嫂嫂生悶氣，着你哥哥休了她！」翠花說：「老娘呵！着我哥哥要休我的嫂，無故休妻為甚麼？」

（白）常言道得好，「無故不休妻，休妻惹是非。」

太太說：「她把甚麼活兒也不作，竟跟為娘來對答！清晨起來撇着個嘴，她的嘴裏止不住瞎罵答；她罵為娘死不了，她罵我的女兒王翠花，她罵你哥哥是小短命，她罵你爹，十八斤半的老忘八。光罵舉家還不算，妨得我的日子不能發；妨得咱，鍋台上不長灵芝草，妨得咱，炕洞裏頭不結大甜瓜；妨得咱，黑雞下了個白光蛋，妨得咱，公雞打鳴兒翅兒撲啦；妨得鴨子扁了嘴，妨得鵝腦袋，楞不撇

的結了個肉疙瘩；妨得小驢兒拉磨快，小牛犢子不長上牙；妨得咱，東場的小槐樹，十冬臘月不長芽；還妨得，你二姨的小月兒不會說話，街坊的小禿兒沒長頭髮。我的兒，思一思你想一想！可是怨我，可是怨她？

翠花說：「你說我嫂嫂不會把活作，她又會描龍，又會紮花。」太太說：「我嫌她賤人愛把人看。」翠花說：「你當應與我哥哥尋個雙眼瞎！」太太說：「我嫌賤人愛說話。」翠花說：「你當應與我哥哥尋個啞巴。」太太說：「我嫌賤人長得醜。」翠花說：「老娘你也照照你自家！老娘上房請落坐！聽兒我把你誇一誇：三根半頭髮挽了個纂，裏邊架着一縷兒麻；你一個耳朵倆小眼，眼內還有蘿貝花；老娘自幼愛把瘡長，鬢角一邊一個瘡疤痢；三環套月的麻子

臉，車絞不斷金線疤；摺鼻子長爛肉，要說話，呼哨呼哨只呼哨；胎裏帶來的豁豁嘴，焦黃帶臭濫牙花，還落了兩個牙；瘋瘡脖子濫了多半個臉；鮮血膿花花膿滴滴蒼蒼；兩隻手好像老鴿爪，胳膊好像掏灰耙；後邊的羅鍋有瓦罐大，前邊的雞胸賽西瓜；老娘本是痘瘡腿，褲腰上還有點膿疙疸；老娘金蓮三寸半，橫裡下，豎裡到有一尺七八；又有孤丁又有拐，缺少地方把碼輪壓；腳大愛穿木頭底，要走道，刮蒼刮蒼幾刮蒼，木頭底子要失掉，搵得燒上七八爨子蒼；老娘的鞋破也不補，提將起來更邁過，頭裏露着獨瓣蒜，後邊落着鹹菜疙疸，老娘就在頭裏走，在後邊，嗡嗡嗡嗡，跟着五個屎虎螂，三個飛，兩個爬，一個一個有心事，商商量量要推媽。——我把老娘有一比，就好比，孫猴兒的姥姥，豬八戒的二十大媽。」

太太說：「好孩子，你把為娘比成屎蛋！」

翠花說：「看我的哥哥要休我的嫂，我嫂嫂，有甚麼臉面轉回家？她要到了路途上，見井就往井裏跳。她要碰上歪脖子樹，找一條麻繩去吊殺。路邊死了我的嫂，人家那邊有好娘家，蘇家未到王家家下，俱都是七姑六姨八大媽，一個一個掣兵刃，七把剪子，八個錐子手中拿。她要把你捉巴住，剪子斫，錐子扎；剪子斫、錐子扎、還不算，一到公堂把你告下，把你帶在大堂上，板子打，夫棍夾；板子打、夫棍夾、還不算，問你個，「替兒嫌婦為甚麼？」一股家業全掃盡，只落得手提狗棍把瓢扶。老娘你要休我的嫂，孩兒碰頭要染黃沙！」

王翠花為她嫂嫂要尋死，吓壞了太太老天殺，走到進前忙拉住，拉

住翠花叫「冤家！從今後，我再把你嫂嫂打，十個指頭濫九哇！從今後，我再把你嫂嫂罵，三喉長瘡把我噎殺！從今後，我再把你嫂嫂瞪，為娘老是雙眼瞎！二十四把鑰匙交與你們倆，裏裏外外你們當家！」

老太太她把鑰匙扔在地，翠花就把鑰匙拿，叫「嫂嫂！這是鑰匙交與你，姑娘不當娘門家。」

要有這作媳婦，修下這樣賢良妹，一天三時把香揀。

蘇梅山賣妻

老天爺不下甘露雨，黎民百姓大家遭難。同治六年遭荒旱，只旱得平地冒白烟；只旱得新安段城乾了水點，竟行大車不能行船；只旱得樹葉兒簌簌直落，地裏的小苗兒，全然早乾；天爺不下甘露雨，你就是告他八狀，也是枉然！常言說，「拙妻佞子，不痛快的旱烟桿，護短爹娘，不下雨的天。」赶到後來發大水，連旱帶潦整三年。在山東有座濟南府，離城三里蘇家灘。蘇家灘，有一位蘇秀士，老爺名兒蘇梅山。蘇老爺，娶妻劉家的女，賢人的名兒劉玉蘭。大賢人未生多男共多女，所生一子，一位婢娟。小小子今年剛八歲，小姑娘打罷新春一十三。山東一連三載賤，蘇老爺一連三天沒把鍋蓋

掀。只餓得蘇老爺光花亂轉，再叫「賢妻你聽言！只因為山東三年
賤，咱們三天沒把飽飯餐。你聽大夫良言勸，你到你娘門告艱難！
見見你的哥哥和你的嫂，到他家中借銀錢，或是米，或是麵，多少
不拘借與咱；但等山東年頭換，咱們夫妻二人加倍奉還。」
大賢人聞聽這些話，口尊曰「丈夫，奴的做天！皆因為二老爹娘下世
早，撇下我的哥哥與咱。我跟我的嫂不對眼，小奴有語也在先，
我言說，「他要與我配夫找個主，就死不登娘門邊。」此一去我要
見了狠心的嫂，豈不讓她耻笑咱？」
蘇老爺聞聽這些話，再叫「賢妻你聽言！常言說，人窮就志短，馬
瘦毛長，話不虛傳，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往還。」叫「賢
妻！你是快着去！快着去！丈夫我餓死在今天！」

大賢人出在萬般無計奈，要到娘門告艱難。賢人梳洗巧打扮，掣過
耒菱花鏡，少去多半邊；面對菱花往裏看，這幾年不如那幾年那個
樣子容顏！掣過了木梳攏兒，剩下了三根齒，散開青絲髮一團；沒
有絨繩怎麼着好？綁上一條紡花的弦；身穿着破布褂子露着肉，在
胸前破着個窟窿賽冰盤；賢人生耒手頭巧，補上了沒有把的破蒲扇；
下身穿燈籠褲子剛遮體，錢串就把腳彎纏；穿上綉鞋露着腳，一隻
綠耒一隻藍。賢人打扮多一會，款動金蓮往外翻，出了大門耒得快，
耒到娘門大門外邊。

（過旦）那位說：「怎麼這們快？」曰「明公有所不知，她是本村的
娘家，一家東頭，一家西頭，說書的就了照進，一句就到了。」
大賢人手握門板高聲喊，在裏邊，驚動她的嫂嫂大不賢。狗賤人邁

動兩隻大虎脚，霹裏拍兜霹裏拍兜往外翻。

(過苞)那位說：「拉倒吧！人家說婦道人，走路是吉登兜各登兜；你怎麼說霹裏拍兜霹裏拍兜啦？」曰明公有所不知。那婦道人金蓮不滿三寸，穿的那木頭底子，又窄、又薄、又瘦，身體輕窈，走路若登兜各登兜。她這脚板有一尺七八長，買那木頭底子，無有；定做一付，又寬、又長、又厚，鞋做得又大，絆脚帶子紮得又鬆；把脚往上一抬，木頭底子墜着那鞋底離了脚心，往下一落，霹的一下，裏邊風往外一搥，拍，所以是霹裏拍兜霹裏拍兜。」

狗賤人邁動兩隻大虎脚，霹裏拍兜霹裏拍兜的往外翻，用手開開門兩扇，看見賢人，緊咬牙關。暗說道：「我跟了頭不對眼，她也有

語在個先，她言說，「我要配夫找個主，就死不登娘門邊。」曰惱在心，笑在面，再叫「妹妹你聽言！你為何不在你家苦度歲月？為何來到娘門邊？」

賢人聞聽這些話，曰好心嫂嫂你聽言！山東一連三載賤，我們三天沒把鍋蓋掀。俺夫妻受饑挨餓，沒得抱怨，真可嘆你那外甥女受了艱難！曰尊曰嫂嫂！或是米，或是麵，或是銀子或是錢，多少不拘借與我，換換年頭加倍奉還！」

狗賤人聞聽這些話，暗叫「妹妹名玉蘭！我有東西喂了雞犬，想給丫頭勢比登天。」曰惱在心，笑在面，再叫「妹妹你聽言！你說你家不好過，你窮我窮是一般；偏趕得你的哥哥沒在家下，一到關東把參攪。你聽聽！大門外邊馬蹄響，想必是你哥哥發財轉回還。」曰哄

得賢人往外看，骨碌碌把她推在門外邊。

烈性賢人往後閃，把她摔了個面朝天。癡呆呆站身形往後轉，來到自己大門前。行走就把大門進，慌張老爺蘇梅山。問曰賢妻！借了米，還是借來了麵？借來了銀子，借來了錢？

賢人聞聽悲慘慘，曰叫你這狠心強盜殺了咱！緊說不去，慢說不去，你非得找我到娘門告艱難。此一去見了我這狠心嫂嫂，她把我推在門外邊！

蘇老爺聞聽，長吁短嘆，再叫曰賢妻你聽言！既如此，東閣立下賣人市，我把兜女領到東閣，把他們領到賣人市，把兩個冤家換了錢。大賢人聞聽心害怕，曰好心丈夫你聽言！你賣我的我不管，想賣兜女，勢比登天！倘若賣了你的親生子，猶恐怕斷了你門後代香烟。

既如此，把為妻領到賣人市，你把為妻換了錢！曰尊曰丈夫！快着走來咱們快着走！趁着這兩個孩子安了眠。

蘇老爺就在頭裏走，後跟賢人劉玉蘭。正走之間未得快，三里地未在一東閣。烈性賢人旁邊站；來了個人販子把她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賢人劉玉蘭。只見她溫柔典雅一旁站，也不狂來也不癩，曰雖說這個人穿得禮褻，小模樣長得一百三，我要把這個人免買到我的手，總得賣他四百串錢。曰人販子有語開言道，再叫曰老客你聽言！

（白）曰老朋友，這個人是你願得來的嗎？曰蘇老爺說：曰不錯。曰賣嗎？曰蘇老爺說：曰對了，賣她。曰人販子說：曰我算估先了。咱們倆稿稿價錢。價錢不對，才與別人要。要多少錢？

說話！

蘇老爺說：「不要多不要少，你認給我十吊錢。」人販子擺手：「我不要。」轉過了人經紀，又打圓盤。

（過口）幹甚麼都有經紀牙行，賣人，還有經紀。

人經紀有語開言道，再叫：「老爺你聽言！你在这賣人市，留神觀看，甚麼人敢要十吊錢？小學生只賣錢八百，大姑娘才賣一串錢，小寡婦只賣二十四，活人妻才賣八個大錢。任說你這人長得好，墜上帶也是故衣衫，」貨賣一張皮，「真不做；叫他給你一串錢！」

（白）老朋友，賣了吧，要拿你這活人妻，八個錢的行市，叫他隨了姑娘的市價——一吊！

蘇老爺聞聽這些話，腹內輾轉好幾番，——一串錢，有心我把我的賢妻賣，真可嘆，夫妻的情長一百個完！一串錢，再說不把她賣，真可嘆，三天未把飽飯餐。

（白）萬事好當，一饑難忍。他長嘆一聲，「哎！賣了，賣了吧！」

立逼着蘇老爺寫了賣人的文約，人販子遞過來了一串錢。蘇老爺把錢接在手；人經紀上前討個錢。急急忙忙打開串，他媽的！蘇老爺給了六十錢。

蘇老爺拿錢就要走，驚動賢人劉玉蘭。尊曰：「丈夫慢着走！為妻還要囑託言：回家去，與小子買個肉包子，與姑娘買個黃米糰；丈夫回到咱家下，兩個孩子必找咱，說一套謊話把他哄，——你就說，我到娘門住幾天。單等山東年頭換，你另娶一個更新鮮！要娶娶個坐家

女，坐家的女兒心眼甜；千萬千莫娶後婚大嫂！後婚娘兒們心不堪，倘如問，產生一男或半女，一樣的兒女兩樣看。前朝到有一輩古，怕的是，我兒學了閔子騫。莫說那婦道家見識淺，我們婦道人，一層肚皮萬層山。□

蘇老爺聞聽這些話，兩眼止不住的淚不乾，跟小子買了個肉包子，與姑娘買了個黃米糰；蘇老爺，窮人市裏喫頓飯，賣了個媳婦，拋除下剩了四百八十個錢。蘇老爺邁步往回走，三里地未在蘇家灘；行走未在自己家下，未到上房觀了觀；兩個小孩全睡醒，打打鬧鬧鬧着玩。蘇老爺，遞跟小子肉包子，給了姑娘黃米糰。小小子他把包子咬一口，再叫□爹爹你聽言！□

（白）小小子叫了一聲□爹爹！先見你，怎麼不見我媽呀？□

蘇老爺聞聽這些話，不亞如萬把鋼刀把心穿；說幾句瞎話把他哄——再叫□兒們你聽言！你的老娘沒在家下，她到你姥姥家住幾天。□小小子聞聽把眼瞪；小姑娘再叫□爹爹你聽言！我的母親對我講——她言說：「就死不登娘門邊。」爹爹如要說實話，一筆勾銷無話言；爹爹如要不說實話，孩兒碰頭歸陰間！□

蘇老爺左瞞右瞞不住，□聽着為父說實言！皆因為山東一連三載賤，咱們三天沒把鍋蓋掀。出在萬般無計奈，把你的老娘領在東院。我把她領在賣人市，把她賣了一串錢。肉包子，吃的是爾親生之母！黃米糰，那是你母親劉玉蘭！□

小小子聽此話，扔了肉包子，小姑娘甩了她的黃米糰；兩個小孩地下打滾，再叫□爹爹你聽言！三聲有我的母親在，一筆勾銷無話言；

三聲沒有我的母親在，孩兒拉頭歸陰間！

兩小孩，東一頭西一頭來回直拉，拉壞了老爺蘇梅山，「冤家們，莫把頭拉！莫把頭拉！跟着爹爹去趕船。」

蘇老爺就在頭裏走，兩個小孩在後邊；小小子跑掉了小鞋和小襪，小姑娘，搗浪浪，跑散她的小金蓮。一順河邊往前趕，遠遠的看見了那隻船。蘇老爺站在河邊高聲喊，「人販子大爺，你要聽言！把你的小船挪攏岸，我認給你一吊錢。非是我今不把她賣，你來看！兩個孩子不饒咱。」

小小子站在河邊高聲喊，再叫「老娘你聽言！常言說，「虎毒不食子。」狠心的母親捨了咱！」小小子說：「老娘啊！清晨起誰與孩兒梳小辮？」姑娘說：「老娘哇！誰與孩兒整金蓮？」兩小孩左趕

右趕趕不上，骨碌碌，一頭扎在水中間！

兩個小孩廢了命，在船上，嘆壞了賢人劉玉蘭。拾起衣襟蒙粉面，一頭扎在河裏邊！

賢人水裏廢了命，在河邊，嘆壞了老爺蘇梅山；看見舉家廢了命，緊咬牙關，把眼睜圓，把心一橫往裏竄，他也跳在水裏邊。

眼看舉家要廢命，打上梢，三榔銅鑼響連天。要問來的那一個，賢人的哥哥叫劉三；外邊發財回家轉，許多的財珍船上邊。劉三船上留神看，男女跳河為那般？吩咐梢手「快救命！」把他們救在船上邊。走至近前留神看，原本是他妹妹劉玉蘭；又有外男和外女，還有妹夫蘇梅山。在船上，緩過熱氣把他們問；大賢人，從頭至尾對兄言。兄長聞聽悲慘慘，可憐舉家好可憐，「咱要是到了咱們家下，

飽打你嫂報仇完。已

蘇梅山賣妻一輩古段，奉家人等得團圓。

苦丁香

閒事少叙論綱常。東光縣帶管王家莊。王家莊有一位王員外，娶妻張氏大不賢良，——每一日打東隣，罵西舍，終朝每日鬧饑荒；三天不跟人打架，坐在鍋台數罵灶王。像這路人當以讓她缺子無後；所生三個小兒郎：長子的名兒叫王玉，次子的名兒叫王良，三子年長十八歲，他的學名叫王祥。長子娶妻閻閻李，次子娶妻畫眉張。

（過口包）閻閻愛叫，畫眉愛唱。

三子娶妻丁家女，賢人的名兒叫丁香。十五歲她到了王家院，婆母親待她沒有半點強，——竟着她兩房大嫂吃白麵，竟讓丁香她吃糠；吃糠不讓她吃飽，餓得她前心貼了後心腔；只餓得十七八的小媳婦，

手拄拐棍，未曾走道手扶牆，面皮兒發黃。

偏趕得老天爺睜開眼，他把那瘟神爺打落下方。瘟神爺王家院裏把災放，老太太一場大病，病入膏肓。太太就在病床躺，他兩房大兒媳婦走進病房，滿臉帶笑把話講，叫道一聲「好心的娘！你老想把甚麼用？兒媳慌忙到廚房。愛吃稠的多擱麵，愛吃稀的多添湯；愛吃酸的多擱醋，愛吃辣的多切薑；愛吃甜的多擱蜂蜜，蜂蜜要不甘，再擱上紅糖、白糖、大塊兒冰糖。」

老太太聞聽把話講，「賢德兒媳聽心上！為娘我把甚麼東西也不想用，二鼻孔一陣陣聞着你們人肉香。眼前要有人肉在，為娘當下離了床；眼前沒有人肉在，準必我一死上望鄉！」兩賤人聞聽心害怕，逼之手也走慌忙，行走來到病房外，大賤人有語開了腔。

（包）大賤人說：「二妹子！你看這老乞婆，病糊塗了，甚麼東西，她也不用，就聞着咱們姐妹人肉有那麼個香味，要跟咱們要人肉。二妹子，離她遠點兒吧！要離她近了，把咱姐妹拽住，要咬兩口，這還了得！」

「照我說，你回到房中納鞋底，嫂嫂我一到房中做鞋幫。」
且不言二位賤人揚長去，從外邊又來了三子名王祥，下學未就把上房進，看見他老娘面帶愁腸，尊「老娘！你老想把甚麼用？孩兒我慌忙到市上；也不怕萬貫家財全花盡，孩兒我自賣兒的自身理應當。」
老太太聞聽把話講，再叫三子，名「王祥！為娘得的該死的病，心想要吃人肉湯。眼前要有人肉在，為娘病好離了床；眼前沒有人肉在，為娘一命上望鄉，活不長，命見閻王！」

王祥聞聽心害怕，蹀躞些出病房。行走未到跨房裏，驚動賢人苦
丁香。大賢人未曾講話強帶點笑，尊聲「丈夫聽心上！」

（過道）那位說：「你拉倒吧！與她丈夫講話，笑就笑，不笑就不
笑；怎麼強帶點笑嘞？」
「象位聽書聽理。與她丈夫講話，有心帶點笑容，餓得她前心貼了後心，走路不扶牆，就得拄棍；
立，她都立不住的樣式，無心發笑。再說跟本身丈夫講話，不
笑，撅着個嘴？莫看賢人受苦，在娘家上過女學，唸過賢孝經，
王綱冊，烈女傳，懂得三從四德；受得明人的指教，懂得天為
一大天，夫為一小天。人家那是讀書之人，不能像那沒唸過書
的，高興，嘻皮笑臉；不高興，惡言冷語；莫說是本身丈夫，
就是公婆，還要斥荅。不講究。女孩上學，講書懂理，所以強
帶點笑。」

「丈夫哇！往常日下學來，歡天喜地，是怎們今天回得家下，面
帶愁腸？你莫非，與那同學的弟兄你們抬扛，不就是老先生攷究文
章？」
王祥聞聽長嘆氣，再叫「賢妻聽心上！咱的娘上房身得病，
要吃兩碗人肉湯。大街上賣的是牛羊肉，那有人肉到市上？常言說，
黃金難買活人肉，」活活難死我王祥！
「賢人聞聽面帶笑，」丈夫
莫要掛愁腸！你放心大胆的把學上，這一點小事我承當。」
有王祥慌里慌張把學上，再說賢人苦丁香：洗了洗手，淨了淨臉，
慌忙點着一股香。天井當院忙跪倒，禱告上方張玉皇，「小奴家十
五歲到了王家院，婆母娘待我沒有半點強，——竟着我兩齋大嫂吃白
麵，竟着奴家我吃糠；吃糠不準我吃飽，一天三頓搗棍擲。我的老

娘身得病，心想要吃人肉湯。大街賣的牛羊肉，那兒來的人肉到市上。小奴拉肉孝敬母，玉皇爺你着我早早養好刀口傷！我要是沒有真心孝敬母，你看我一刀拉死喪望鄉！」叩罷頭未忙站起，慌里慌張到廚房。有一塊磨刀石當地放，把水盂在鍋台上。切麵大刀擎在手，磨石上未回倉浪幾倉浪；把刀磨了個鋒扎快，迎風一晃亮當當。慌忙解開紮腿帶，中衣抹在膝蓋上；橫呆呆的拉人肉，腿肚兒上拉人肉，四指多寬一拃長。疼得個賢人吃不住勁，撲騰騰坐在地當央。抓了把中央戊己土，慌忙摠在刀口上。手扶塵埃忙站起，腹內暗轉暗商量。暗說道：「先要人肉有多少？我不免湊合兩碗人肉湯。」磁州的缸盆擎在手，慌忙放在鍋台上；盪過半升薛仁貴（白麵），倒在盆裏搗漿漿；盪過北方壬癸水，兩手和麵賽霸王；三把兩撈和成麵，

把麵放在案板上。回手擎過趕麵杖，一未一往趕麵湯；一趕兩趕溜溜轉，三趕四趕賽月亮；撒上撲麵忙疊起，疊未疊去賽文章。老君鋼刀擎在手，喀嗤嗤切了個關公斬蔡陽。大賢人急急忙忙切人肉，也有短未也有長。打了個南方丙丁火，柴火添在灶火堂。香油就在鍋裏倒，切了點蔥花剝了點薑。大賢人生未手頭巧，前院後院聞着香。賢人廚房作熟了麵，慌忙盛好兩碗湯。

賢人挑麵且不講，咱們再把二位大賤人說其詳。

（白）話說賢人苦丁香，把麵做好，往外挑麵，這話不提。接回來再說二位大賤人，在她們房屋，把鼻子一吸呼，大賤人說：「二妹子！你聞聞那兒這們香哪？這是誰家做好的吃了？」二賤人一聲說道：「大嫂子！這準是那王祥家，見咱婆母娘身得重

病，臥床不起，準是王祥家偷着嘴做吃了吧？咱姐妹瞧瞧去！要不是王祥家偷着嘴做吃，還則罷了；要是王祥家做嘴吃，咱姐妹搶着吃了她的，喝了她的，單等婆母娘病好痊癒，咱再與她學舌，再讓她人挨打。□二位賤人隨說，把那活兒擱下，出離自己的臥房，來到廚房以裏，瞧見賢人苦丁香，正然朝外挑着個麵。大賤人用二拇手指頭彎着說話，說是「好哇，好哇！好你王祥家！咱那老娘身得重病，臥床不起，你也不知道看看，你也不知道瞧瞧，你偷着做嘴吃！行啦，單等婆母老娘病好痊癒，我必得與你學舌，必得讓你挨打！」賢人聞聽此話，撲簌簌兩眼落淚，長嘆一聲，尊道：「二位好心的嫂嫂！你看我這般樣式，我還敢偷着做嘴吃嗎？原本是咱們那婆母老娘，身得

重病，要吃兩碗人肉。二位好心嫂嫂，你千萬想明理，大街上那兒有賣人肉的？也是妹妹我，在我這腿肚兒上邊，拉了一塊兒人肉，與老娘做了兩碗人肉湯。□大賤人一聽，把手一擺，把嘴一撇，說是「我不信！」賢人說：「嫂嫂，你要不信，來來，你就驗驗。」賢人苦丁香把中衣往上一提，大賤人一看，腿肚子上邊，血淋淋有巴掌似的一塊。大賤人說：「呀！」說「孩子的三孀子！你這個人哪，你才下得手哪！老乞婆病糊塗了，她要吃人肉，你不夠打那塊兒，抽那們一點兒人肉，擱在鍋裏，有那們一點人肉味；你橫跋跋的拉了那們大一塊，那就不疼呀？」賢人兩眼落淚，尊道：「二位好心嫂嫂，為甚麼不疼啊？疼得妹妹我實實的掙掙不住勁兒了。我把這麵嗎也作熟了，也盛好

了，勞勞二位嫂嫂大駕，與咱老娘端得去。老娘當下要問，你千萬萬千，莫要對她實說！你要跟她說了實話，吓着老娘，如何是好？單等母親病好痊癒，二位好心嫂嫂，與我多加美言，從今往後，不用讓我挨打，不用讓我吃糠了！
大賤人說：
三妹子，要為這們一點兒小事，不要緊，靠着我們姐光兩個吧！
妹妹回到你的房中養傷，只要你放心，養傷去吧！
賢人苦丁香，出離廚房，勾遶自己房屋養傷，這話不題。

再說大賤人嬉里嬉哈說：
可了不得了！二妹子！
二賤人說：
怎們哪？把你個大嫂子。
大賤人說：
二妹子！你看這王祥家，她安心要賣咱們兩個的毛兒！婆母娘身得重病，跟咱們兩個要人肉，咱們兩個不見面，躲了走了；跟她要人肉，她不嫌

疼，在她那腿肚子上邊拉了一塊人肉。她得的是那路病，見人肉就好。婆母娘要病好痊癒，從今往後，光顯着她了，顯不着咱們姐光倆！
二賤人說：
大嫂子，那也沒有法子？
大賤人說是：
二妹子，嫂嫂我倒有一個主意，我就說二妹子你拉的人肉，嫂嫂我做的人肉湯。
二賤人說：
那不行！沒有刀口傷哇？
大賤人說：
不要緊！等着，我跟你造作一處。
大賤人隨說，往外勾遶，敢出離廚房，來到自己的卧房，亂七八糟，抱了未一抱，未到廚房以裏，往當地一扔，說是：
二妹子，爬下！
二賤人在鍋台上一爬。大賤人把二賤人那腿帶解開，跟二賤人那條腿上就纏開了。纏上孩子們六塊褲子，有六個總帽頭子，有八隻棉襪子，有八個喀啦馬褂子，外邊纏上二斤好

麻繩子，——二賤人這腿上成了故衣色了。大賤人端着兩盞麵，橫搭一隻烏木筷，大賤人在頭裏走；二賤人帶着這一腿兒貨物，走不動，兩隻手掐着她這腿，才往前掙。出離廚房，來到上房。大賤人把盞擺在床上，手撫着巴掌，她才嚷咧，說是「老娘呀，老娘呀！你可是殺了我們了！甚麼跟我們要不了，一心跟我們要人肉。我那二妹妹安心行孝，回到廚房以裏，把那切菜刀就掙過來了。我說：「二妹子，你掙刀幹甚麼？」二妹子說：「大嫂子，我要拉人肉，孝敬咱的娘。」我言說：「二妹妹，少拉點，少拉點！」我那二妹妹，真下得手，在腿肚兒上邊，拉了一塊人肉，我們上秤要了要，沒零沒整，八斤半。」

（過口）這是胡說八道！腿肚子有多大，能有八斤半？

（白）大賤人說：「娘哇！敢情這人肉一見開水，這就都化油了。」

（過口）這句話她說得在門。

老太太聞聽這句話，二鼻孔聞着人肉香。伸手端過一碗麵，烏木筷子等一隻，三晃兩晃吃了個淨；霎時間病好離了床，一會兒比着一會兒好，一會兒比着一會兒強。

（白）說着說着，這老太太病就好了。你好了你就養着你的病啊？她找些閒事，說：「賢德兒妻們！怎麼出來進去，光見你們兩個，怎們不見賤人苦丁香？上那兒去了？」大賤人小薄片子嘴，會說着的嘞，說是「老娘哇！養着你這病吧，少管閒事。自從你老人家病了，那王祥家白甚麼不作；今天磨黍子，明天磨麥子，磨了的麵，在她那屋裏所放。我們做了飯，她也不吃。她

自己和他三幾斤麵，擱在案板以上，趕上一片子，擱上油，擱上蔥，擱上鹽，一搓搓上幾個薄捲；灶火裏有那死火，燒個半生不熟的。黑夜睡了覺，鑽在蓋高裏邊，她才穿號筒，——瞠得她都瞠得大肚子癢了，在她那房裏躺着哼哼哩！

老太太一聽心好惱，無名大火撞胸膛，「今天要把賤人找，賢德兒妻快攬娘！」

二賤人安心要把丁香害，舌尖嘴巧未哄娘。老太太聞聽心好惱，「賢德兒妻未攬娘！」攬攬架架未得快，未到丁香她卧房。見賢人就躺在床上，走進前二話不說，打了賢人兩巴掌；巴掌打得嫌不解氣，回手就着拐棍擗。

丁香一見眼落淚，尊了一聲「好心娘！你老人家身得病，一心要吃人肉湯。大街上賣的牛羊肉，那有人肉到市上？孩兒拉肉孝敬母，老娘病好離了床。我只說，拉了我的肉，好了你的病，一時一時待兒強；不料想，老娘你的病休好，苦打孩兒我的身上。——你這拐棍擗的真得勁，擗到孩兒刀口上。」

老太太聞聽用口呌，「呌呌呌！」罵聲賤人苦「丁香！這本是第二個兒婦拉的肉，大兒媳婦做的湯。」賢人說：「老娘如果不憑信，來未來！驗驗兒我的刀口傷。」

（白）太太說：「這句話有理。你說你割的，她說她拉的，我也信不準那個是真假。耳聽是虛，眼見是實，我都得看看。」二賤人一聽，把嘴一撇，心裏的話，「這要壞事！」

老太太掀開賢人的紅綾被，見腿肚兒上，巴掌似的一塊刀口傷。大

賤人見事眼看犯，走到進前又加鋼，尊曰老娘！千萬千萬莫上小三的當！她從小兒本是大癩瘡。〇

〔白〕大賤人說：「老娘哇！她這是又瞞於你。打她十五歲上一遍門，她就起了個癩瘡腿，現在未好，瞞哄母親。〇

賢人說：「嫂嫂哇！要是癩瘡腿冒黃水，要是刀口傷冒血湯。〇太太聞聽說：「不錯，我也長過大癩瘡，哄不了娘。〇老太太走到近前用把摀，不結不結的冒血湯。太太說：「要是癩瘡腿得冒黃水，要是刀口傷未冒血湯。〇太太有語把話講，「這不是癩瘡是刀傷。〇大賤人見事眼看犯，溜之手也走出病房。二賤人才說要逃走，老太太拉住開了腔，叫聲「兒妻你慢着走！我驗驗你那刀口傷。〇二賤人聞聽把話講，尊了一聲「好心的娘！〇尊聲「母親你莫看！怕的

傷風着了涼，孩兒一死上望鄉。〇

〔白〕老太太說：「你過來吧！就是你怕死，人家不怕死！〇二賤人再說跑，跑不了，着這一腿的貨物，就把她累住了。

老太太揪住賤人青絲髮，撲騰騰扔倒地當陽。把賤人扔倒塵埃地，拾拾得得着了忙：脫去了二斤好麻繩子，八隻棉襪了，八個喀喇馬褂子，六個鴉帽頭子，六塊褲子脫了去；照了照，雪白的腿肚子溜溜光，那扇來的刀口傷？太太一見有了氣，拍拍拍，就着拐棍棒。大罵「賤人，快着走！快與為娘我騰房！〇老太太慌忙坐到床沿上，抱住賢人苦丁香，臉對着臉，胸膛緊對胸膛，腮幫緊對腮幫。出言不犯別人叫，叫了聲，「兒哪肉，肉哪兒，小心尖子小愛人，狼哪狗，雞呀豹，為娘我那尺不拐燈槍，你就疼死娘！你過門來，為娘

看着你就好，也是你兩房大嫂瞎張張，說得為娘沒主張，難為我兒苦丁香。從今後，咱們兩個翻個過，我是你的兒婦，你算老娘。竟着孩子吃白麵，那怕為娘我吃糠。二十四把鑰匙交與你，裏裏外外把家當。⊖老太太她把鑰件扔到地，扔給賢人苦丁香。老太太前門趕出名王玉，後門趕出名王良。王祥卧魚孝敬母，丁香割肉孝敬娘。二十四孝頭一孝，勸衆位，男的學王祥，女的學丁香。

三塔上壽

山西有座府太原，太原府帶管趙家灣。趙家灣有個大財主，老財主的名兒趙有錢。趙有錢缺子無有後；所生三位女嬋娟：大姑娘名叫趙玉桂；二姑娘名兒趙玉蓮；三姑娘年長十八歲，她的花名叫玉端。大姑娘許配文秀士；二姑娘許配武生員；就是那三姑娘命兒苦，許配個傻子種莊田，兒卜撈登兩根弦。這一天，趙有錢壽誕之日，姑爺、姑娘祝壽誕。記下了三位姑爺且不表；俗們再把三位姑娘言一言：姐妹仨來在客廳裏，笑嘻嘻的跪平川，⊖與我的爹爹來拜壽，我們與你祝壽誕。⊖

⊖說說姐妹三人，來到客廳，與他爹爹拜壽；叩罷壽頭，平身

站起，問道：「爹爹可好？」趙有錢雖說缺子無後，掣他三個女兒，當着掌上明珠；見他三位姑娘，與他拜壽，趙有錢拍掌大笑，叫道：「三位女兒，你姐妹三人，配夫招主。大姑爺是一文學秀才；二姑爺是一武學；三姑爺雖說是莊戶人，家中有的銀錢。為父壽誕之日，你姐妹三人，年年如是；這個日期記得倒準。」三位姑娘言道：「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趙有錢一聽，哈哈大笑，「聽你姐妹講話，這總算你們念書的好處，為父沒有白供用你們；錯過讀書，你不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今天為父心中高興，格外給你們放着三百元錢；我出一個題目，你姐妹三人來對！誰要對上，誰要這三百元錢；誰對不上，誰不用要！」三位姑娘尊道：「爹爹！那嗎你就出題！」

趙有錢說：「要「有」字起，「者」字落。佔在「者」字才為先。」大姑娘說：「爹爹！誰先對？」趙有錢說：「你先對，長者為尊。」

大姑娘一聽，在客廳裏，轉轉遊遊，轉來轉去，轉在她父跟前，左手把她父腦殼一抓，右手照定她父，啪啪啪！打了三個嘴巴子，把她爹爹臉蛋子都給打胖。趙有錢搗着這臉說話：

「女兒！為父讓你對詩，你怎麼打開了為父？」大姑娘說：「爹爹！你出的這題目，不打，我對不上。」趙有錢一聽，把嘴一咧，「這莫非是挨打的題目？」老頭子心中不悅，說：「女兒，快忙對來！」

大姑娘尊道：「爹爹聽了！」

大姑娘開言把話曰，出言有語尊聲。『爹！你說是「有」字起「者」字落；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趙有錢一聽，『挨了三個嘴巴，打得對上；三百塊錢歸你！』
二姑娘說：『爹爹！還有我哪！』趙有錢說：『女兒！你也會對呀？』二姑娘說：『我怎們呀？我們都是七歲上學讀書，難道說，她會對，我就不會對嗎？』趙有錢說：『你對可只管你對；你莫學你大姐，打了為父三個嘴巴，把臉蛋打胖。』二姑娘面帶笑容，尊道：『爹爹，我不能學她呀，不能打你！』隨說，未在她父跟前，一伸左手，把她父腦袋抓住，右手中指和大拇指合在一處，照定她爹爹，天靈以上，啪啪啪！彈了三個腦礮。這三下子，彈得着啦腫啦，眼看大腦袋出來個小腦袋。

趙有錢把天靈一搗，叫道：『二女兒！你怎麼把為父彈上三個腦礮子？你看看大腦袋出來個小腦袋，這是讓你對詩的嗎？』
二姑娘說：『爹爹！你出的這個題目，非這們着，不能對上。』
趙有錢不高興，『女兒快對！』

二姑娘一聲尊道：『爹爹聽了！』
二姑娘，把話曰，出言有語尊聲。『爹！你說是「有」字起「者」字落；這就是，「有」字起「者」字。』

趙有錢一聽，心中不悅，——出啦個題目，挨啦三個嘴巴子，挨啦三個腦礮子。說是『大女，二女，你們兩個均分三百元！』
三姑娘說：『爹爹！還有我咧？』趙有錢說：『三女！你也會對呀？』三姑娘說：『那是自然。』趙有錢說：『三女！對只

管對，莫學你大姐二姐！
三姑娘說：「爹爹！女兒不能學她打你三個嘴巴，彈你三個腦髓；她們兩個，實實可惡！」
三姑娘隨說好話，來到她父面前，抽了個冷子，伸手把她父那海下溜拽住，拽着她父就走。
趙有錢伸着個脖子，跟着他女，客廳轉了三彎兒。姑娘一撒手，鬍鬚薙下來的不少，薙得個老頭子龇牙咧嘴，「三女！你快看對！把為父鬍鬚薙下大半；你為甚麼藉着為父，客廳以裏，轉上三彎？」
三姑娘說：「爹爹，你出的這個題目，非這們着，我不能對。」
趙有錢說：「你快對！」
三姑娘尊道：「爹爹聽了！」
小三姐犯話曰，出言有語尊聲，「爹！你說是「有」字起「者」字落；兒我說，「有牽牛而過堂下者。」」

趙有錢一聽，心中不悅，暗叫「三女，你真可惡！你大姐打我三個嘴巴，我也不惱；你二姐彈我三個腦髓，我也不惱；你不當把為父比着一個老牛！這是怎們說！三百塊洋錢，買的這點罪過。」
趙有錢心中暗想，「三女掣我比着老牛，我這也沒有法子。單等三位姑爺來到，大姑爺二姑爺，都是讀書之人；三姑爺沒有唸過書。單等他們來到，我出上一個酒令；三姑娘把我比了個老牛，我總得把三爺姑慫上一慫。」

趙有錢曰：眾位聽書聽理，你不看現如今有設立許多學堂，不分晝夜，相勸黎民，不論男女老幼，多識幾個字，——那是防身之寶。他那三姑爺，要是識字之人，他不能把他慫住。」

趙有錢主意安排已定，叫道：「大女，二女，三女，你們分

那三百元錢去吧！後邊去望看你母！三位姑娘答應，揚長而去。外邊人呼吶喊。

記下啦三位姑娘且莫表；從外邊，許多人等鬧翻翻。三輛大車往裏趕，三位姑爺慶壽誕。壽禮抬在客廳裏，一樣一樣擺廳前：大姑爺，送來的壽挑和壽麵；二姑爺，送來的壽衣壽帽壽衣衫；三姑爺，本是庄稼漢，白麵捲子一荆籃。三位姑爺客廳進，雙膝跪便開言。大姑爺說：「老岳父！歲歲壽同山嶽茂。」二姑爺說：「朝朝福共海天綿。」三姑爺本是庄稼漢，張口結舌無話言；急得三姑爺出汗，口叫聲「老丈人，要你聽言！我們與你來拜壽，老丈人！你活一千年！」趙有錢聞聽把嘴咧，腹內暗轉好幾番。

趙有錢心中暗想，「看起來這人不識字，他就不會講話。大

姑爺言道：「歲歲壽同山嶽茂，」求我多活幾年；二姑爺道：「朝朝福共海天綿，」光景越過越有；三姑爺言道：「着我活上一千年，」話不够一句。雖說說話不好，我還不能怪他，——本是一個庄稼人。」

趙有錢吩咐眾位人等，搽抹桌台，設擺盃筷，大排酒宴。把酒滿上，才說要用酒；老員外說：「慢着，慢着！我人壽誕之日，三位姑爺，年年與我拜壽。方才三百元錢，我挨了三個嘴巴子，三個腦礮子，我還鬧了一個老牛。今天你弟兄三人來到，與我前來拜壽。我還有三百元錢；我買了一匹快馬，你三人誇誇這馬的脚力；誰說得我這馬快，把這三百元錢，誰就要去。」大姑爺道：「岳父！你說這話，我也聽明了；你買了一匹馬，

讓我們哥兒們仨誇；誰誇得這馬快，誰就得這三百元錢。□趙有錢說：□不錯。□大姑爺說：□誰先說？□趙有錢說：□你先說，長者尊為。□

大姑爺說：□岳父聽！——

水盆以裏擡鋼針，

岳父騎馬上五嶺；

來回走了一千地，

看啦看，鋼針未有沉。□

趙有錢一聽，笑啦，□大姑爺！你要這三百元錢吧！□二姑爺說：□岳父，還有我哪！□趙有錢說：□你也說說，你要誇得馬快，你兩個均分。□

二姑爺說：□岳父聽！——

火爐以裏點雞毛，

岳父騎馬上五橋；

來回走了二千地，

看了看，雞毛沒有着。□

趙有錢說：□你們兩個均分去吧！□三姑爺說：□還有我哪！

趙有錢心中不悅，他算疑了他夫妻二人：姑娘比譬他比成老牛，姑爺把他比成千年亡八萬歲龜。趙有錢說：□那們着，你也說說！你誇得我這馬快，你三人均分。快說！□三姑爺說：□等一會兒！我得想想！□

他們正在客廳以裏講話，窗櫺外邊，站着姐妹三人，與同老太

太，母子四人側耳細聽——大姑爺，二姑爺，眼看分上洋錢；三姑爺無折。大姑娘樂得眯了眼了；二姑娘樂得鼓掌；三姑娘羞得面紅過耳。老太太一見：「三女莫要紅臉！為娘在此，三百元錢哪，讓你父與他們均分；等着為娘進去去說。」老太太往裏走。趙有錢還催，「三姑爺想不起來啦吧？讓他們兩個均分吧！」俊三說：「不能！我得想想！」三姑爺正在為難之時，他丈母往裏邊一邁腿，一邁門限，「哺」，放了個屁。俊三笑了，「老丈人！我想起來了，我說。」趙有錢說：「那嗎，你就說！」俊三說：

「丈母娘進門放啦個屁，」

老丈人騎馬上無極；

素回走了三千地，

看啦看，糞門還沒有閉。」

老太太只羞得面紅過耳，扭身往外勾遶。趙有錢一看，「三百元錢，三人公分！」思想，怎麼着也是不高興，暗暗想道：「我總得把三姑爺制上一制，我這口氣，才能以順過。」說是「三位姑爺！你們說說——甚麼是甚麼變的？甚麼比甚麼多着兩翅？光興說「是」，不興說「不是」；要說不是，罰跪頂磚，端盤子，燒火，挨三百劈柴，二百棒槌，喝三盞酸泔水！」大姑爺，二姑爺一聽，心中高興，就知曉要逼俊三。大姑爺說：「岳父！誰先說？」趙有錢說：「你先說。」

大姑爺說：「吉了是原蜞螂變的；吉了比原蜞螂多着倆翅。老
岳父你說是不是？」趙有錢說：「是。」二位兄弟你們說是
不是？」老二，老三說：「是，是。」

「二姑爺，你說！」

二姑爺說：「簷蝙蝠是耗子變的；簷蝙蝠比着耗子多着倆翅。

岳父你說是不是？」趙有錢說：「是。」大姐夫，你說是不是？」

老大說：「是。」俊三，你說是不是？光興說是，不興說不是！」

俊三說：「是。」

趙有錢說：「三姑爺，你說！」俊三說：「不用着急，我得想
想。」趙有錢說：「不用想！說不上來，罰跪，頂磚，端盤子，
燒火，挨三百劈柴，二百捧槌，喝三盞酸泔水；說不上來，你

就快去！」

俊三想上心來，說是「大姐夫，二姐夫！你二位是我的姐夫，
是不是？」老大，老二，一聽，「是。」你們比我多着倆翅。」
老大，老二說：「你說差了！不算！我們是人，我們那兒來的
翅膀？」俊三說：「你們一文一武，高榜得中，戴紗帽；那個
紗帽翅，不比我多着倆翅嗎？」老大，老二一聽，心中高興，
暗暗說道：「俊三抬愛我們倆。」說「是。」俊三說：「光興
說是，不興說不是。」老大，老二說：「對。」俊三說：「你
們倆是我的孫子，是不是？」老大，老二一聽，把嘴一咧；又
不敢說不是。長嘆一聲，「哎！是，是！」趙有錢一聽，說：
「他是庄稼人，把便宜佔去。」

大姑爺着了急啦，「二弟，三弟！我出上一個題目，說上四樣，總得合轍押韻；誰要說得不合轍，不押韻，下邊發跪頂磚。」

老二，老三說：「大姐丈，你說！」

老大說：「天上飛的鳳凰；椽面擺的文章；地下卧着綿羊；門口兒站着姑娘。四樣，合轍押韻。老二！你說。」

老二說：「天上飛的斑鳩；桌面擺着春秋；下邊卧着黃牛；門口站立了頭。俊三！你說。」

俊三說：「天上飛着烏槍；桌子上擺着一盆火；下邊卧着個老虎；門口兒站着個嫩小夥子。」

老二，老大說：「俊三！你說這個不第！一句一樣，這不合轍，不押韻。」俊三說：「我把這四樣，攔在一塊兒，也就合轍押

韻。我這四樣，找啦你那四樣。」老大，老二說：「那麼，你快說！」

俊三說：「天上飛着烏槍，打你的斑鳩和鳳凰！桌面一盆火，燒你的春秋和文章！下邊卧老虎，吃你的黃牛和綿羊！門口兒站着個嫩小夥子，會你的了頭和梅香！」

大姑爺，二姑爺一聽，把嘴一撇，「雖說他是庄戶人，便宜又被他人佔去。」趙有錢說是「三位姑爺！你們不必取笑！待我出上一個酒令，咱們大家喝酒。」尖字起，圓字落；佔在圓字才為先。」

大姑爺尊道：「岳父聽了！」

大姑爺滿臉帶笑便開言，口尊「岳父聽一番！你老人家出酒令，讓

我們三人對夫圓，——提起我的筆管夫又夫，寫出字來夫又圓。單等着萬歲爺開了南華選，一到京城去求官；三篇文章如錦繡，萬歲爺親筆點我文狀元。□趙有錢聞聽哈哈笑，□大姑爺的圓字佔了先。□二姑爺有語開言道，尊聲□岳父你聽言！提起我的箭頭夫又夫，拉起了來方又圓。萬歲爺開了南華選，一到京城去求官；馬箭步箭冠滿場，萬歲爺親筆點了武狀元。□趙有錢聞聽哈哈笑，□二姑爺的圓字也佔先。□俊三說：□我腰裏掖着一百錢……□

□老大，老二說：□得啦，得啦！俊三，端盤子，燒火去吧！我們頭一句就有「夫」，二句有「圓」；你這頭一句就不對。你腰裏掖着一百錢，那兒來的那夫圓哪？□俊三說：□你莫要着急！□

俊三說：□我腰裏掖着一百錢，買了個鞭條夫又夫。我家裏小車轆轆圓又圓，單等着五谷雜糧入了囤，大囤滿來小囤圓。□趙有錢一聽把頭點，腹內暗轉好幾番，暗說道：□庄稼人愛說個庄稼理，這個圓字也到占。□

且不言他們夫圓對，窗櫺外驚動姐妹三。老大說：□看起來，還是我們文的好！□老二說：□看起來，我們武的也佔先！□說得個小三姐紅了臉，□二位科子休胡言！你們外邊把我等，我要上裏邊對夫圓。□三姑娘隨說客廳進，□二位姐夫你聽言！對詩，未來未來！咱們對！想要慙他難上難。□二姑爺本是個彪直性，□孩子的三姨你聽言！你是個驢馬上不得陣；公雞不跟你母雞牽。□小三姐聞聽用口啐，□二姐夫不必瞎胡言！提起我的十指夫又夫；胳膊上的獨

子圓又圓。你莫看我們外當家的長得俊，俺夫妻恩愛賽泰山！待等三年並五載，我與他產生兩個小兒男：大小子送在南學把書唸；二小子一到武學把弓扳。單等着萬歲爺開了南華選，他弟兄進京去求官。文章箭法冠滿場，萬歲爺照他文武二狀元。命他們回家未祭祖，二姐丈，你來看！狀元的老娘就是咱！
老大，老二一咧嘴，
可着小姨子罵壞啦咱！
三塔上壽一輩古段，說說笑笑是笑談。

賢人勸夫

大賢人勸丈夫，
你且坐下！
尊一聲，
小子的爹，
奴丈夫，
姑娘的爸爸！
想當年，
咱們兩家門當戶對，
你的爹，
奴的父，
作下親家。
你七歲，
奴八歲，
婚姻成配；
你十七，
奴十八，
才把為妻娶到你家。
過門來，
到你家夫妻和美，
每日裏在堂前孝順爹媽。
想當年，
有二老活在世，
吃不盡，
穿不窮，
受不盡的榮華；
有一片好庄綠屋裏到頂；
有一項膏腴地隨着咱家；
有一輛好新車繩套全有；
喂着騾子養着馬，
有個牛犢兒無扎牙；
長工短工使兩個，
跟屋的光作飯，
使個老媽。
為妻我過門，
三年五載，
我與你產生一兒一枝花。
丈夫你有了兒女還嫌不樂，
又吃酒，
又賭錢，
抽煙捲，
裝白面，
又把藥

賢人勸夫

三三

針扎。二爹娘為你賭錢，氣成了病，打六月至七月睡床鋪榻；整整的病了兩個月，有米花和麵花，都未沾牙。請先生與爹娘開方療病，為妻我差人到大街去把藥抓。吃一付並兩付，不見功效，吃三付並五付，白把錢花。到八月，二爹娘病加沉重，為妻我差人去到大街，才把丈夫你找回咱家。二爹娘在牀前囑咐於你，那些個好言語全不記下！他勸你，莫吃酒、莫賭錢、學行好事，輸了錢，敗了家，惹人笑話。二爹娘囑托多一會，經世良言全不記下！二爹娘說罷噙了氣，為妻我哭一聲，「速死的爹媽！」丈夫你並不哭，有說有笑，你言說：「二爹娘死了，得吃得花。」好地去了二十畝，與爹娘買裝殮，不算妄花。好裝殮，好材木，真正不錯，外人們提起來，都把你誇。將宗裏請到家，與咱們辦事，擇定了好吉日八月初八。請

僧道唸經，發理出殯，丈夫你，執矮杖，捧老盆，打紙幡，你把靈車拉。為妻我攀靈几，痛哭不止，將二老送荒郊埋在墳窟。丈夫你回家未盡未守孝，到大街與眾人嘻嘻哈哈。你本是四海人好交朋友，拜了個盟兄弟，領到咱家。細盤問，咱盟弟年紀不大，他年長二十歲，無有成家；將媒婆請到家說庚換帖，有一位姑娘剛交十八；換了帖兩個月，要把門過，兩乘轎，吹鼓手的的答答。盟弟成家，去了十畝地，為朋友花了錢，也不算妄花。剩下七十畝，咱們承種，不缺吃，不缺穿，不缺錢花。西南窪，將紅梁打過三十多石；西北窪，可來了十石芝蔴；東南窪，撿棉花十八畝，每畝地摘花一百七八；東北窪，種蕎麥，整整二畝，每畝地作九斗，打了一石八。到秋天，不作活走出跳入，每日間，到大街去把寶押。為妻我雇短工

打場落困，只打得大困流，小困滿，收入咱們家。過了秋，好地去了二十畝，進京去買衣裳奴不打駁。時新的便帽頭上戴，推了個分頭又把生髮油來擦；時新的袍子庫緞的面，走動又把文明棍拿；中身的衣裳，細腿兜高吊，禮服呢的反口鞋一鞞拉；鎮天價使的刷牙粉，口裏的牙不正，鑲上了金牙；有個手錶胳膊上帶，戴一個金手溜，十二塊八。每日間到大街，搖搖擺擺，碰見了老大哥們將你拉，將你拉在賭博場，掌拒的叫伙計斟酒滿茶；吃酒已畢要把錢要，一句話不要緊喜樂了舉家。有一頓蘆席鋪在地，將丈夫圍在正當間，簸箕擱在當中間，有一付鉛骰先讓你抓。你擲人家一么二三，二三四；人家擲你一三四五，四五六，骰子六合黑十八。不多時，輸了六百多塊，回家來寫文書你把地押；好地去了三十二畝，去了地有

了錢還了人家。為妻我想勸你莫吃酒，莫賭錢，學行好事；你言說：「必改過」起誓暴罵。為妻我信了誓，歡天喜地，我命你到集上去賣棉花；要了棉花六百五，一輛新車，好歹牲口套上車。到集上，天過午，一斤沒賣，丈夫大街去溜達；溜達到了賭博場，商量就把牌九壓。人家推你一對天對地長短虎；你推人家一四六碰，丁七叉，黑鬼子扛洋槍，又把兩十抓。你輸了棉花六百五，耗了牲口輸了車；這些個東西全然輸盡，又輸下洋錢四百七八。回家來好地去了十八畝，去了地有了錢還了人家。賢人說到傷心處，尊一聲曰丈夫，細聽根芽！

（包大賢人一聲尊道：曰丈夫！有二老爹娘在世，跟咱們丟下一頃良美地，到此如今，被丈夫你全然糟盡！）

（過目）說：「一項地怎麼糟盡了吶？」

「大家如果不信，書中先有表記。他二老爹娘一死，去了二十畝；跟他盟弟成家，去了十畝，這是三十畝。大街上擲骰子，輸了錢，回家去地，去了三十二畝；合着六十二畝。進京去買衣裳，又去了個二十畝；這是八十二畝。趕集去賣棉花，把東西全然輸了，又輸下下帳，回家來又去了個十八畝。——一項地全然糟盡。」

（白）大賢人一聲尊道：「丈夫！眼睁睁咱們舉家人等，要凍餓而死！」賢人說到傷心之處，淚似湧泉，一聲尊道：「丈夫！是你再思再想！」

大賢人，尊聲「丈夫聽根芽！想當年，二老爹娘活在世，吃不盡

穿不盡，受不盡的榮華。有一片好庄宅，拆着賣；到如今住着兩間土坯疙疸。土坯房你不抹，下雨就漏，下淋雨，不睡覺，奴怕房塌。想當年，你穿的綾羅共綢緞；到如今身穿着小棉襖，露着棉花，燈籠褲子將遮體，脚下破鞋一鞞拉。親戚朋友，見了你就躲，也是文夫崩怕人家。想當年到俺家：我的大哥見了你，又親又近；我的兄弟見了你，要過錢花；我妹妹見了你，問安問好；我嫂嫂見了你，斟酒滿茶；我的爹見了你，歡天喜地；我的老娘拉着你，當着寶貝疙疸。常言說：「窮無志氣，苦無有臉，」你背着為妻，到着我的娘家；他大舅見了你，不央不理；他舅母見了你，那眼埋着；他二舅母見了你，又說又罵；我的妹妹見了你，掣手彎打；我的爹見了你，長吁短嘆；我的娘疼闺女敬女婿，讓你坐下。剛才生下，你言

說難過，又無吃，又無燒，又無錢花。我的娘——你岳母不能專主，你岳父——我的爹當着家，誰不怕他？他言說：「借跟你二斗黃小米，然後跟你二斗芝麻，二斗白麵，洋元十塊，然後給你十斤棉花。」你言說：「這些個東西掣不了。」我的爹說：「藉上毛驢送你還家。」你言說：「有了驢，不用送！」我的爹說：「趕明天送回來，好把磨拉。」你口裏答應說「送到。」誰料想，懷揣着刀子心，暗把人殺！行走路過太平鎮，太平鎮上又把寶押：先輸了洋元整十塊，然後未又輸了小米白麵和芝麻；許多的東西全輸盡，你牽着毛驢去賣牠，找了個經紀平了平價，賣了洋錢十八塊八。二番回去，輸了個驢價，黑天半夜轉回家。輸了錢不高興，生悶氣，為妻我向你十聲，一言也不發。第二清晨，為妻我作飯；提起了作飯，難死了奴家。

東隣家，借來了半升黃小米，孩子們荒郊外拾來的豆粒。天道冷，柴火潮，難以生火，還燒了三炊帚，兩蓋簾，一桿破叉；柴火燒完未不輟，鍋開了光冒泡裏邊統縫。不等得未輟，你要吃飯，搬了個半頭磚急慌忙坐下；吃糞的不喝湯全然撈盡，恨不能脹死你自己，餓死俺們娘兒仨！跟着你的日子實在難過，搵不如掣根麻繩去吊殺！大賢人一行說着朝外走，窮光棍上前把她拉。叫「賢妻！莫要痛哭，莫要落淚！聽着丈夫說根芽！」窮光棍跪在塵埃地，眼望蒼天把話發，「老天在上我在下，因為當前敗了家，從今往後再押寶，準備落個雙眼瞎！從今後若是再吃酒，嗓子裏邊長疙疸！從今後再要推牌九，十個手指爛九個！」

賢人聞聽這句話，滿臉帶笑把他拉，尊「丈夫！你說改，你就改，

盟那們犬誓作甚麼？凹潦倒幫子改邪歸正，一日一日的要發家：清晨起來拾大糞；孩子們在家織布紡花。想了個買賣販賣布，有的是好親戚把他拉拔。下了一趟張家口，洋錢賺了二萬七八。庄園地土復舊業，外人提起來，都把你誇。大賢人到後來所生一個子；兩個兒子一枝花。她長子帶領大兵鎮守甯夏；她次子總統府裏當按察。大賢人勸丈夫算個小段，勸明公你有賭錢的病兒，回家去，你媳婦勸你，莫要打他！

打黃狼

衛輝府帶管傅家庄，有一位員外名傅康。老員外娶妻黃氏女，這一位太太大賢良。老員外家大業大錢銀廣，員外缺少小兒郎。他夫妻東修橋，西補路，南廟上供，北廟燒香。修好驚動天和地，四值功曹報玉皇；玉皇爺打開名列冊，他把那左金童子打落下方。老員外三十九歲得大喜；老太太產生一位小兒郎，——生兩歲娘懷抱，三生四歲不離娘，五六歲學玩耍，七八歲上到學房；十四歲他把文學進，先生取名傅恒昌。公子年長十八歲，偏趕得東京汴梁選才郎。城裏的老師衛門，派着門斗與他送了個信，催逼着公子趕攷上汴梁。傅公子參罷先生拜罷客，餞行的人們南嚷嚷。到上房辭別父和母，

辭別妻子和同窓，肩背書箱與筆筒，這一天趕攷離了傅家庄。

傅公子行程未，正對殘秋景，暑往寒來宵夜長。耳聽得，風吹樹葉嘩啦啦的響；看了看，青草料峭半坡黃。柳殘花敗色淡淡，秋殘覺得令人傷，——秋水汪，秋風蕩，秋氣幽，秋景淒涼；滿山坡，草皆黃，萬花衰敗，惟有菊花旺；北雁南飛，三五成行；風對月，山對江，江裏的魚兒更清爽；蕩飄飄，飄蕩蕩，打魚的小舟水飄幌，光裏光噹響淙淙；風吹一陣蘆葦黃，竹籬襯草塘：一觀四野，遠望着無涯景，一片秋荒。

傅公子懶觀一路殘秋景，一順着陽關大路遊汴梁。正走之間留神望，面前閃出柳陰涼。傅公子書箱就在樹下放，慌忙坐在書箱上。九月的天還嫌熱；解鈕扣和鈕絆，手擎着白紙小扇搨胸膛。公子正然表

涼爽，聽見正南響烏槍。公子抬頭往南望，見黃白草那裏邊蹣出來一隻狼。這隻狼，大得好似一隻犬，橫身的毛色甘草黃，兩耳尖尖從上長，口賽血盆牙賽鋼，腦袋瓜上長一塊白玉點，取名就叫白眼狼。小黃狼見了公子就施禮，出言有語尊曰先生！你是快救命，快救命！可憐我孤兒寡居娘。我說此話，你不憑信，細聽我從頭至尾表家鄉：我家住青石山，青石洞，一母所生我們三個狼。前十天大哥二哥下山把食打，打食又被壯士們傷。我的爹爹把他們找，一失精神，滾下山崗。我的娘，得了個想兒盼夫病，一場大病躺在床。出在萬般無計奈，莫奈何迫得我小三打食下山崗。偏趕着我今天把山下，拉上打圍的一大幫。打圍的哥們不說理，見我黃狼，一話不說，樓尾巴根子就是一烏槍。不是黃狼我跑得快，準備就把我來傷。

先生你今天救下我的命，我忘不了你的好心腸！

常言說：「那有黃狼會說話？」小明是陽世生間勸人方。

公子聞聽這些話，又是喜來又是慌。喜只喜，披皮的畜類懂得孝敬；慌只慌，這東西翻了臉愛把人傷。公子有語開言道，再叫黃狼聽心上！你來看！四圍都是平川地，我知道什麼把你藏？黃狼說：「你們年幼的人愛撒謊！你來看，你那屁股底下，坐倒書箱。」

（過包）那位說：「不是屁戶嗎？」說書的不敢那們說；要說那

正字的，唸成屁股。

黃狼說：「打開你的書箱蓋，我在裏頭藏一藏，又何妨？多借光！」公子擺手：「不中用！那裏邊有衣服，有文章。騾子咱們的文章不能入場；騾衣裳不能趕致赴汴梁。」小黃狼聽說公子不救他的話，眼

望山崗淚汪汪。尊曰老娘！你只說孩兒下山把食打；不料想，打食又被壯士竹傷。孩兒一死能值蒿草，是何人打食上山崗，孝敬我老娘？

小黃狼，一哭一個悲慘慘，驚動了公子傅恒昌。暗說道：披皮的畜類懂得孝敬母，她懂得三綱和五常。她懂得——君為臣綱臣保主，父為子綱孝爹娘，夫為妻綱妻賢惠。講罷三綱論五常。她懂得——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她懂得三綱和五常。我不免孔夫子面前作點私弊，我在裏頭把她藏一藏。

（包）公子說：「黃狼！我有心在書箱裏邊，把你掩藏掩藏。但等

着打圍的哥們來到，要圍着我這書箱霹靂啦一响槍，你可莫要耽驚害怕；害怕也心裏害怕，你莫要在裏邊打哆嗦；哆嗦也

儘你哆嗦，你莫要朝裏頭拉屎！
黃狼把嘴一咧，
曰：「哎！」

黃狼說：「我在裏邊藏一會，誰住七天八晚上？」
傅公子打開書箱蓋，在裏邊蹣進一隻狼。
公子蓋好書箱蓋，慌忙坐在書箱上看文章。
暫記下公子文章看；打正南來了獵戶幫，見了公子就施禮，開言有語尊曰：「先生！你在此處來涼爽，你可見跑起過來一隻狼？」
公子有語開言道：「那隻黃狼現北方。趕得快來把狼趕上，趕得慢了鑽山崗。那東西翻臉來把人傷！」
打圍的哥們說：「好，好，好！」
尊曰：「先生！我們多借光！」

打圍的哥們揚長走；再說公子傅恒昌。慌忙掀開書箱蓋，打裏邊蹣出來一隻狼，公子有語開言道，再叫曰黃狼聽心上！你急急忙忙往南跑！又恐怕打圍的回頭把你傷。
黃狼聞聽這句話，站高崗，後

腿一登，前爪兜一搭拉，望了望四方。照了照，四下没人走，小尾巴晃蕩幾晃蕩。未曾講話面帶笑，開言有語尊曰：「先生！常言說：

「為人為到底，要是送人送到家鄉。」非是黃狼我不走，我這兜雙鼻孔，一陣陣聞着你人肉香。
尊聲曰：「先生！行方便！把你的人肉給我嘗一嘗！香不香？」
公子聞言，火往上撞，大罵一聲曰：「無義的狼！方才我人把你救，你轉回頭把我傷。是方才你懂得三綱，五常，仁義禮智信；細聽我有一輩古人講在當場！東京有位趙太祖，三度闖得病倒了床。太祖爺結交金玉姐，金大姑娘與他熬藥熬過湯。服侍得太祖病体好，趙太祖千里迢迢送金娘。世人都有報恩的意，無似你這白眼狼！」
黃狼聞聽把眼瞪，再叫曰：「公子聽心上！你也會說，我也會講；我的古人比你強。昔日裏，有一人姓韓名信，此人處事

太不當。九里山前活埋母，到後來得封了天齊地齊人齊三齊王。聞言閒語不中講，聽我把話說當場！不給你厲害你不怕，給你個厲害你嘗一嘗。○小黃狼一行說着用爪兒踉，兩前爪搭在公子肩膀上！公子一見心害怕，出言有語叫○黃狼！○

○公子說：○黃狼！你讓我多活一時，我辭別辭別我生生之母，養兒的老娘！○黃狼說：○好！方才你救過我，咱們兩個總算相好，讓你多活一時。你要辭別，可是快得點，莫要陳穀子爛芝麻！你個老娘算什麼好東西！快一點點！○

黃狼就在旁邊閃，傳公子眼望家鄉叫○老娘！你只說孩兒進京去科考；不料想，路途之上要喂狼。孩兒一死能值蒿草，活不養，死不葬，不孝之名傳四方。○公子哭了多一會，慢閃二目看其詳。照了

照，四下無人走，撲騰騰躺在地當陽。公子就在塵埃躺，這不才驚動小黃狼，暗說道：○我是先吃頭來先吃腳？先吃皮來先吃腸？○又一想，○把心肝脾肺吃個盡，把人肉指上高山孝敬娘。○眼看公子要廢命，聽見正北響鳥搶。耳聞正北鳥搶響，這不才吓壞了小黃狼。黃狼跪在塵埃地，滿臉帶笑尊○先生！是方才，我跟你說的是玩笑話，你來看，白光的小臉蛋，吓了個蠟渣黃。○

○黃狼尊道：○公子！我是跟你逗着玩的，你看，吓得你那般式樣？○公子心中暗想：○有這樣事逗着玩嗎？正北方如要不響槍，管保就把我喫了。○公子肺腑之言；叫道：○黃狼！我本是胆小之人。依你的意見，可是怎麼個辦法？○

黃狼說：○二番打開你的箱子蓋，我再往裏頭藏一藏，多借光！你

進京必得狀元郎。□

（白公子心中暗想：□二番讓我教你，這個事情，錯過這麼着，不能這麼着；非得這麼着，才可這麼着。□

（過□那位說：□到底是怎麼着？□）衆位聽！反正有一宗。□
傅公子二番打開書箱蓋，一本一本的掣文章，掣衣裳。衣裳文章塵埃放，在裏邊躡進小黃狼。公子蓋好書箱蓋，慌忙就把鎖捏上。公子站在書箱上，丹腔用力喊聲長：□打圍的哥們！快來吧，快來吧！我這書箱裏邊藏着狼。我看你，拿着那樣捨刀劍戟，斧鉞鉤叉，銳鍊索紀，拐子流星棍，不如我赤手空拳，逮着一隻狼。你們來得快了把狼逮住，來得慢了鑽山崗。這東西翻臉愛把人傷！□

（白黃狼裏邊一聽，把嘴一撇，□哎！幹了！□

又一想：□錯了就打錯上想，撕文章！撕衣裳！撕他的文章不能入場；撕衣裳不能趕攷上汴梁。□找文章，沒文章；找衣裳，沒衣裳。□
□噤裏喀吧啃書箱，咬個窟窿跑他娘！□暫記下黃狼且不表，打圍的圍着這個書箱，再叫□公子旁邊閃！怕的是，黃狼出來把你傷。□
公子聞聽這句話，急急忙忙閃一旁。轉過了二十多歲的嫩小夥，手中擎着鈎鎌槍。踏一脚，再把他踏開書箱蓋，打裏邊，躡出來了一隻狼。眼看黃狼要逃跑，——跑不了——銳鉤打在狼身上。拿過麻繩封上嘴，拿過皮套把牠裝。慌忙綁上穿心槓，開言有語尊□先生！跟我走來，你是跟我走！進村莊，嘗嘗狼肉香不香。□公子擺手□我不去！我要趕攷上汴梁。□

打圍的哥們揚長走，接回來再說公子傅恒昌。傅公子壓書的寶劍拿

在手，刮去樹皮扔一旁。慌忙摸起了毛竹管，柳陰樹下留詩章。上
寫着：山前梅鹿山後狼，狼鹿結拜在山崗。狼要有難鹿打救，鹿要
有難狼躲藏。箭射烏鴉騰空去，偏趕得箭桿落在狼身上。為人莫把
狼心使，狼心狗肺不久長！

勸明公，要交交個真君子！千萬千莫交無義狼！打黃狼一輩故段，
取名就叫勸人方。

窮富拜年

大清一統錦江山，康熙佛爺登寶殿。京東有一河西務，員外姓趙趙
有錢。無兒所生兩個女，二人長大賽天仙。大姑娘的名字叫趙月桂，
二姑娘的名字叫趙香蓮。大姑娘許配了個文進士；二姑娘許了個才
子叫王元，偏趕得夫妻家門不幸，失天火燒得太可憐。王元提筆把
詩賣，家中撒下賢人受熬煎。

按下二小姐且不表；再把大姑娘言一言。夫妻們家中把年過，過去
初二是初三。等到初六過了五，大姑娘要跟他娘家去拜年。吩咐把
式把車套；趕車的把式叫張三，急速到了廠棚裏，拾拾得那消廂。
把轎車推在天井院，急速去把牲口牽：挑紅馬拉邊套，菊花青的騾

子駕着轅，擦擦大，攪攪小，推了三推板兩板。把式將車來套好，再把大姑娘言一言。她在上房梳洗打扮，帶一個老媽，一個丫鬟。大姑娘趕緊把車上，老媽丫鬟在外邊。把式一見那怠慢，轟車來到大門以外邊。兩村相差十餘里，來到娘家的大門前。家院裏頭去稟報，老太太聞聽心喜歡；聽見說有錢的姑娘把年拜，趕緊接在門外邊。大姑娘趕緊把車下，見着她老娘就問安。老太太用目來觀看，照見穿的戴的心喜歡；穿一件灰鼠皮襖，身長袖短，水獺的大氅披外邊；八幅羅裙腰中結，駝絨的圍脖上邊纏。老太太是個財富眼，自幼愛富把貧嫌。走到近前忙拉住，曰天氣寒冷，你拜甚麼年？曰讓她的姑娘往裏走，讓到上房以裏邊。大姑娘床上剛落坐，家奴院公來拜年。大姑娘上邊忙發賞，曰每人賞你們六吊錢。曰老太太吩咐

整酒宴，廚房裏邊那消閑，剝葱的剝葱，洗鹽的洗鹽。灶上拿起個大火爐，通開火眼還嫌慢，抓上一把老海鹽；煤也爆，鹽也爆，只見火苗往上竄。掣過大杓搥火眼，小杓舀油往大杓裏添。大杓搥得小杓响，盤盪一切都做完。山上走獸雲中雁，腹地牛羊海裏的鮮。溜炸炒熬，四酸四甜，四辣四甘。丫鬟過來擺桌案，拾拾得得不消閑。先擺上翡翠調羹玉石盞，乾果碟了往上端；有花生蘸，核桃蘸，鴨梨去皮挪成山；冰糖花生又瓜子，橘子蘋果上兩盤。有南路酒，北路酒，燒黃二酒老白乾。小磨香油炒黃菜，乾炸丸子撒椒鹽，瓢雞瓢鴨燒蓮子，紅燒鯉魚上全盤，四方塊的東波肉，對子蝦米把腰彎。金木飯，白米飯，燒麥沸湯往上端。芝油餅，荷葉餅，小磨香油烙鍋兒餅，擺在桌案的溜圓。山珍海味俱都有，魚肚魚翅樣樣鮮。

上等蒸麵的糖沙捲，吃一口，裏頭的澄沙比糖甜。

大姑娘上房把席坐；再說受了罪的二姑娘趙香蓮。這是個正月初六日，家中沒吃又沒穿。——素跟老娘把年拜，二素娘門把飽飯餐。小姐雖說把年過，穿的戴的太不堪。眼中落淚往外走，思前想後太為難。想起自己的高堂母，準是愛富把貧嫌，曰今天回家把年拜，母親必得瞎眼看。曰腊月的花子映似馬，娘門不遠在面前。二姑娘站在大門外，裏邊出來個老家院。家院一見姑娘到，身上的衣裳太不堪。走到近前忙跪倒，曰老奴才與姑娘素拜年！小姐聞聽掉下淚，曰你叩頭我沒一文錢！到上房你跟我送個信，你就說得了難的姑娘素拜年。曰

家院急速把上房進，見着太太跪平川。家院未曾素稟報，老太太腹裏打算盤，曰不必報告我明白了，窮姑娘到咱門外邊。曰老太太上邊擺了擺手，老家院也沒敢說實言。吩咐家院曰頭引路！太太我到門外邊。曰老太太跟隨家院往外走，素到大門以外邊。老太太停身留神看，打量她的女兒，太艱難。頭上的青絲多麼散亂，綁着一節紡紗弦。二姑娘生得手頭巧，前後心補着沒把的兩個破蒲扇。下邊的中衣剛遮体，中衣破了着線縫。她照定下邊看了看，兩隻鞋，一隻綠素一隻藍。老太太看罷眉直皺，曰你這個窮樣子，拜甚麼年！曰吩咐家院曰把她領，領到磨房去把飯餐！曰二姑娘聞聽眼掉淚，瞅瞅地，看看天。曰有心不把磨房進，三天沒把飽飯餐；再說磨房去用飯，你看可憐不可憐？曰常說人貧志就短，馬瘦毛長，果是實言。二姑娘她在磨房裏等，老太太吩咐把飯端。派家院，送去一盤涼菜，

一盃剩飯，放在磨房以裏邊。家院看見眼掉淚，姑娘兩眼淚不乾。
主僕二人多難受；大姑娘現在上房裏邊，耳旁聽得苦悲痛，曰正月
初六剛過年！俺娘們，家大富豪是個財主，新年新月怎麼哭皇天？
吩咐曰老媽丫環，頭引路，姑娘到外邊我看看。曰丫環老媽頭前走，
大姑娘相隨在後邊。耳聽磨房苦悲痛，悲哭的聲音，一女一男。順
定聲音未得快，到了磨房以裏邊。見她妹妹未用飯，大小姐一見太
可憐。眼中不住來落淚，曰賢妹落得太艱難！曰二小姐開言把姐姐
叫，曰你妹文現如今還在外邊！曰大小姐暫且止了淚，叫聲曰賢妹
請聽言！你隨姐姐把車上，一到我家住幾天。曰把上身的縐衣忙寬
下，曰賢妹穿上遮風寒！曰老太太上前忙拉住，曰有錢的女兒你聽
言！這樣的賤婢，你不要管！曰大小姐聞聽惱心間，曰老娘的心思

我知曉，老娘愛富把貧嫌！我家的日子落了魄，與我妹妹同一般！
大姑娘說罷一抖手，將老太太摔倒地平川。姐妹丫鬟把車上，把式
轟車不消閑。車快如飛未得快，十里地到了趙家灘。姐妹二人把車
下，到了上房以裏邊。

按下賢人且不表，再說才子叫王元。他在北京把詩賣，到腊月三十
那一天，康熙出朝未密訪，遇上王元賣對聯。前門大街把他攷，康
熙佛爺心喜歡。看王元是才子，康熙御筆點狀元。三鼎甲上狀元點，
二小姐才算一大賢。

貧富拜年一輩古段，枉費才子這半天。

魯達拳打鎮關西

大宋一統震華夷，有一位好漢出在陝西，此人姓魯名魯達，天下的好漢數第一。閒下沒事門前站，遇上他結拜的兩兄弟：頭裏走的阮小五，後邊是張順外號麵條魚。見他大哥在門外站，走到近前作了個揖。問聲曰大哥你可好！魯達開言叫曰兄弟！來來來！兄弟隨我走！到潘家樓上把酒吃。

弟兄三人來得快，潘家樓不遠在咫尺。哥兒們急速把樓上，哥們儘管把話提：曰三位爺！用甚麼酒？要甚麼菜？吩咐下去快作齊。魯爺說：曰今天大爺要請客，你來上五湖四海一桌席。曰儘管樓上喊下去，不多一時就作齊。酒宴就在桌案上擺，弟兄三人把酒吃。

接上弟兄剛用酒，街上來了個唱曲兒的。也非是個男子漢，十七八的女花枝。未在樓下開言道，出言尊聲，「掌櫃的！樓上可有人吃酒？」掌櫃的上前把話題，「今天魯爺來請客，此人要惱怒可了不得！」女子說：「頭一次的買賣，取個吉利，不能招災惹禍去。」掌櫃的回答：「你多加仔細！」金大姐慌張上樓梯。

弟兄三人留神看，走上來了個唱曲的。只見她，頭上青絲如墨染，人才長得真不離——不亞如姑蘇台前的西施女，俊賽貂蟬恰賽姐；左手擎着個花拒鼓，右手擎着個洒拉戟。弟兄三人正觀看，女子上前把話提，「三位爺！今天吃酒不歡樂？奴家我，唱兩個小曲陪陪席。」魯爺說：「要唱你檢好的唱，唱樂了大爺多賞銀子。」金大姐，打動花拒鼓，手中展開洒拉戟。唱了三個小曲兩個段，後來接

上個連四的。唱得魯爺哈哈笑，「小曲唱得真不離！」他在兜囊一伸手，取出了銀子有五兩七。叫「女子！這不是銀子！你擎了去，回家買柴買米吃。」金大姐，接過銀子叫「慚愧！」偷擦衫袖泣淚迷離。魯爺一見心好惱，出言叫聲「唱曲的！大爺給你銀子，你不謝賞，為何回身淚悲啼？」女子聞聽眼掉淚，尊聲「大爺你得知！也非銀子賞得少，皆因為我二老爹娘死得委屈。」魯爺說：「家住那州是那府？你的名姓對我提！你二老已被何人害？你對大爺提一提。」女子說：「我家不住渭州府，小奴家的故土是陝西。家住陝西雁南府，金家庄上有住居。我爹爹姓金叫金好善，他也是爺家的一名秀士。周氏是我的高堂母，常常行善把齋持。只因為，陝西黎民遭了難，大賊三年沒收齊——頭一年遭雹子打，第二年上遭虫子吃。

第三年，三月初一落透雨，皆言道，雨下清明好收成；不料想，下了一日又一日，大雨下到八月初一。只下得房倒屋塌沒住處，平地裏俱都把船驅。紅糧一斗四吊整，米一升掉到六吊七。大街上立下了賣人市，男站東，女站西。十二三的學生，只賣一吊整，十五六的姑娘，賣二百一；小後婚賣到三錢倆，活人妻到貼光棍兩餅子。依我父要把奴家賣，我的母親捨不得。舉家三口來逃難，離開故土出陝西。我的父投親親不過，住在鄭家旅店裏。偏趕得舉家時運不至，大雨下了七八宿。掌櫃的過去算飯帳，我父說：「天氣晴了與你我去。」店東說：「沒錢也不要緊，我見你有這女子，留在我店中做側妻。」我爹爹聞聽心好惱，大罵店東鎮園西。那強賊一把剛刀掣在手，刀斬我父命歸西。店中逼死了我生身母，你看死得多委

屈！要與奴家把天地拜，小奴至死我不依。你看霸道心腸狠，將我吊在馬棚裏。霸道的妻子待我好，夜晚放我把家離。出店未遇見個王老寡，將我認成乾闺女。兩天學會了花榼鼓，三天學會洒拉戰；學會三個小曲兩小段，後來又學個連四的。小奴萬般無計奈，每日唱曲掙穿吃！尊聲曰大爺想一想！你看委屈不委屈？

魯大爺聞聽這些話，開言叫聲曰唱曲的！可嘆你我沒關係；有沾連，我跟你爹娘報仇去。金大姐生得多伶俐，走近前跪倒地埃塵，尊曰大爺！能給我父母把仇報，你算我的乾父親，我是你的乾闺女。

魯達聞聽曰快請起！姑娘不必淚悲啼！僕官過來快算帳！飯帳該着四兩一。魯達說：「當下寫上帳。」又叫兩個好兄弟，曰你二人快着下接去，人命關連了不得！

按下二人揚長去，魯達叫聲：「乾閨女！我問你，鎮關西就開一座店？」
姑娘說：「十字街還開了個肉架子。人家賣肉二百整，他要賣肉二百一；要有人貪便宜，用了別人的肉，手擎着鋼刀罵兩街。」魯達說：「女兒快着走！我跟你去找鎮關西。」
離兩潘家接一座，穿街越巷來得急。金大姑娘開言道，叫聲：「乾爹你得知！乾父順着手觀看，那就是霸道的肉架子。」魯達叫：「乾女你等一等！我給你父母報委屈。」
高抬虎步走得快，上柜台打量鎮關西，但則見，頭戴一頂烟氈帽，上下霸道穿青衣，皮挺大帶腰中繫，有一對靴子二腳踢。
魯達說：「祖宗打你五斤肉，裏去骨頭外扒皮；多一兩爺不要，少一小祖宗不依！」

鎮關西兩聽抬頭看，上下打量姓魯的。細想夜晚得一夢，夢見老虎把羊吃。屈指心思算了算，「我鎮關西是一個屬羊的。」
低頭一計有有有，好漢不吃眼前屈。一把鋼刀擎在手，對準肉上往下劈。用刀打起一塊肉，裏去骨頭外去皮。上秤一掛八十兩，又不高又不低。用繩子綁好遞過去，魯達將肉接手裏，「今天打肉沒錢給！」
關西說：「這集沒錢等下集。」魯爺說：「趕到下集沒錢給？」
關西說：「下集沒錢等年節。」魯達說：「等到過年我要忘記？」
關西說：「這點小事你擾了俺兄弟！」
魯達兩聽這些話，低下虎項暗尋思：「我只說怎等一個賊霸道，原來他軟弱無鋼沒出息。今日我就把他打，扳倒關西也不算我出奇。」
手領大肉把柜台下，驚動姑娘金挂枝，「我看乾爹沒了氣，勸將不跟激將急。」
姑娘低頭就有計，眼中不住淚悲啼。尊曰乾爹，實指

望給爹娘把仇報，想不到，乾爹你只給女兒躡肉吃！
魯達聞聽有了氣，曰：女兒不要淚悲啼！你在此處等一等，父回去找鎮關西。
魯達邁步把櫃台上，開言叫聲曰：姓鄭的！五斤生肉也不要，不要生的要熟的。將肉等在後宅去，你叫我妻給我作齊備。家中你要有姐妹，送到潘家接陪着大爺把酒吃。大爺用酒天色晚，與你的姐妹度一宿。
鎮關西聞聽把眉立，出言罵聲曰：姓魯的！騎着我脖子來拉屎，拉出屎你還着爺爺吃！未曾做事你想一想，鎮關西不是好惹的！
打肉的鋼刀掣在手，照定魯達頭上劈。魯達閃起忙躲過，底下一腿未得急；使了個勾掛掃堂腿，一腿打倒鎮關西。
魯達四外看了看，就地放着個磨刀石。探虎爪把石頭空中舉，對定關西頭上劈。只聽喀啷一聲响，可嘆霸道命歸西。只聽後宅一聲喊，來了霸道那些個

好徒弟，各把刀槍掣在手，攔房圍着個姓魯的。

單刀會

冬走浮凌夏行船，魯子敬擺宴在江邊。胆大的黃文把書下，下與山西蒲州關聖賢。周倉接書聖賢看，從上而下一番。上寫魯肅三顧首！拜上那山西蒲州關美髯。在江沿設擺酒宴，請夫子飲宴到這邊。你要來了真君子，如不來，枉稱三國一位大賢！聖賢爺看罷多會明白了，參透東吳巧機關。黃文回頭去傳信，隨後飲宴到江邊。黃文聞聽這些話，抱頭鼠竄往外躡。

黃文報信且不表，再說那位關美髯，吩咐周倉曰快鞦馬！轉過關平把他捆，尊曰父帥！你莫上東吳去赴宴，怕只怕中了他等的巧機關！聖賢爺聽此話蠶眉皺，曰大胆的蠢子休要多言！父帥我過五

因斬六將，刀劈秦琪黃河灘，古城以外蔡陽斬，立斬華雄酒未寒。
父帥我，大江大浪，過的倒有千千萬，大約這須小的陽溝也翻不了
船。○吩咐周倉曰快帶馬！○聖賢爺頂盔把甲穿。滴水檐下上戰馬，
周倉扛刀在後邊。鬆撒繮轡至河下，不多時來到一江邊。聖賢爺來
到江岸上，慌忙用鐙下雕鞍。有周倉，丹腔用力搯水喚，搯水落蓬
彎住船。船到江岸搭跳板，連人帶馬上了船。吩咐一聲撒跳板，扳
舵搖櫓急賽箭穿。聖賢爺坐在船頭上，慢閃二目水景觀。觀只見，
——碧沉沉的青天，紅拂拂的日；翠巍巍的松柏，圓紫紫的山；大小
小的庄村，黑簇簇的戶；白茫茫祥光繚繞瑞氣縵；江水後浪把前浪
趕，海燕分飛繞雲端。○此水也不是五湖四海三江水，不亞如二十
年英雄血染一般，年少的周郎今何在？好一位勇將溫侯命染黃泉！

日月穿梭催人老，不覺得鬢髮皆白到了五十三！○
且不言聖賢爺他把水景兜看，咱們再說魯子敬，連環寶帳把令傳。
他言說：○今天夫子來赴宴，放虎容易捉虎難。那一位掣住周夫子，
保你們位列三台在朝班！那一個放走周夫子，斬掉人頭掛高竿！○
子敬傳令往外走，不多時來到一江邊，來到江岸抬頭看；打上搯着
飄飄，飄蕩蕩，下來一隻龍頭鳳尾的船。見周倉，手執大刀旁邊站，
在船頭坐的賢良閑。只見他，——軟龍巾一項頭上戴，金幙額大放光
寒，頭巍巍，魏頭頭，刺鈎葉斜刺三尖頂門安；身披着，黃金甲鎧，
吞口獸面，魚鱗尾口啣金環；兩扇征裙光閃閃，有一隻虎頭戰靴脚
下穿；卧蠶眉相觀丹鳳眼，面似重棗，五綵長髯；綠羅袍一搥殺氣
現，腰中掛着劍連環。

且不言魯甫未觀看，捎水落蓬彎住船。船到江沿搭跳板，連人帶馬下了船。子敬一見那怠慢，走到近前把腰彎，禮光當先。尊曰：聖賢，失誤遠迎，多多有罪！曰：聖賢說，說道是曰：某家我就不敢担！曰：恭而敬之往裏讓，讓到了連環寶帳把座安。子敬傳下一隻令，東吳將佐酒宴撤。有的是，山中走獸雲中雁，伏地牛羊海底鮮。魯子敬滿斟一盃酒漿獻，尊聲曰：聖賢請聽言！想當年，劉皇叔不得地，借東吳的荊州一座園。聖人云：「曾子修身，晏子顧品，孟母擇隣；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借我主的荊州，多早才還？曰：

魯子敬要荊州，問住閻夫了，這也是聖賢爺，一時聰明，一時矇矓，開口無言。聽見背後有人喊，從背後來了將魁元。只見他——戴一頂，八寶斑斕聖金盔，分為八瓣，斗大的皂纓頂梁懸；身披龜背烏油甲，

護心的寶鏡大放光寒；兩扇征裙分左右，有一隻皂靴脚下穿；面似鍋底黑中透亮，不亞如煙薰太歲一樣般；左肋跨的殺人劍，青龍偃月手中端。——要向來的那一個，原本是周倉到席前。——有周倉用手一指魯子敬，曰：大胆子敬，休要胡言！想當年，中原有個曹孟德，他的戰將有千員。也是咱兩家交好，兵合一處，借我們的東風火燒曹瞞。眼前要有東風在，要要荊州不費難；眼前無有東風在，想要荊州勢比登天！曰：有周倉一句話，提醒了閻夫子，聖賢爺故意把臉翻；聖賢爺使的是穩軍計，曰：大胆奴才！休要多言！他好心請咱們江岸來赴宴，你不該酒席筵前把臉翻！曰：子敬聞聽這些話，走到近前禮當先，尊曰：周倉！酒席筵前閒談閒論，何必周爺你多言！曰：聖賢爺探虎爪抓住魯子敬，曰：大胆子敬！休要胡言！你言說，酒席筵

前閒談閒論，你為何鎮鍊了某家的船？你把我送回江沿去，一筆勾銷無話言；牙嘯半個說「不」字，管保你項上人頭不能安！聖賢爺沙魚鞘裏亮寶劍，嚇得魯甫胆戰心寒。耳內忽聽金鐘响，三聲金鐘耳輪喧。四面八方人呐喊，齊都說，要掣那山西蒲州閔美馨。聖賢爺抓住魯甫頭裏走，有周倉，他在後邊大刀掄圓；閔過七層圍軍寨，越過八層虎狼關，見兩邊弓上弦，刀出鞘，如狼似虎下高山。不一時來到江沿上，有周倉他把大刀忙掄圓；大刀一落鎮鍊砍斷，連人帶馬上了船。水飄孤舟回故土；魯子敬捶胸跺脚在江邊。聖賢爺五月十三赴過單刀會，丟下美名萬古留傳。

姑不賢

天津衛倒有舊運河，運河兩岸人家多。東坡有一個張員外；李老員外住西坡。兩家的門當戶又對，兩家愛好，結下絲羅；張家的學生叫寶慶，李家的姑娘叫玉娥。自從他夫妻過門後，修下個狠心的姑娘，厲害婆婆。小姑好比勾命鬼，老婆婆比着五閻羅；一天三時常挨打，三天九遍受折磨。

暫不言二姑娘身受氣；咱們再把養兒的太太說一說。李老太太正在上房坐，忽然一事想心窩：「丫頭去了個半月，我認得接她來住着。」李老太太開口言道，叫聲「大小子來！李寶和！快套車，接你的妹子李玉娥。」李秀才聞聽這些話，骨碌碌推出來一輛車；拴上了圍子

撒開套，槽頭上牽過來烏嘴騾——甘草黃的騾子拉上套，菊花青的騾子轅裏捆；事事都已套停當，一把鞭子手中握。鞭催車，走得快，離了西坡來到東坡。催動牲口把東庄進，來到他妹子大門角。「吁」的一聲把車住，腹內輾轉犯定奪，「我有心先上上房去；見了我的親娘說甚麼？」——你說搗巧多們得勁？他妹妹作飯抱柴火。——兄見妹妹哈哈的笑；妹妹見兄淚如梭。二姑娘掉下了傷心的淚，「好心的哥哥聽明白！妹妹我在家中，多吃幾頓閒飯；早早的跟我尋一個狠心的小姑，厲害婆婆。小姑子好比勾命鬼，老婆婆比着五閻羅；一天三時常挨打，三天九遍受折磨。趁着早些亡下我，光想死來不想活！」——她哥哥聞聽這麼些話，叫聲「妹妹李玉娥！哥哥我有幾輩古人对你說：二十四孝有位丁香女，一家老少將她折磨，後來顯出了

賢良女，賢孝牌就在府門來掛着。寒窗有位王三姐，到後來正宮娘娘她謀着。多年的拉柳長成樹，多年的陽溝走成河。為人不受苦中苦，你怎麼坐在坑上充婆婆？」——叫「妹子！你忍着罷，熬着罷！仍在他家好過活！人家花錢將你娶，叫你怎麼着，你就怎麼着。哥哥我接你回家住，上房去問你的婆婆；叫你去你便去，不叫你去，回來對着哥哥說。」——二姑娘聞聽說「我們知道，不用哥哥囑託我！」——二姑娘抱着柴火往裏走，上房不遠對心窩。柴火摞在流平地，「婆婆老娘聽明白！我哥哥接我回家住，我可是去得去不得？」——老乞婆聞聽把眼瞪，罵了一聲「醜老婆！你哥哥接你回家住，住上十天莫住多！」——二姑娘聞聽，「樂死了我！離離她家的老虎窩。」——二姑娘聞言道：「婆婆老娘聽明白！你叫孩兒住家十天整，十天帶了什麼

零碎活？
老乞婆說：「你帶着九雙大鞋，八雙襪；仁綿襖，五被窩；十斤棉花，跟我紡細綫；兩條單褲，跟我做得。」
二姑娘聞聽掉下傷心淚，「婆婆老娘聽明白！你叫孩兒住家十天整，十天難做這們些活！」
老乞婆聞聽把眼瞪，罵了一聲「醜老婆！不說你的手頭笨，你倒說為娘跟你預備活兒多。」
依我說，你一天做上三棉襖；一天做上五被窩；十斤棉花你紡天半；兩條單褲是半天活；剩下這九雙大鞋，八雙襪，起早睡晚又做得；共合做上四天整，剩下六天淨待着。
願意去你就去，不願意去，蹲在炕上與我做活！」
二姑娘聞聽，掉下傷心的淚，止不住兩眼淚如梭，「我有心我把家來住，十天難作這們些個活；我有心不把家來住，也不知我哥哥多早晚來接我。」
二姑娘低頭「有有有，到了我娘家我再說。」
二姑娘不怠慢，

急急忙忙色色裹，色上了九雙大鞋，八雙襪，三棉襖，五被窩，兩條單褲，十斤棉花，事事都得色停妥。
抱着包袱往外走，後跟着她的老婆婆。
正走之間未得快，大門不遠對胸窩。
包袱就在車上放，回過頭來拜她的婆婆。
老乞婆一見把眼瞪，「不要你嘍唆幾嘍唆！」

色「不要嘍唆了！你上車吧，我們庄緣人不懂得那個。」

二姑娘把車上，李秀才一把鞭子手中握。
鞭催車未得快，離了東坡未到西坡。
催動牲口把村庄進，咱們再把養兒的太太說一說。
太太正在大門所坐，正東上來了一輛車。
「好像我的兒子把車趕，車上面，好像我的丫頭李玉娥。」
李秀才鞭催車往前走，大門不遠對胸窩。
「吁」的一聲把車住，二姑娘翻身下了車。
二姑娘開言道：「養兒的老娘，你可安樂？」
老太太聞聽「樂死了我！這是我的丫

頭李玉娥！數九隆冬天氣冷，丫頭穿的衣裳不算多。〇

娘兒倆，一前一後往裏讓，在裏邊，出來她的嫂子抱包裹。娘兒倆，一前一後往裏讓，上房不遠對胸窩。太太上房落下坐，轉過她的嫂子把話說。出言不把旁人叫，叫聲曰妹子李玉娥！婆婆待你好不好？小姑娘你和不和？婆婆她叫你住家幾天整？住家帶甚麼零碎活？〇二姑娘聞聽掉下傷心的淚，曰好心的嫂子聽明白！婆婆她要我住家十天整，十天帶了些個零碎活：帶來了九雙大鞋，八雙襪；三棉襖五被窩；十斤棉花，着我紡細線；兩條單褲，叫我做得。〇她嫂子聞聽柳眉皺，罵了一聲曰老乞婆！莫非說，我妹子長着八隻手，十天能做這些個活！〇叫曰妹子，不要緊，不要緊！豁不住嫂子我們與你邀合。〇柴氏女不怠慢，邁開了比脚走得潑，正走之間走得快，

大門不遠對胸窩，來在大門連聲的喊，曰嫂子大嫂，姑姑姨姨，聽明白！我的妹子把家住，幫着我妹子來做活！〇柴氏女喊叫一聲不要緊，會做活的老太太，忽然來了够八桌。活少人多不難做，不消三天就作得。

（也不看活多，可不知人多。她嫂子柴氏女哪，來在門外喊叫了一聲，會做活的老太太，忽然來了八桌，——來了八八六十四，不消得三天把活作完。作完了工，二姑娘你住過了十天，你就該走哇！她不走，她且住起來了。她嫂子不敢攆她，她嫂子攆她，怕她的婆婆責督她。家家如此。該得她嫂子哄她一下。

她的嫂子開言道，叫聲曰妹子李玉娥！你住着吧，住着吧，住上兩月也不算多。妹子要嫌飯食不好，我把這個飯食說一說：早晨起來

烙白餅，打上午就吃壓路路；吃完了飯沒有事，二大媽前賭過小牌樂不樂？

（白）好妹子！住着吧，不用走！咱們家裏沒有好過。

二姑娘，只要一搖指算，用手一搖了不得，婆婆她叫我住家十天整；胆大我住了半月多。要把我送在人家家下，去了必得要打死我。她嫂子聞聽沖沖怒，叫聲曰妹子李玉娥！不要緊，不要緊！嫂子我跟着你去見你的婆婆！她不说什麼兩拉倒；說什麼，先打你的小姑，後打你的婆婆。二姑娘說：不用你去，不用你去，聽我回信，咱們再說。

（白）嫂子不用你去，假若逼死我了，給我報仇就是了。她嫂子說：不用去就拉倒吧，說咱們媽吧。

二姑娘開言道：養兒的老娘聽明白！說跟我哥哥把車套，叫我哥哥去送我！李老太太開言道：大小子李寶和！快套車送你的妹子李玉娥。李秀才聞聽得這些個話，骨碌碌推出來一輛車。李秀才套車門外等，咱們把二姑娘說一說：抱着包袱往外走，大門不遠對胸窩。二姑娘把車上，曰媽咧，嫂子，不用你送我！

李秀才那怠慢，一把鞭子手中握。鞭催車來得快，離了西坡到東坡。催動了牲口把東庄進，來到他妹子大門角。吁！得一聲把車住，二姑娘翻身下了車。二姑娘開言道：好心的哥哥聽明白！妹妹我，你接我送我好幾趟，我就不敢讓到家去燒碗水喝。李秀才這裏開言道，叫聲曰妹妹李玉娥！我又不餓來又不渴，家中還有許多的活。李秀才套車回家轉；咱們再把二姑娘說一說：抱着包袱把大門進，

上房不遠對胸窩。眼望着上房流痛淚，止不住兩眼淚如梭，曰上房比着閻羅殿，老婆婆比着五閻羅，小姑子好比勾命鬼，屈死的冤魂就是李玉娥。曰強打着精神把上房進，照了照，上房坐着她老婆婆。来到了近前先问好，慌忙就把頭來磕，出言不把旁人叫，曰婆母老娘聽明白！你叫孩兒住家十天整；担待我住了半月多！担待担待多担待，担待我年青的女姣娥！曰老乞婆聞聽把眼瞪，罵了一聲曰醜老婆！為娘我叫你住家十天整，担待你住了半月多！今天不把你訓教，我不打你不怕我！曰越說越惱越有氣，上前就把她的青絲捉，上頭就着拳頭打；小姑子過來片腳戳。打着罵着不消氣，又把錐子手中握；錐子以上長了鏽，大片腳上搓幾搓；錐子一舉要你命，錐子一落不能活。

打得個賢人殺人的嚷，咱們再把小做活的說一說：小做活的挑着一担水，橫身出汗帶喘鞦。小做活的留神看，上房一看了不得！娘兒仁正打架，打他的兒妻李玉娥。小做活的開言道，叫聲曰閨姐你聽着！你娘打是個正理，你打你的嫂子理不合！今天你把你的嫂子打，咱們兩人瞎斷羅！我要是打死你小周姐，拋除我算了半年的活！曰小做活的一吶喊不要緊，咱們再把全家的太太們說一說：西家邊有個王老寡，片兒倒有尺半多。隣居眾位太太來得快，上房不遠對胸窩。這位太太過來抱住她小姑的腿，那位太太拉住她的老婆婆，曰拉倒吧，拉倒吧！儘自打人家幹甚麼？曰她的婆婆撒了手，二姑娘才逃脫，歎動金蓮往前走，廂房不遠對胸窩。用手推開門兩扇，止不住兩眼淚如梭，曰我挨了，挨了一頓打，

我還活着幹什麼？^〇用手解下了包袱帶，用手一扔拴兩頭，挽了個套冰盤大，止不住兩眼淚如梭。套外本是陽關路，扒套一聲不能活。二姑娘把牙一咬上了吊，咱們再把全家的太太們說一說。勸得她婆婆沒有氣，再勸勸新人李玉娥。眾位太太來得快，廂房不遠對胸窩。用手推開了門兩扇，她的兒妻上了吊，三魂渺渺見閻羅。這位太太過來抱住了腿，那位太太使刀子哧呀哧呀把帶子割。忽聽拍啵一聲响，大賢人掉在地平坡。這位太太過來盤上了腿，這位太太過來摸臉脣；盪前心，扎後窩。你說搗巧多得勁，忙活了半天沒有救活。^〇忙活了回子忙活死了。說媒，這是王老寡說的；王老寡一見着了急了。

王老寡這裏兩言道：^〇諸位太太聽明白！看守着小姑娘和她的婆婆！

我跟她娘家送個信，回來接她的忘八窩！^〇王老寡不怠慢，邁兩了片脚走得坡。大紅鞋掉了顧不得撿，裹脚條子拉了一着；蒺藜鉤子扎了脚，前頭一登後一蹉。你看看太太愣不愣？沒挽褲子過了河；老太太扭向回頭看，河裏無水是乾河。王老寡邁片足往前走，離了東坡未到西坡。邁片足又把村庄進，趕到了李老員外大門外來坐着。王老寡這裏兩言道，叫^〇親家聽明白！你的女兒上了吊，三魂杳杳見閻羅。多邀人跟她去打架，打她個七活八不活！^〇李老員外兩言道：^〇王大嫂子聽明白！不用慌，不用忙，請在我家燒盞水喝。

^〇王大嫂子！不用慌，不用忙，女兒死了，拉倒。現燒盞水罷。^〇王老寡說：^〇不，我回頭去看這小姑娘和她婆婆去，我這就走了。^〇

王老寡說話揚長去，咱們再把李老員外說一說。癡呆呆的回裏走，

上房不遠對胸窩。李老員外用言道：「老夫人呀聽明白！咱們的女兒上了吊，三魂杳杳見閻羅。」老太太聞聽這些話，「我的女兒死了疼殺我！」老太太這裏流痛淚，叫聲大兒叫「李寶和！快套車！咱們衙門口去咱們再說。」李老太太說聲打官司的話，只吓得李老員外幾哆嗦。出言不把旁人叫，叫聲「夫人聽明白！」

（白）衙門口從南面，沒有錢難進來。咱們多邀人跟他打架，要是打死人嘍，豁着我老命不要，我就跟他們拼得了！」

李老員外用言道，叫聲大兒「李寶和！你在此處莫久站，大門外頭去吆喝。多邀人跟他們去打架，打他個七活八不活。打死了人不要緊，有我老命一人担着。」李寶和聞聽這些個話，邁開大步往院落。正走中間未得快，大門不遠對胸窩。未在大門連聲喊，「叔叔、大伯、

三哥哥！我的妹子上了吊，三魂杳杳見閻羅。邀你們去打架，打架咱們到東坡。打死人了不要緊，我寶和一人担着。」李寶和喊叫了聲不要緊，壯士小夥來了一百多。這一個擎着單刀一把，那一個一棍扎鎗手中拖。暫把這李秀才邀人咱們不論，咱們再把柴氏女說一說。柴氏女又把上房進，「婆母老娘聽明白！你在上房等一等，我在大門外頭去吆喝。」柴氏女不怠慢，邁前了片腳走得坡。正走之間未得快，大門不遠對胸窩。未在大門連聲喊，「孀子大娘，姑姑姨姨，聽明白！我的妹子上了吊，三魂杳杳見閻羅。邀你們去打架，打架咱們到東坡。打死人了不要緊，柴氏女一人担着。」柴氏女喊叫一聲不要緊，眾位太太來了好幾車。這位太太擎了個趕麵杖，這位太太有對捧搖手中拖。李寶和這裏面言道：「打架的人們聽我說！」

衆老爹們地下走，衆位太太們全上車。□

咱們把打架的人們結在中途路，接回來咱們再說她的小姑和她的婆婆。老乞婆用言道，叫聲□閨姐你聽着！逼死你的嫂子不要緊，她的娘家戶大人又多，要跟咱們來打架，咱們娘們可怎麼着？□

（白）小閨姐說：□我個地方藏着去。□老乞婆說：□誰敢藏着咱們呢？□小閨姐說：□不要緊，娘咧，跟着我走罷！□

小閨姐就在頭裏走，在後邊跟着老乞婆。正走之間來得快，廚房不遠對胸窩。小閨姐就把廚房進，慌忙搬下了七印鍋。□我的娘呀，你就在鍋櫃裏來藏躲。□老乞婆萬般出在無計奈，她就在鍋櫃裏來藏着。□

（白）老乞婆說：□女兒哪，不行，這來愁得慌。□小閨姐說：□你

不懂眼哪。□

□你腦袋就上烟筒裏擱！□

（白）往裏鑽，鑽炕洞裏，她也鑽不進去。

老乞婆萬般出在無計奈，鍋櫃裏來藏躲。小閨姐不怠慢，慌忙搬下了七印鍋。□我的娘有了安身之處，我在那塊去藏躲？□小閨姐留神看，當院裏堆着一堆烟柴火。小閨姐老虎回窩鑽了柴火洞，咱們再把打架的人免說一說。打架的人們又把村庄進，罵她的小姑和她的婆婆。在東屋裏找，西屋裏尋，找不到她的小姑和她的婆婆。李秀才這裏用言道：□打架的人們聽我說！找不到她的婆婆小姑兩拉倒，屋裏砸她的好傢伙。□衆人等聞聽不怠慢，乒乓砸傢伙。砸了她金櫃立櫃描金櫃，砸了她家的抽屜桌；砸了她家大花盆，還砸了

七半新八半舊的破毛貨。李秀才這裏用言道：「打架的人們聽明白！砸她的傢伙不消氣，廚房去砸七印鍋！」李秀才那怠慢，邁開大步往前挪。正走之間未得快，廚房不遠對心窩。東瞧西看沒有兵刃，那旁擱了個鐵秤駝。他把秤駝掣在手，上前要砸七印鍋。忽聽喀吃一聲响，趕這個勁，正砸在她婆婆的後腦壳。砸得她婆婆吃不住勁，稀屎竄了一灶火。

（白）李秀才說：「人家上這兒未藏着，你跟我滾出來吧！」
李秀才把老乞婆拉到了天井院，眾位太太們盡忙活。這位太太就着剪子剪，那位太太棒捶打她這老婆婆。李秀才這裏用言道：「打架的人們聽明白！打她的婆婆不消氣，點着這些烟柴火。」眼睜睜要點柴火塚，大賢人她在上房死而後甦又復活。

王二姐摔鏡架

八月十五秋風涼，一場白露一場霜。嚴霜單打獨根草，小蠅炸死在莠麥根上。

張廷秀他在南京去趕政，在家中撒下了王二姐女紅粧。王二姐坐在綉樓上，闲着無事論家常：「我家生在蘇州地，鼓樓大街住一旁。我的爹爹，人稱員外，母親持齋在佛堂。二爹娘沒生多男五多女，所生二位女紅粧。小奴家許配張廷秀，王大姐許配趙郎。趙郎姐夫把官做，王大姐作官娘。小奴心想把官娘做，可嘆心好命不强。張二哥，你上南京去趕政，一去三年沒回家鄉。回來吧，你回來吧！你探探沒過門的女紅粧！」王二姐正然未思想，聽見樓接起更梆。

一更一点月正東，王二姐，手把樓門望南京。陽關大道有人走，不見二哥轉回程。曰莫非是你在南京發瘧子？不就是在南京生寒病？不用人說我明白了，你貪戀別人女花容。常言說，新親不跟舊親好，小奴家一十八歲沒過門庭。回來吧，你回來吧！你探探沒過門的女花容！曰二姐正然未思想，熬接以上交二更。

二更二点月正南，王二姐盼想二哥淚不乾，曰你上南京去趕改，一去三年未回還。不用人說我明白了，貪戀別位女嬋娟。回來吧，你回來吧！探望奴家理當然！曰二姐正在細思想，熬接以上三更天。三更三点月照窗紗，王二姐盼想二哥淚如麻。曰二哥南京去趕改，一去三年未回家。你是回來吧，回來吧！你探探沒過門的女娃娃！曰二姐正然心暗想，又聽得窗戶紙兒响嘩喇，曰不用人說明白了，想

必二哥轉回家。二哥呀！你進來吧，你進來吧！沒過門的夫妻碍什嗎？在接上沒有僕女和丫頭，接下邊沒有我的爹和媽；爹爹年高邁，母親眼又花。你進來吧，進來吧！你莫非等着奴家親手把你拉？曰王二姐端起銀燈照了照，原本是有個青頭蝎子上邊爬。你看二姐狠不狠，摘下銀針把蝎扎。左邊扎，牠往右邊爬；右邊扎，左邊爬；當中扎，蝎子掉在就地下。你看蝎子倏不倏，順着二姐腿弯爬，一爬爬在三岔口，回過頭來勾子扎。這一勾子着了腫，長了一塊紫疤；胸；當靴筒兒疼，四沿遭兒麻，曰不論怎們疼，不論怎們麻，當不了二哥你那個大——大大大大，大馬金鞍你轉回家。曰二姐正然心思想，熬接以上四鼓過。

四更四点月轉西，王二姐，想二哥得了一場思春迷。那一天，王大

三二女抄原卷
媽媽把接上，她按照寸官尺察仔細。她言說：「一未不是疲，二未不是飢；原本是女孩大了想女婿。」二姐正然心胡想，煎接以上五更啼。

五更五點東發白，王二姐，盼想二哥淚如梭。曰二哥倘若回家轉，你探探沒過門的女嬌娥！曰王二姐，伸手掣過菱花鏡，面對菱花看明白。她望裏邊照了照，照不見廷秀張二哥。二番往裏邊看了看，在裏邊生着一位女嬌娥，曰奴家樂，她也樂；奴家生氣，她把嘴撮着。看不見二哥張廷秀，要這個東西幹甚麼？曰王二姐，啪吃吃甩了菱花鏡，推倒一張八仙桌；肥皂膩子遍地滾，摔了粉盒與臉盆。二姐一見有了氣，走到近前用足蹉——蹉蹉蹉是蹉蹉蹉，蹉不着廷秀張二哥。

王二姐，東一擺來西一擺，她把枕頭手中拖。曰光有枕頭無人枕，要這個東西幹甚麼？曰叫曰了環！快夾火來，你是快夾火！曰巧嘴的！了環拿話說。尊曰姑娘！燒了枕頭不要緊，姑爺回頭枕甚麼？曰二姐聞聽面帶笑，曰了環姐姐聽我說！單等着你的姑爺回頭轉，情樂意，讓他枕我的胳膊。曰王二姐，東一擺來西一擺，她把蓋褥手中拖。叫曰了環！你快點火來快點火！急急忙忙燒被窩！曰了環講話面帶笑，再叫曰姑娘聽明白！燒了被窩不要緊，姑爺回頭蓋甚麼？曰二姐說：曰你的姑爺回頭轉，俺夫妻情頭打着拋。曰王二姐，啪吃吃地摔了鏡架，下了扶梯十三坡。行走未到廚房裏，炸了兩口七印鍋。二番來到磨蓬底，噌噌噌，撕了兩口馬尾羅。

正是二姐來胡鬧，巧嘴的！了環把話說，尊曰姑娘！莫鬧了，你莫鬧

了！後花園來了廷秀你的張二哥！
巧嘴的丫環來送信，好似織女
來穿梭。

二姐來到花園內，果然來了廷秀張二哥。走至近前忙拉住，曰三
年的委屈我對你說！
曰

王二姐掉鏡架一輩古段，小段就叫五更坡。

妓女告狀

初一十五廟門開——牛頭馬面兩邊排，判官抱着生死簿；打外邊的溜
溜有陣陰風颭進來，一跪跪在閻羅殿，閻君爺爺看明白，只見她：
兩秋波，淚滿腮；低粉頸，癡呆呆；緊衣破；中衣壞；在下邊露出
來不足三寸，不大点兒的紅綉花鞋。閻君爺看罷多一會，問道是曰那
願來的女裙釵？
曰

女鬼跪扒多半步，曰閻君爺爺聽明白！你叫我投生個男子漢；為甚
麼叫我投生個女裙釵？一歲兩歲娘懷抱，三歲四歲不離懷，五歲六
歲蓄頭裹腳，十來歲送到綉房來。真可嘆，二爹娘貪圖銀錢，把奴
家賣，賣到烟花柳巷來。十一二上學彈唱，十四五，立逼奴家開了

懷。她教我，先學溫存共典雅，後學那，口似沙糖心似黃連與黃柏
二味藥材；十大迷湯對我講，一絲一樣記心懷。進門來，搯、打、
擰、蹂、咬，從良跟着跪，記到胸懷；她教我，前門接客面帶笑，
後門送客淚滿腮。掙來銀錢鴉娘用，掙不了錢，鴉娘就着鞭子排；
今天也排，明天也排，日久長天得了災；七天不吃陽間飯，八天上
了望鄉台。望鄉台上回頭看，看一看鴉娘怎麼把我裝殮？怎麼把
我埋？有的是簪環首飾，綾羅緞疋，好衣服，不跟奴家穿來，不跟
奴家帶，捨不得跟奴買棺材；一頓芦席三道草腰，穿心杠子把奴抬。
把奴抬到荒郊外，惡狠狠的往下摔。刨了個坑兒不甚大，把奴的死
尸裏邊塞。多少扔上兩罐土，希里胡塗把奴埋。大松林飛來的烏鴉
啣了奴的眼，打村莊跑來的惡狗，撕了奴的懷。真可嘆，在陽世生

前交往的許多小白臉，為甚麼不跟我閃閃烏鴉大打開？別人不來還
罷了，真可嘆我交往的貝貝寶，小寶貝，小心夫子小愛人，狼兒來，
虎兒來，狗兒豹兒來，小沒良心的，你怎的也不來！世界上人好也
不過咱們兩個，你跟奴家開的懷！我背着鴉兒娘，偷給你銀子好幾
塊！我背着鴉兒娘，偷給你三付金釧，兩股金釵！我背着鴉兒娘，
背地兒裏常常說話！我背着鴉兒娘，常跟你親嘴咬乖乖！照我看，
沒良心，就是你們這個小白臉，為甚麼不跟我開去烏鴉犬打開？商
君爺思一思來想一想！看俺怪哉不怪哉！
〇

閻君爺上邊心好惱，大罵一聲曰下賤材！你在那陽世生前，把我的
子弟全然勾壞，來到了陰曹地府苦哀哉！張家跟你有來往，李家跟
你解不開；田老儂，他為你賣了園子地；要不起，他為你賣了殿廡

與接台；癩老七，他為你賣了兒和女；崔有梗，他為你抓髻夫妻兩
離席。你在那陽世生前造過孽，来到了陰曹地府胡安排。吾神方才
要掣你，我標了「賞善罰惡，勾魂取命」八个字的一塊牌；大小二
鬼未曾走，不料想你的靈魂自投來！白吩咐白牛頭和馬面，鋼又把
她又起來！把她扔到海河裏去，到下邊，看她下轉一個螃蟹。白
為甚麼出門的姑娘，不吃螃蟹肉？俱都是那輩子投生得來。我說此
話你不憑信，你上那賣螃蟹的挑子跟前看明白！那螃蟹合着嘴兒吐
白沫，俱都是那輩子跟人家親嘴咬乖乖；吃的吐沫多，這一輩子唾
嘴吐出來。
妓女告狀雖屬一段，真正古版大書開。

西廂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過）四句提綱叙過，內有四書巧歌西廂，聽我慢慢學講！

二八女子懶梳粧，身形靠着象牙牀，只覺着，心頭多們樣的肉倦，
倚靠着圍屏兒，也斜着雀子眼，牙咬着指甲蓋，手托她的小小腮幫。
忽然間想起張君瑞，白虧人家，請白馬，退山王，筆尖橫掃五千人
馬，憑的手段高強。昨天，與紅娘，後花園中把香降，張君瑞，
閉了未撫琴；撫的風求風。白鶯鶯思想多一會，出言有語叫白紅娘！白
紅娘答應曰有有有！白款動金蓮到上房。見鶯鶯，銀牙就把中指咬，
身形靠着象牙床。紅娘看罷多一會，出言有語尊聲曰姑娘！莫非姑

娘想用飯？或是用餅，或是用湯？愛吃稠的多，擱麵；愛吃稀的多，添湯；愛吃酸的多，擱醋；愛吃辣的多，切薑；愛吃甜的多，擱蜜，蜂蜜要
不甜，再擱上，紅糖白糖，大塊兒冰糖，五方貢奉雪花白糖。要
吃甚麼吩咐奴婢我！我捲捲袖子下廚房。〇

鶯鶯說：「姑娘我，吃的唱的，玩的樂的，飛的跳的，彈的唱的，
拉的打的，我是全然不愛；姑娘我求你事兒一搭。求你不為別的事，
一到西廂聘請張郎。請他來，一不借錢，二不借當；用他的，文房
四寶用一個藥方。他要來，你們兩個搭伴走；要不來，就跟他人鬧
通殃。他要說打架，你先動手；他要說罵來，你先開腔；砸了他的
老龍台，教他所不得太和求的墨；手之舞之，撕了他的文章。他要
說打官司，跟着他走，手拉手兒到公堂；一旁跪下張君瑞，這一旁，

跪下我鶯鶯，和你紅娘。他有來言，咱們有去語，打一打官司礙何
妨。他告咱，私鬧學館該當何罪！咱告他，最不該，半夜三更，三
更半夜，探頭縮腦，縮腦探頭，溜裏溜秋，搭裏搭訕，跳過咱們娘
兒們乾磨細白，細白乾磨，調灰灌漿，灌漿調灰，鷹不落兒粉壁花
牆，他有甚麼勾當？他仗着，衙門口兒裏有來往；咱們娘兒們，寫
一個小紅帖，送到公堂。他仗定，既讀四書，壯遊泮水；咱娘兒們
仗的是，梳油頭，擦粉面，沒出國的倆姑娘。他仗他費門銀錢廣；
咱娘兒們，說不了，道不了，兜擲兜擲，東北晃奪，西北角兒，有
底無蓋兩破皮箱，有的是許多的好衣裳。照我說，花案官司，咱們
與他打了吧，打了吧！要不打，又露着，咱們娘兒們，王胖子的抽
腰帶——不要緊，希鬆二五眼，露點平常，更露窩囊。〇

崔鶯鶯說罷多一會，這不才驚動小紅娘。紅娘聞聽抿嘴笑，出言有語尊曰姑娘，說甚麼姑娘身得病，明明的，你想的秀才張郎。我要到西廂，與你請來張君瑞，管保你，十分大病，當下離床！曰說得鶯鶯紅粉面，惡言冷語罵紅娘，曰小丫頭片子！與我走走走！如不走，怒惱了姑娘我，挽挽袖子，撮撮勁子，輕輕的打你這半巴掌！曰怕打的紅娘，逃之大天往外勾遠，其葉臻臻走慌忙。紅娘赤在跨房裏，面對菱花巧梳粧；頭上梳着歪抓髻，後邊的辮子三尺長；偏花正花無有帶，鬢角揷着花兒海棠。長着一隻好看眼，兩道柳眉又細又長。江南官粉擦滿面，蘇州胭脂堵嘴上。兩耳上帶一付燈籠墜，太陽一照放毫光。懸胆鼻子櫻桃口，玉木銀牙口內藏。身穿一件藍布衫兒，有回坎肩套身上。牡丹花的腰中腰中結，紅綢子中衣大兜

襠。金蓮不大窄又瘦，穿一隻綉花鞋花兒滿幫。小紅娘打扮多齊整，款動金蓮往外盪，之子于歸歸何處？宜其家人遊西廂。說不着一去二三里，表不着烟村四五庄，走過亭台六七座，来到了八九十枝花兒海棠。正走中間留神望，轉過了月亮門，就是西廂；西廂離此地，不大很遠，也不過隔着一通花牆。走馬的門接安紋獸，楠木雕刻花草強。上馬石下馬石，兩邊列擺，鼓兜石一邊一塊放毫光。西廂門粘着一付對，這付對聯寫得強，上聯寫，曰言易招尤，同朋友少說幾句曰，下聯觀，曰詩書至理，教子孫多讀幾章曰，橫批倒有四個字，四個字寫的，曰治國安邦曰。紅娘懶觀大門景，款動金蓮往裏盪，二門前，一邊一條懶板凳，有一個鉄絲子灯笼懸掛中央。二門粘着一付對，這付對聯亮堂堂，上聯寫，曰斗大黃金印曰，下聯觀，

曰天高白玉堂，橫批倒有四個字，曰讀書成名，寫的強。紅娘就
把二門過，木架屏風在當陽，屏風門粘着一付對，這付對聯不浪蕩，
上聯寫，曰漢瓦當文，延年益壽，下聯視，曰周銅盤銘，富貴吉
祥，橫批倒有四個字，曰斗柄迴寅，貼當陽。紅娘就把屏風過，
面前閃出牆壁牆。牆壁牆有一付對，這付對聯也有行，上聯寫，曰有
心栽花花不發，下聯視，曰無心掉柳柳成行，橫批倒有四個字，
望上一看，曰鳥語花香。牆壁前頭爬山虎，牆壁後，放着那景因
石造成八棱荷花茶葉色的養魚缸。養魚缸內放清水，裏邊金魚晃蕩
蕩。見花台擺着十盆景，周圍蓋的大瓦房。簾搭天棚天井院，許多
的鳥兒籠子懸掛中央。有的是，紅點藍點虎皮翠，有一個畫眉籠子
裏頭裝；能言的鸚哥會說話，巧嘴的八哥喚梅香。見花台有奇花五

異草：青松紫襯玉竹兩行；蕙草蘭草襯芝草，芍藥牡丹襯海棠；夫
竹挑，絳心菊，佛手木瓜蠟炸黃。紅娘正然未觀望，西客廳不遠在
一旁。客廳門粘着一付對，這付對聯倒排場。上聯寫，曰庭有餘香，
謝草鄭菊燕桂樹，下聯視，曰家無別况，唐詩晉字漢文章，橫
批寫的曰皇恩浩蕩。裏邊的陳設比外邊強。有事懶觀客廳景，西
角門不遠在一旁。西角門粘着一付對，這付對聯寫得在行。上聯寫，
曰五谷收成飽腹，下聯視，曰三時變化可寬腸，橫批款結兩
個字，不用人說是曰毛房。紅娘她，有事懶觀角門景，這不才未
到書房門上。風門糊的高麗紙，玻璃鏡光放亮光。有一個竹簾高捲
起，周圍都是緞子簾。書房門粘着一付對，這付對聯寫得強，上寫
着，曰荆樹有花兄弟樂，書田無稅子孫強，橫批倒有四個字，四

個字寫的曰大塊文章。紅娘邁步往裏走，見裏邊比着外邊強：鋪一張，仙鶴毯，遮土塵，出在西藏，牙子板凳跳山几，俱是黃楊；紙糊頂棚賽雪洞，周圍都是粉壁牆；捲牙條几靠北山放，大者不過丈二長，在上邊，設擺琴棋與書畫，古董玩器放毫光；當中間擺着穿衣鏡，朱紅搥瓶列兩旁，雞毛掸子分五色，如意胸孔雀翎兒，瓶子裏頭裝；八仙桌子迎門放，烏木交椅一邊一張；桌圍裙椅墊俱是大紅緞，青緞色邊金線鑲；銀打的茶壺茶盤放，還有那迎賓待客的花光茶具；迎門掛着一軸畫——八仙慶賀王母娘娘，左右觀着一付對，這付對聯寫得強，上邊寫，曰福如東海長流水，下聯觀，曰壽比南山松柏強。橫批懸着一個橫匾，三個字寫的曰仁義堂。小紅娘有事懶觀迎門景，又只見靠北山塑着聖人堂。聖人堂又有一付對，

這付對聯比着那付強，上聯寫，曰天下文官主，寫得好，下聯觀，曰歷代帝王帥，寫的強，橫批倒有四個字，曰道冠古今。貼當陽。紅娘懶觀聖人堂中景，抬起頭來望西牆，西山牆掛着四軸畫，水墨丹青畫得強：頭一扇，杜子美遊春去觀景；第二扇，周孟叔愛觀夏日荷花強；第三扇，陶淵明九月重陽把菊賞；第四扇，孟浩然踏雪尋梅在山崗。看罷了春夏秋冬四季古畫，靠南山牆放一隻江南省帶來的籐籬床，赤血金鈎掛起藍羅帳，也有陰床也有陽；閃緞褥子閃緞被，切枕靠枕鮮綳綳；壓書的寶劍床上放，吐沫盒子蠟炸黃；石青緞子威脚枕，風磨銅加生金，打的這個尿溺子，着緞子套兜裝；水鴨彈毛鑲了口，怕的是解渴着了涼。

（過口）那位聽書的說了，曰莫胡說八道！還有着風磨銅加生金打

夜壺的？_也

曰明公莫要挑理！那是有錢之家，所以就說是風磨銅加生金打夜壺，你有錢也許你打，說書的不敢描。你老莫說是打夜壺，你就是打酒壺我們也不管。_也

紅娘懶觀床上景，抬起頭來望東牆。東山牆掛着八軸畫，一扇比着一扇強；頭一扇，亘古堯王訪大舜；第二扇，揚貴妃陪伴唐明皇；第三扇，三顧毛廬把諸葛請；第四扇，無益娘娘來採桑；第五扇，鞭打詞子苦；第六扇，太公河邊遇文王；第七扇，畫着黑臉漢，在下邊跪着一位女紅粧，不用人說明白了，想必虞姬別霸王；第八扇，畫的更奇巧，大夥子圍着方桌一張，——衆明公要向画的那幾個？——孔夫子帶領着，子由子夏，子路子張，善懂鳥音的公冶長，夫子幾

人間着沒有事，松棚底下看的是文章。小紅娘正然來觀望，又聽得張君瑞在裏邊，哼兒吱吱唸文章。唸的是，搜者得妻，不搜者不得妻，而搜其處子；唸的是，鑽隙穴相窺，逾牆相從，竊玉偷香。紅娘聽罷多一會，暗說道：曰好色人愛唸這種好色的文章。曰小紅娘來到隔扇門，偷眼觀望，上下打量小張郎。見張生，身形不高又不矮，小臉蛋不黑又不黃，曰怪不得，我們姑娘為他得了相思病，張生長得樣兒不浪蕩。那一天他上毛房去解溲，偏趕得紅娘我上了房，我打房上往下望，看見他那「東北遼王」，青筋暴漲大腦袋，紫微微的放毫光；搽在燈籠裏好像蠟，滾上芝蔴像大糖。曰紅娘隨着心中想，幌裏幌當，骨肉發麻，滴滴漣漣，一陣陣好心慌。看見了張郎，小紅娘，沒有氣假裝三公有氣，你看她，一脚門裏，一脚門外；

擰着眉，瞪着眼；啪啪啪，踩定小金蓮；隻手兜，攏着她的屁股蛋；
敲着她的小顛幫，喝聲曰張郎！
𠄎

未到了張生背後她一掌，有張生，扭轉身形，看見紅娘。曰你為何，
不在綉樓侍奉鶯鶯小姐？未到西廂所為那搗？
𠄎紅娘聞聽這些話，
出言有語叫曰張郎！你跳牆的那點光事犯，老夫人怒氣生噴坐二堂；
拷打我紅娘為小事，口內要的你張郎。跟我走！你就跟我走！快快
隨我到二堂！老夫人，如要饒過你，首得連累我紅娘。
𠄎

張生聞聽這些話，出言有語叫曰紅娘！世界人好不過咱們倆，咱二
人相好，日久天長！曾記得，你到過我書館內，依言悄語向文章。
我教與你，上大人，孔乙己，手把手寫！教與你，百家姓，周吳鄭
王！教與你，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教與你，千字文，天地玄黃，

宇宙宏荒！
𠄎

紅娘聞聽用口呷，曰呸呸呸！書獃子！少跟我們娘兒們，鬧些西皮
二黃，時調大鼓，梆子腔！你說你待我紅娘好，我待你也沒有歹心
腸！曾記得，你上那普救寺去把香降，偏趕得，我與我們姑娘也去
降香。你們兩個眉來眼去，割不斷的美情長。引得張生你心撩亂，
手擎磬槌不打磬，啪啪啪，盡擲二和尚他那禿腦光。也不知，你的
胆量有多們大，三更半夜去跳牆。半夜三更把牆跳，太湖石遇見我
紅娘。我與你傳書遞過箋！我為你，花綉鞋跑壞好幾雙！我為你，
挨過夫人多少打！我為你，巧辯在華堂！夫人說，「你讀詩書就知
禮；最不該，鑽隙穴相窺，逾牆相從，竊玉偷香！」我言說，「那
張生未之有也，他懂得，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臣有

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他懂得三綱和五常。L老夫人，聽小奴與你巧言遮辯，走進前打了小奴三巴掌。我受刑不過承招認，走漏風聲，洩漏行藏。書獄了！縱讓你，「告子曰：性猶杞柳也。L我也不懼；你「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L朋至遠方。L大學之道，在明明德，L我也不怕；縱讓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L有底章。你不該，「先進於禮樂，野人也，L把牆未跳；到後來，「後進於禮樂，君子也，L坐在書房。縱讓你，「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L說不過去；怎教我，「孟子去見梁惠王？L書獄子！跟我走來跟我走！好好隨我到二堂。你輕者就是夫打罪，重者是，吃飯的腦虎離脖腔；你出氣入氣更伶俐，割了外頭更爽當！□

張生聽此話，只吓得轉了相，吓得他兢兢戰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橫身亂抖，亞賽篩糠，白光的小臉蛋，吓了個蜡炸黃。不敢立着把話講，雙膝扎跪地當陽；羊羔吃乳忙跪倒，恨不能去了。□紅字叫親娘。□紅娘姐！你把我賣放一賣放！我情願帶領着小書童自逃他鄉！既有當初，必有今日，莫笑我，人貪失志，馬瘦毛長！□

張生跪着把話講，這不才驚動小紅娘，見張生羊羔吃乳忙跪倒，白光的小臉蛋，吓了個蜡炸黃。暗說道：□我有心再把他要笑一要笑，又恐怕，吓壞了張生，對不住營營大姑娘。□小紅娘塔裏搭訕往前邊，伸手掀起小張郎。□是方才，我跟你說的玩笑話；白光的小臉蛋，吓了個蜡炸黃。姑娘為你身得病，派我紅娘，請你張郎。跟我走來

跟我走，好好跟我到二堂。不是紅娘我說大話，管保你，肉肉雕鳩，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性也性者，夫妻二人拜花堂。已
說罷了四書巧歌西廂段，枉費才子紙半張。

呂洞賓帶酒岳陽樓

呂洞賓帶酒岳陽樓，站在樓門點點頭。這幾年沒把高山下，花紅世
界都改構。北京城一改河北省，運糧河口改通州。城塘園改天津衛，
拆去城牆把馬路修。馬路上跑汽車、電車、東洋車，大時新洋汽灯，
洋火點洋油。英法兩國來傳教，州城府縣蓋洋樓。士農工商都能奉
教，會長領席算出頭。大時新的洋烟捲，不論老，不論少，不論公
伯與王侯，姑娘太太都興抽。女子們時新剪了髮，婦道人免去腳底
下兩塊揚柳木頭。時新學生們打番語，要透功名在學堂裏求。頭上
戴禮帽，不為涼快為講究，青衣服，淨鈕扣，上下俱都有跨兜。裝
洋錢，不能落；帶銅子，不能丟；要用花，更湊手，伸手一摸，在

兜兜裏頭。下穿時新圓尖兒，幫又軟，底又瘦，俱都說，不窩囊。指頭。街上站的巡警隊，管的是，打架賭博與鬥毆，為只為，說和說和不結仇。老年家上前敵，兵對兵，將對將；如今的快槍佔為頭。五眼槍能打五里地，無論英雄與好漢，担不住二拇指頭一勾接，老命休！老年間，孔夫子周遊列國裏，現如今，要達功名在學堂裏求。虎頭牌四面懸掛門口，上兩邊下兩邊寫得講究。上兩面，曰學堂重地，禁止喧嘩。八個大字，下兩面，曰如敢故違，定行送究。上學堂，先學稍息、立正、開步走、又學蹦蹦跳跳滾打皮球。也不唸，曰子入太廟每事向，也不唸，子貢宰我冉伯牛。孔夫子之事付流水，五經四書都一筆勾。老年間，加急直報只跑六百里，累得那馬四蹄把汗流。電線竿子又急又快，通營口，呂宋口，能到外國五大

洲，通美州，亞洲，非洲，歐澳兩座洲。旱路又能把火車坐，水面走的火輪舟。火車上，載驢馬，載羊牛，載煤能到門頭溝。至如今，還有兩樣沒改變，松柏樹冬夏長青，水往下流。

高誠誑親

中華國滅了大青年，京北帶管舊保安，保安州帶管香河縣，望南一拐有個孟家園。孟家園有一人，姓高名誠，二十多歲，打罷新春二十三。小高誠，自幼兜娶妻金氏女，她曉得三從四德禮當先。也是高誠時運不至，他的媳婦命歸陰間。他的媳婦下世去，撇下了簪環首飾銀子錢。銀子錢，都着他岳父收了去，他丈人說：「多早晚要續上親，再跟你送回還。」他媳婦已死無心過，老到賭場裏胡亂幹。那一天，他在西庄壓了通子寶，一下子就輸了二十串錢。高誠下炕剛要走，老大哥們將他摑。叫曰高誠！輸了錢就得還賬；如要沒錢扒衣衫。曰高誠！高誠真聽害了怕，曰老大哥你聽言！只因為我的媳婦

下世去，撇下了簪環首飾銀子錢。銀子錢都着我岳父收了去，我丈人說，「多早要續上親，再跟我送回還。」在東庄有一回盟兄弟叫馬虎眼，我的盟嫂好容顏。我有心，借我盟嫂假裝我媳婦誑我岳父，誑來的銀子錢，好把你們賬來還。□老大哥們聞聽心歡喜，叫聲「高誠你聽言！快着去，快着去！只要你早去早回還。」

高誠聞聽不怠慢，邁開兩腿走得歡。正走之間來得快，東庄不遠在面前。邁走又把村庄進，奉在他盟兄大門前。常來常去不怕狗咬，邁步來到上房以裏邊。見了他大哥就施禮，見了他盟嫂就請安。施禮請安一旁立站，語不語來言不言。馬虎眼用目瞪，來了盟弟小高誠，每天來了歡天喜地，今日來了掛愁容，「你受了誰的窩囊氣？你對哥哥說小！你對哥哥說一偏，咱們找了去，南一個山崩地裂

海水紅。□小高誠淚漣漣，尊聲「哥哥聽原因！只因為，你的弟妹下世去，撇下了簪環首飾金和銀。金子銀子全着我岳父收了去，我丈人說，「多早要續上親，再跟我送回門。」你弟妹一死我沒有心過，押寶輸了六兩銀。老大哥們把賬要，如要沒有錢扒衣衫。我有心，借我的盟嫂假裝我媳婦誑我的岳父，誑來的銀子錢對半分。□馬虎眼舌頭伸，「盟弟講話摘了我的心！要我的腦袋揪了去；借我的媳婦不放心。□李氏女聽得真，「當家的你算那一道人？鎮天價，謀吃謀喝捎帶拐騙；這不是肥猪來拱門！我跟咱們弟兄走一趟，趕回來，光享榮華不受貧。」

馬虎眼，樂張狂，「媳婦的主意比我強。暫且你在家中等，我在大門以外借衣裳。□馬虎眼朝外跑，找了他隣居二大娘。他們娘倆說

了悄悄話，借來了一色好衣裳。色裏就在炕上放。李氏女巧梳粧，打圍青絲桂花油香。江南的官粉搽滿面，蘇州的胭脂點唇上；水淋淋一對好看眼，兩道柳眉細又長；懸胆鼻子櫻桃口，玉米銀牙口內藏；耳帶八寶一付墜，太陽一照蠟炸黃。上身穿，翠藍緞子紫花小袂襖，周四道綉着芸子香；下邊的中衣兜荷花粉，絲線帶兜繫在腿彎上；金蓮不大剛三寸，紅緞子綉花鞋兜滿了幫。小高誠不怠慢，急急忙忙扮新郎。有一頂緞子帽頭上戴，絲線疙疸安中央，時新的羔兒皮襖縐綢面，腳登緞鞋整一雙。

小高誠穿得好，馬虎眼舉目留神看其詳，曰盟弟長的也不錯，我媳婦長的不郎當。曰馬虎眼看罷生了氣，只因為估便宜沒敢嚷嚷。馬虎眼把話明，叫聲曰盟弟小高誠！要幹別的不會，要是趕車教我

行。曰高誠兩聽心歡悅，兩言有語叫曰盟兄！你跟盟弟走一趟，盟弟我折你双分人情。曰

馬虎眼朝外跑，來在隣家喊一聲，曰二大伯借給我車一輛，今天上趨金家營。曰馬虎眼不怠慢，登時來在大車房，骨碌碌推出車一輛，扭過轅來轅朝東，牽兩個騾子飲又飲，騾子低頭鑽套纓。乾草黃的騾子拉邊套，駕轅的騾子菊花青。馬虎眼套車在大門外等，咱們再把他盟弟盟嫂明一明。李氏女登着板凳把車上，跨車轅坐着她盟弟小高誠。馬虎眼不怠慢，么二三的鞭子掣手中。狗皮鞭梢使了力，鞭子一搖拍一聲。馬虎眼催車來得快，不多時來到金家營。來在他岳父大門外，馬虎眼住車吁一聲。小高誠，把車下，趕這勁兒，他老岳父抱着個小孩兒喂燒餅。高誠上前施下禮，曰岳父大人可安寧！曰

金員外看了看，來了我門婿小高誠。叫長工和月工，叫幫着把式把車下，把把式領在廚房下，好吃好喝好待承。叫老員外直在頭前走，後跟着他門婿小高誠。把高誠讓在客廳裏去，家了環，把李氏女讓在上房中。高誠客廳落了坐，把酒宴擺在待客廳。有的是南路酒北路酒，佛手綠狀元紅。小高誠酒過三巡菜過五，金員外他在一旁把話明。出言不把旁人叫，叫聲叫門婿小高誠！甚麼是親？甚麼是疏？親的疏的一樣同。叫聲叫門婿不用走！你要是走了把我看輕。叫老員外又把丫環叫，叫聲丫環把屋子騰。小丫環聞聽怎怠慢，急急忙忙把屋子騰。小丫環端着蜡燈在頭裏走，後跟着他盟弟盟嫂二人。假夫假妻把洞房入，小丫環桌案上擺下這盞燈。李氏女她在炕裏一遮坐，跨炕沿坐下她盟弟小高誠。小丫環見事不好揚長去，他

二人只等到花鼓樵接鼓打三更。李氏女又把話未講，叫聲叫盟弟小高誠！我問你，我的弟妹下世去，這幾年飢餐渴飲誰把你未疼？我跟你大哥過了幾年整，我没享榮華光受窮。咱們二人要是成夫婦，白頭到老一百冬。高誠聞聽這句話，叫聲叫盟嫂要你聽！我本是借你未假裝我媳婦未詎我岳父，咱們二人要是結了緣，我大哥知道了，闹一個山崩地裂海水紅，好說不好聽。叫他的盟嫂聞言道，叫聲叫盟弟小高誠！你的大哥當堂要把你告，盟嫂我跟你作個証明。我就說五十兩紋銀將我賣，將我賣與盟弟高誠。高誠聞聽這句話，急急忙忙止了燈。

咱們不說他們假夫假妻結了緣，咱們再把馬虎眼說分明。馬虎眼得了便宜酒，左一盞右一盞。他一連喝了七八十盞。馬虎眼帶醉貌，

睜開兩眼四下瞧，聽了聽，樓上又把三更敲。他們假夫假妻結了緣，應該這忘八當定了。馬虎眼不怠慢，廚房摸了把切菜刀，隔着牆頭往裏跳，曰假夫假妻你着刀！曰他這一喊叫不要緊，把打更的下夜的都喚醒了，走上前抓住馬虎眼，梆子撞就在腦子上敲。金員外掣過灯笼照一照，曰原來是把式你要老色！我好吃好喝待承你，半夜三更你動刀！曰吩咐一聲曰綁綁！趕明天就上衙門裏交。曰說罷之間到明晨，把馬虎眼送州郡。郡太爺動怒喚，曰馬虎眼你算那道人？老員外好吃好喝待承你，你為何半夜三更把刀掄？曰馬虎眼跪在大堂上，尊聲曰太爺聽原因！小高誠借我的媳婦假裝他的媳婦誑他岳父，他二人結了緣，抵算是無良心。曰州太爺怒聲喚，曰馬虎眼你算那道人？每天價謀吃謀喝捎帶着拐騙，你自己錯了瞞怒何人？

本州我當堂給你個大元寶，回得家去另娶親。馬虎眼上前接過大元寶，二目不住淚紛紛，曰今天上了高誠的當，光見銀子看不見人。曰馬虎眼癡癡呆呆往家走，到家中叫了聲曰鄉里鄉親你聽真！我勸鄉親不跟年幼的人拜把兄弟，小高誠寒透了我的心。有兩句言語你牢牢的記下，小盟弟串門子要你留心。曰

雷劈劉奇

大清一統錦華夷，有件新聞事出奇。此事出在河同府，離城十里劉家集。有一員外名劉旺，自幼配婚賈氏妻。夫妻二人沒有多兒共多女，所生一子叫劉奇。成人長大十六歲，劉奇娶妻田氏妻。自從田氏把門過，劉奇的父親命歸西。自從良人亡故去，老太太房中守了寡居。劉奇夫妻把心交，老太太年邁受委屈；每日上房把天祷告：曰通往神聖你得知！與賤人大小得點病，這算上蒼有神氣！曰人有好心，天有好報，田氏得病廝房裏。自從田氏得了病，劉奇上房把話提：曰娘子得的甚麼病？想用甚麼東西對我提。曰田氏說：曰山珍海味不想用，心想搯子蘋果大鴨梨；一斤的鯉魚要兩個，想用一

隻酒汁雞。○劉奇同聽說曰容易，三八是一個河向集。○田氏說：
曰這些個東西沒錢買。○劉奇道：曰沒有存錢糶麥子。○劉奇未
在廂房外，磚頭拉過一匹馬；倉房裏麥子裝二斗，取出米塵櫃的兩吊
老康熙；麥子搭在鞍轡上，出離村庄只間慢，掣着個鞭子未轟馬。
離城相差十里地，功夫不大到大集。旁人的麥子糶一吊四，劉奇的
麥子糶一吊一。却為何，一斗麥子少糶錢三百？為只為，糶完了麥
子買東西。擗子蘋果買六個，要了二斤大鴨梨，活魚鯽了一斤半，
買了兩隻酒汁雞。這些個東西搭在鞍轡上，劉奇拉過這條馬。行走
到了中途路，值日功曹看仔細：曰你的母親年高邁，上房以裏受委
屈，眼看飲食不能進，不久一命要歸西。想用東西你沒錢買，不孝
你母親你妻。你買東西回家轉，賤人得病不能吃。○吩咐電公與閃

電，中途路上下電子；電子不上旁處下，單打劉奇的腦袋皮。劉奇
拉馬看一看，腹內輾轉暗尋思。方才間，紅日空中天晴亮，轉眼時
浮雲又把太陽遮，前是風，後未是雨，大而以裏加電子。暗想曰劉
奇不孝母，莫非上蒼有天知？○中途路禱告天與地，曰上蒼空中你
得知！置買鮮貨為我母，我要中途路上命歸西，高堂老母家中等，
為我母親未趕集，一片孝心枉費盡，鮮貨老娘不能吃。○中途路他
把天地哄，值日功曹把話提，傳雷公閃電快止雨；劉奇一見笑嘻嘻，
拉了個毛馬往回走，到了自己的本村裏，拉馬就把大門進，磚頭拴
下這匹馬。自己低頭暗反思：曰中途路上下電子，我跪倒哀告天與
地；將鮮貨措到上房屋裏，與他的母親看一看，天地他怎能得知？○
劉奇掣定大主意，行走到在上房裏，老安人一見淚悲啼：曰我兒今

天把集趕，置買的東西為娘吃？劉奇把鮮貨放在床頭上，老乞婆你得知！這些個鮮貨全買到，與你看看不能吃。只因我妻得了病，不用鮮果了不的！老安人聞聽有了氣：大胆的逆障你得知！為娘我沒有多兒共多女，我們夫妻守着你自已，如掌上明珠一般樣，成人長大送學裏。實只望你唸書成名知仁義；想不到你父命歸西。跟你娶妻田氏女，為娘上房守寡居。你看你母親年高邁，不久為娘命歸西！劉奇聞聽心好惱，咬着個牙關把話提：你死你死只管死！你死去，給你炕上這芦席；一頓芦席三道要，與你抬在荒郊外扔到水坑裏。老太太聞聽落下淚，劉奇到了廂房屋裏。田氏一見開言道：今天丈夫去趕集，用的東西你可曾置？急速獻給奴家吃。劉奇他把口袋放，取出未摘子蘋果大鴨梨，將魚放在桌案上，掛起

兩隻酒汁雞。賢妻你把蘋果用！劉奇把摘子剝了皮；解手刀子掣在手，站在床前斃梨皮，叫賢妻你把鮮果用，丈夫生火去烹魚。值日功曹留神看，你巧言花語對我提，你把東西指在上房裏，不孝你母疼你妻。值日功曹傳法旨，雷公閃電下電子，電子不上別處下，單打劉奇的房頂屋。劉奇一見往外走，上方青天你得知！中途路害怕祝告天與地，在家不比遠路裏，新蓋房，不怕雨，淋了兩回洋灰泥；要下電子你往大處下，不下八天算草雞！值日功曹心好惱，吩咐聲，雷公閃電換大的。電子大的賽碾底，單打劉奇的房頂子，房上砸斷了兩根樑，劉奇一見着了急，來到床前忙開言有語叫賢妻！咱們這廂房不能站，大雨裏頭有電子；我看上房沒有雨，指賢妻上房避雨去。田氏賤人心害怕，兩眼不住的淚

悲啼，尊曰丈夫快把我措起！風雨下得了不的！劉奇上前忙措起，慌裏慌張忙向上房避雨去。夫妻一到天井院，值日功曹看仔細，吩咐雷公與閃電，將他夫妻用雷擊。只聽空中一聲响，夫妻二人命歸西。他夫妻倒在滔平地，值日功曹給他夫妻身上把字題：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劉奇夫妻不孝母，報應一到用雷擊。□

蘇三起解

大堂口傳下公文帖，解役張公手中接，到部廳就把鑰件領，開獄門眼望着禁公老頭把話曰：太原府來公文，蘇三起解！蘇三女聽此話，一陣陣發了茶，禁公老頭把蘇三叫：跟我們去拜獄神爺！蘇三女跪在獄神廟，禱告一聲曰獄神爺！保佑保佑多保佑！保佑我到了那塊兒，不把頭截。□叩羅頭往外走，轉過難友一大些，走至近前忙攔住，也有那叫妹妹，也有叫姐姐。這個說：蘇三妹妹呀！我給你一兩銀子作盤費。□那個說：朝審回頭把風接。□蘇三女飄飄拜下忙回謝：不能奉陪要離別！□蘇三女出離獄門往前走，来到了洪洞縣的一大街。蘇三女跟着張公往前走，

驚動了黎民百姓把話曰。這個說：「你看那女監犯，長得多們好！」
那個說：「毒藥酒害死沈洪員外爺。」蘇三女聽此話心中不悅，許
多的委屈心中慙。他們出離洪洞縣，太原府大朝審，眼看離別。走
了些個州城與府縣，過了些河路碼頭招商集。天到午時，喝茶用飯，
到夜晚找座小店去安歇。蘇三走着好難受，淚珠兒不住往下撒，「在
煙花穿的珍青和絲葉，到如今，犯罪的紅衣濕半截，一路上，被狂
風擺散了奴的髮髻，只覺頭疼兩眉斜，橫身疼痛出着汗，十指發麻
力氣絕，腿子發酸難走路，一路上磨破了幫邊根深紅綉花鞋，金蓮
疼痛難走路，前仰後合東倒西歪一拐一蹶，照我看，進城也是死，
此處也是死，在此此處算一絕，此處死，落一個圓圖尸首，進城死，
斬斷人頭兩半截。」蘇三女路途忙坐下，解役張公把話曰。

蘇三坐在路途以上，不往前走。解役張公叫道：「蘇三！起
來！快忙行走！你來看前邊不遠，就是太原府的城池，但等把
你解到城裏，我交了差事，公事送到，這就沒了我的事了。」
說是「你快忙起來跟我快走！」蘇三尊道：「張伯伯！聽你之
言，你人進城銷差，我還不知凶吉。張伯伯，你合適，我可不
合適！」張公說：「怎麼着？」蘇三哇！這會兒找合適，也就晚
了。當初你在烟花柳巷，穿的甚麼？戴的甚麼？吃的甚麼？喝
的甚麼？頭戴簪環首飾，身穿綢緞，吃的是珍饈美味；你不好
好的跟人家混，終朝每日捧客，調皮掉鬼。人家把你一怒，賣
與沈洪；沈洪員外有的是銀錢，你嫌人家上了幾歲年紀，毒藥
酒把那個沈老員外害死。蘇三！你可懂得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誰教你把那位員外爺害死！蘇三尊道：「張伯伯！可嘆我是有冤難訴，有狀難告！」張公聞聽此話，說是「蘇三哪！要聽你人講話，這話裏頭可就有的話了。」張公說：「不要緊，蘇三！真正你要有冤屈之事，慢慢對我叙講，但等咱們二人進得城去，我先不交差事，找一座小店，但等夜晚，教你一套供話，管保你人死不了。」蘇三聞聽，喜之不盡，口尊「張伯伯，是你聽了！」

蘇三女淚珠兒止不住的往下滴，「可恨老娘狠心爹！最不該貪圖銀錢把我賣，賣到煙花柳巷街。七歲上入娼門學彈學唱，改花名玉堂春人才藝絕，北樓上裱糊得亞賽冬雪，他着我迎賓把客接。那一天來了位文質彬彬，仗義疏財，風流才子王三公子，稱其一位滴大爺。

他愛我我愛他又疼又熱，俺二人一心一意也不能絕。到白天，俺二人在接上一處玩耍，到夜晚，綉花大帳去安歇。小奴家時常把他勸，不料想他迂而不信勁發烈。在北樓住得有三四個月，趕放的銀兩全然花絕。鴉兒娘見他的銀錢少，誑下北樓趕到大街。鴉兒娘二番又把北樓上，她叫我另接有錢的滴大爺。我言說，接客除非是王三公子，就是朝廷駙馬，公伯王侯，我也不接。鴉兒娘聽此話心中好惱，走近前就把奴家青絲揪；把奴家扔在塵埃地，用皮鞭就在奴家身上拋，打一鞭向一句，她向奴家我接不接。小奴家正在接上來挨打，大街上嘩啦啦來了一輛馬車，車上生姓沈名洪人稱員外，這本是有錢的滴大爺。沈洪來到北樓上，眼望着鴉兒娘叫姐姐。說是「大姐呀！為何你把你的姑娘打？」鴉兒娘說：「着我另接那有錢的滴大

爺。L有沈洪花了銀子五百兩，立逼着奴家上了車。我只說，賣到他家作妻作妾；不料想他那正頭妻交往趙郎賊土匪。賊趙郎大街上買的毒藥散，毒酒害死沈洪員外爺。他那正頭妻，說小奴結交奸夫把本夫害，她把那人命之事往我身上踢。洪洞縣生女監八個多月，許多的冤屈事在我腹內慙。太原府來公文奴家起解，準備着進得城去把我的頭截。此處死了還有個回國尸首，進城死了個兩半截。S

蘇三女從頭至尾說一遍，解役張公把話曰。

百蘇三從頭至尾，告叙一遍。張公一聲叫道：S蘇三哪！你這一說，我才得明白。既然如此，你有這大冤屈之事，有冤無處兒去告，老漢我現已明白。你莫要耽驚害怕，但等進得城去，暫且我不交公文，不把你稟在衙門，找一個小的店房，傳與你

一套供，讓你背個滔滔滑熟；但等過堂的時節，管保你人不能死。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本情這人不是你殺的，也不是你害的，難道一說，還能於搭在你的頭上嗎？蘇三！起來跟我走！但等過堂的時節，你聽老漢之言，管保你平安無事。起來，咱們快點走吧！S蘇三尊道：S張伯伯！我這兩腳疼痛，一步也難以行走了！S張公說：S你瞧瞧，你兩腳疼痛，一步難以行走；老漢我有心指你幾步，真可嘆男女授受不親，恐怕人家說長道短。老漢我這大的年紀，我不肯担這一點臭名。S蘇三說：S張伯伯！好人一定是好人。S張公說：S那麼着，來！我指你幾步。S那張公騎馬式一登，蘇三伸描花腕，摟住張公的脖子，要進城來了。

有張公把腰兜子，指起蘇三女娥眉，橫身站立邁兩腿，眼看着金烏墜沒天要灰。眼看要到太原府，城門接子三疊水，簾子金槍頭巍巍護城河，長流水，打魚的小船面倒挽。黃花魚胆小溜着邊裏浮，大嘴的鯉魚，瞪着他不大點的小眼睛，咧着那大傘傘，呼哇呼的把水吹。城門洞子比作仙人洞，眾人等未未往往一大堆。車走吊橋如擂鼓，馬踏塵土起光灰。有張公指着蘇三把城進，又聽見三聲大砲賽打雷。在前邊跑開許多對子馬，馬上將，身穿甲冑頭戴盔。兩口明鑼開着道，刀斧手提刀敲雙眉。上打了一把紅羅傘，把下邊八抬八跨轎緣圍。

衆明公要向來的那一個？這本是王三公子十八魁。蘇三起解一輩古段，古版正傳說下回。

回窰辨踪

朔九隆冬天氣寒，在寒窰困着一位大賢。呂蒙正運沒未時把齋趕，在寒窰撒下小姐劉金川。劉小姐站在窰門外，抬起頭來抱怨天：曰小奴家一十七歲未婚配，高搭彩接御街前；公伯王侯我不打，打着蒙正貧生員。我的爹嫌窮多愛富，吩咐院公和丫鬢，前府門趕出呂蒙正；後府門，趕出奴家劉金川。俺夫妻出離劉相府，只落得五里寒窰把身安。想當年在相府，吃的珍饈和美味，到如今，粗茶淡飯不能粘；想當年在相府，穿的綾羅和綢緞，到如今在寒窰，粗布衣衫着線縫。想當年在相府，鋪的是閃緞褥子蓋的是閃緞被，到如今在寒窰，身鋪草簾頭枕磚。奴丈夫，日蓮寺裏把齋趕，到至如今未回

還。丈夫哇！有齊無齊你回來吧！回到寒窰避風寒。〇

劉小姐正然把夫盼，劉相府來了院公和了鬢。院公拉着一匹高頭馬，馬鞍喬，馳着一套被褥一條毯；還馳着二斗黃小米，牛羊二肉酒兩罈；還有五十斤雪花麵，還有靴帽共藍衫；散碎銀子五十兩，小丫鬢擎着兩串過年的錢。行走來到窰門外，走進前見了姑娘就請安。

姑娘說：〇你們不在劉相府，來到寒窰為那般？〇院公說：〇老爺今天早朝上，老太太差了我们到這邊；這些個東西跟你們送，叫你夫妻過新年。〇劉小姐兩聽淚賽兩點，〇還讓老娘牽掛咱！〇叫〇院公！你要回到劉相府，這點小事跟我瞞！了鬢回到劉相府，見太太你與姑娘去向安！〇

院公了鬢揚長走，再說蒙正趕齋難。呂蒙正，目蓮寺裏把齋趕，今天趕齋赤手空拳。往日同撞鐘三遍才放飯，今天，用了齋來才把鐘喧。一行走道心暗想，抬起頭來抱怨天：〇像我這滿腹的經綸不能中，像人家文章平常作高官。趕多怎，一步登在鰲頭上，撥開浮雲見日天。〇呂蒙正思想想往回走，西北忽然陰了天，大雪止不住的紛紛下，亞賽鷄毛雨一樣般。只下得，家家戶戶亞賽銀安殿，面前比着首陽山。伯夷叔齊哥兒倆，凍死餓死山裏邊。常言說，腊月裏的花子快如馬，只落得胳膊肘堵肚子手把肩。一路好跑來得快，窰門不遠在眼前。未在窰門低頭看，〇是怎們男女脚印全踹嚴；男的走，女的送，走走送送不一般。不用人說明白了，賤人她把我的窰門翻。你未曾着實想一想，我也是個文生員；凍死不烤灯頭火，餓死不把盜偷飯餐。〇

呂蒙正邁步搖身往裏走，轉過小姐劉金川，向丈夫曰：今天趕齋你冷不冷？今天趕齋你寒不寒？呂蒙正說：曰：腊月的天氣為何不冷！腊月的天氣為何不寒！曰：小姐說：曰：這不是酒，這不是肉，喝上幾氣解解寒！曰：蒙正說：曰：腊月的天，小末子比着珍珠貴，那免來的酒肉到這邊？曰：也是小姐愛耍笑，笑嘻嘻的便開言：曰：丈夫你目蓮寺裏把齋趕，為妻我站在窰外邊。那旁邊來了一匹高頭馬，馬上君爺正少年。我把他讓在窰門裏，我與他燒了點熱水避避風寒。這些東西給咱們倆，讓咱們夫妻好過年。曰：叫曰：丈夫！睁着個眼來合着個眼，你莫把兩眼全睜圓！常言說，有錢的人們大三輩，幹甚麼不是為吃和穿。曰

呂蒙正兩聽翻了臉，大罵曰：賤人信口胡言！可嘆你是千金體，你的爹爹作大官！俺蒙正，縱死不烤燈頭火，我也是個文生員！曰：呂蒙正越說越惱越有氣，伸手抄起半截磚。眼看小姐要挨打，劉小姐笑嘻嘻地便開言：曰：丈夫暫且請息怒，細聽奴家說實言！你上那目蓮寺裏把齋趕，劉相府來了院公和了鬃。院公拉了匹高頭馬，馬鞍褥耽了一套被褥一條毯；還有二斗黃小米，還給你，耽來靴帽共藍衫，散碎的銀子五十兩，了鬃等了過年錢。這些東西跟咱們送，讓咱夫妻過新年。曰

呂蒙正兩聽沒有了氣，兵擊擊扔了半截磚。他夫妻正然把話講，算了算，今天腊月二十三，家家戶戶糖菓來祭灶，他夫妻沒有紙，燒了文章整三篇。一燒文章不要緊，灶王老爺帶上天，玉皇面前寫本見，在窰窰困着東斗星官。第二年，萬歲開了南華遠，呂蒙正，三

鼎甲上中狀元，當朝一品為宰相，劉氏小姐是大賢。

回鑾辨踪一輩古段，說好說歹，在其位的請色涵！

出潼關

紅顏薄命果是實言，美貌女子好可憐。可嘆姑娘張紫燕，被揚林納
在歌妓裏邊。張紫燕夜晚坐在上房裏，面對銀灯血淚涓涓，可嘆
爹娘死得苦，到此如今未報仇冤！那一天，奸王楊林設擺酒宴，把
奴家叫到酒席筵前。酒席筵前學錦唱，看見秦瓊將魁元。奴愛秦瓊
英雄好漢，心想着咱二人成其並頭蓮。俺二人成其百年夫婦，着秦
瓊與我爹娘大報仇冤。〇
紫燕正然心暗想，打外邊走進小丫鬟，見了姑娘飄飄拜，口尊曰姑
娘請聽言：太太保看着秦瓊有破綻，他言說秦瓊是反官。太太保回
在中軍帳，大帳對着王爺言。老王爺今夜晚上帶了酒，單等明天把

他傳。把他傳在中軍帳，我看他項上人頭不能安。〇

紫燕聞聽心害怕，羞惱交怒把話言。描花腕一指小丫鬟，〇軍中之事不用咱們婦道人管，大胆的丫鬟快去安眠！〇嚇得了髮睡了覺，再說紫燕女婢娟。紫燕上房心暗想，腹內輾轉好幾番：〇有心不把秦瓊管，準必他一命歸陰間。秦瓊一死還罷了，是何人對我爹娘報仇冤？奴不免捨死忘生盜趙令箭，打救秦瓊出潼關。〇紫燕身下牙床下，小金蓮踏地平川。出了上房来得快，中軍帳不遠在眼前。紫燕進了中軍帳，只嚇得頭上胆战心寒。又只見奸王楊林安了寢，秦太保就寢安了眠。〇小奴夜晚盜令箭，除非奴家扮成男。〇張紫燕，戴上楊林紅風帽，身上又把甲冑穿，十三扣紫玉帶腰中繫，地下把楊林的靴子穿；金蓮小，靴子大，腰帶子就把靴腰纏。手裏擎着金

批箭，腰中跨着劍連環。紫燕邁步往外走，夜晚未在大街前。

張紫燕，黑夜間未在大街上，轉過更夫把她擒，眾位更夫高聲喊：

〇大胆的賊人來詐關！〇一行說着取索鍊，如狼似虎往上攏。紫燕

一見奉令箭，〇胆大的奴才把眼剜！今夜晚我奉了王爺的令，一到

關外查營盤。〇眾位更夫忙跪倒，〇差官大人招待咱！〇紫燕說：

〇大人不把小人怪，我向你，秦爺的公館在那邊？〇更夫說：〇往

南走出半里以外，閃出房舍七八間；門上有銅環，門外有柵欄，還

有八角井一圓，那是秦爺他的公館。〇張紫燕翻身迤正南，果不然，

往南走了有半里遠，閃出房舍七八間；門上有銅環，左左右右柵欄，

這本是秦爺他的公館。張紫燕怕呀怕的扣打門環。

秦叔寶，在客廳正把兵書看，又聽見外邊扣門環。站身形他把燈籠

點，邁步搖身往外翻。用手開門兩扇，原本是來了一位差官。恭而敬之往裏讓，攜手攬腕往裏翻。入客廳，公為賓主落了坐，紫燕有語便兩言：「秦爺你莫學我當作男子漢，我本是一位女婢娟。」二爺聞聽這些話，「差官不必要笑談，我好比坐懷不亂柳下惠，又好比財色不貪的閔聖賢。」紫燕說：「我說此話你不信，等奴與你改改容顏。」張紫燕折了楊林紅風帽，露出青絲髮一團，四鬢刀裁明油亮，鬢腳斜插破金簪；她把甲冑急忙卸下，露出來血裏紅的翠花衫；她把靴子扒了去，露出來零零點點小金蓮；在懷中掏出一付燈籠墜，帶在兩耳以上邊，尊聲「秦爺你把我看，你看看我是女來我是男？」

二爺一見把頭點，問「姑娘！姓甚名誰你對我言！」姑娘說：「我的名兒張紫燕，被楊林納在歌妓裏邊。我的一隻爹娘被他害，到至如今未報仇冤。那一天，奸王楊林設擺酒宴，把奴家叫在酒席筵前。酒席筵前去彈唱，看見秦爺是將魁元。奴愛秦爺是條好漢，心想成了五頭蓮。咱們二人要是成其百年夫婦，秦爺你與我爹娘報仇冤。不料想大大保看到你傳，到大帳對着王爺言。老王爺夜晚帶了酒，單等明天把你傳。把你傳在大帳裏，管保你項上人頭不能安。小奴家捨死忘生盜來的令箭，打救秦爺你快出潼關。」二爺聞聽是是！「尊曰姑娘！咱們兩個快出關！」紫燕擺手「不中用，秦爺不必牽掛咱！我說此話你不信，你聽聽大門外邊扣大門環。」哄得二爺往外走，中了姑娘巧機關。張紫燕，双刃的寶劍出了鞘，急忙放到玉脖肩，描花腕一帶喀嗒嗒地响，健抹玉像鮮血直攏。死尸

往後內兩內，光噹噹摔在地平川。

記下紫燕廢了命，再把秦瓊言一言。秦叔寶，行走到了公館外，看了看冷冷清清没人烟。曰不用人說我明白了，想必是中了紫燕巧計。曰二爺未在客廳裏，見姑娘死尸躺平川。二爺一見淚賽兩點，曰可嘆姑娘死得可憐！俺秦瓊到後未得地，一筆勾銷無話言；秦瓊如要得了地，把死尸埋在秦爺墳裏邊。曰秦叔寶雙手端死尸往外透，出公館用眼觀，看見了八角井一園。把死尸骨碌碌摔在八角井，搬了塊方石井口蓋掩。二爺回到客廳裏，回到客廳扮差官。戴上一頂紅風帽，身上他把甲冑穿，手裏拿着金批令箭，腰中跨好劍連環，背後背着熟銅鎗，公館外韜好黃驃馬心猿。秦叔寶，扳鞍認證上了馬，鞭鞭打馬要出潼關。二爺未在大街上，眾位更夫把他捆。

眾位更夫高聲喊：曰大胆的賊人未許閑！曰一行說着取索鍊，如狼似虎往上攙。二爺馬上奉令箭，曰大胆的奴才全把眼剜！今夜晚我奉了王爺的令，一到關外察營盤。曰眾更夫聞聽忙跪倒，曰差官大人担待咱！曰二爺說：曰大人不把小人怪，急急忙忙快開關！曰門軍聞聽那敢怠慢，慌忙開鎖除了拴。鐵葉雙分分兩扇，秦叔寶鞭鞭打馬出潼關。

紫燕盜令雖是古段，說好說歹眾位色淫。

朱買臣

朔九隆冬雪花飄，朔風擺動腊梅梢，喜鵲登枝梅花落，柳楊垂枝賽銀條。雪花不住空中落，青石橋改成白石橋。接台殿閣似粉單，風吹雪花填滿濼。孟浩然踏雪尋梅觀冬景，失迷陽關路一條。有一位不得志的賢臣把柴打，衣單體寒離草茅。頭戴一頂鬧花帽，身穿一件空心袍，腰繫絲絲疙疸挽，一隻草鞋紮得牢，上西北山兩手如冰把柴打，偏趕蒼天降鵝毛。大雪不住紛紛下，朱買臣努力他把柴担挑，步步踏雪來得快，自己窰門來到了。外邊把他柴担擡，走至進前把門敲。玉天仙翻身把床下，窰窰門用眼她把買臣瞧。叫曰窮酸！今日打柴回來得早？這担乾柴也不夠烏鴉一口呀！

朱買臣一言不發往裏走，進茅屋打開書本仔細瞧。天仙一見心好惱，叫聲曰窮酸你聽着！大奶奶許配你無能之輩，又缺吃米又少燒。常言說，酒肉的朋友，柴米夫婦，沒柴沒米，咱們兩兩交。趁我青春在年少，重到婆家把日子熬。☹

朱買臣聞聽哈哈大笑，尊聲曰賢妻你慢慢的熬！前朝倒有幾輩古，丈夫今天對你學：列國有一位不得地的蘇季子，他哥嫂把他瞎眼熬。有一位不得地的姜呂望；伍子胥當年品過蕭。這是前朝幾輩古，不得地，到後來一品的王位在當朝。你別看挑紅柳綠三春景，比不上我這冬夏常青松柏梢。雖說我虎瘦雄心在，上蒼不能久因我英豪。江南的才子我算頭一位，滿腹經綸夠九霄。單等國家開科政，凌霄閣上把美名標。頭戴爺家烏紗帽，身穿爺家蟒龍袍，腰繫國家藍田玉，

脚登爺家靴皂朝。丈夫做官娘子掌印，平必你頭戴鳳冠，身穿霞帔，

玉帶橫腰。☹

天仙聞聽心好惱，皺眉她把銀牙咬，叫曰窮酸！夫腦袋怎麼戴爺家的烏紗帽！洒肩膀難穿爺家的蟒龍袍！刺姑腰難繫爺家的藍田玉！報喪腿不能穿爺家的靴皂朝！你也不能把官做，大奶奶不想戴鳳冠。☹夫妻二人正爭吵，聽見外邊把門敲。朱買臣開門用目看，原來是王老媽媽来到了。王老寡行走把窰門進，曰姪兒姪婦你聽着！為甚麼你夫妻胡吵鬧？不為吃就為燒？大媽我跟你們送來了二斤麵，三百銅錢六個火燒。你夫妻二人去用頭飯，上山打柴，天氣晴了雪化了。☹天仙聞聽眼落淚，曰王大媽的恩情比天還高！大娘在床上並且請坐！姪婦有語對你學。皆因我許配朱買臣無能之輩，又沒吃又缺燒。我

心想着他寫封休書休了我，趁我青春在少年，另找個婆家把日子熬。
朱買臣的心腸狠，再三不放我出籠牢。王老寡撮手說：「不好！姪
婦講話理不高。常言說，撒前夫，穀子苗，抓鬚夫妻情不薄。學一
個孟姜女把長城哭倒，祝英台拉死在荒郊。你別效太公之妻名馬氏，
休姜尚上蒼看不公着五雷轟了。」天仙聞言心好惱，王婆子你把
舌根嚼！你王門別管朱家的事，慌忙你跟我離草茅！急速你跟我滾
出去！再不走，怒惱藉你個老白毛！王老寡聞聽心害怕，慌里慌
張出草茅。只聽撲通一聲响，撒了麵扔了火燒，——原來是下雪把她
滑倒。

按下個王老媽媽且不表，再把天仙說一說。急速洒了個大光勝，伸
手抄起把切麵刀。她砍買臣下毒手，前一刀後一刀；可把買臣魂吓
跑。朱買臣萬般無計奈，硯台石上蘸筆搦。桌案鋪上一張紙，哈腹
搖頭把書調。上寫朱買臣三十單二歲，下綴着與天仙不要了，皆因
家貧養不了。張王李趙許她嫁，買臣不圖她半分毫。要有半點追悔
意，送在當堂大板敲。打上手摸與脚印，休書扔到地飄搖。叫「天
仙！我把休書交與你，急速與我出草茅！任憑你俊鳥出籠逃活命，
刺下我這孤鳶守鐵巢。」
有天仙伸手把休書檢，慌里慌張出草茅。你看天仙心腸狠，她把思
愛夫妻一筆勾銷。急速邁步來得快，娘家的家門来到了。行走她把
上房進，見她的父親上邊坐着。王天仙兩眼落了淚，尊聲「父親聽
兒學！你看買臣心腸狠，他將女兒我給休了。」老文撮手說：「不信！
朱買臣學富五車滿腹經綸才儲八斗，他不能把我的女兒你給休了？」

天仙說：「父親待要不憑信，現有休書你老瞧！」老文把休書接在手，心中惱怒皺眉梢。叫「買臣！年裏供柴月供米，你不該跟老夫這等不合喬。知者的，他說你家貧養不了；不知者，他倒說老夫傳授不高。」天仙說：「也是我跪着將他哀告，朱買臣心狠不要了。」老文說：「不要也好，也不必跟他苦守艱熬。」天仙說：「不要的好，老爹爹又得把心操。常言道，一個女兒，三輩子禍害，老爹爹無故又上這一遭。」

父女二人正爭吵，偏趕得巧，來了個說媒的叫王二毛。三言兩語說停當，說南庄有一個石匠叫狗兒老條。石匠有四十畝水糧地，二百吊錢儲放着。擇了個良辰接過去，吃得好，穿得高。王天仙賤命掃帚犯三敗，過門未有三年整，她把個石匠妨壞了。活人妻，了不了，

四十畝水糧地，二百吊銅錢都落乾了。差甚麼？這敗家這麼快？王天仙自從過門瞎胡吵，到早晨烙餅煨羊肉，到午時雞子打酒湯麵條，到夜晚淨米綠豆煮水飯，三六九日把偏食色。每日兩遍攪頭三遍洗臉，你看她會稽不會稽！

張石匠打磨礪瞎了一個眼，嗚呼哀哉赴陰曹。王天仙落得無其奈，手擎棗棍懷抱瓢，挨着門裏把飯討。再把朱買臣學一學。自從他休了天仙女，一步一步要登高。白天上山把柴打，夜晚不眠把書瞧，如囊螢，如映雪，身雖勞，學不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頭懸樑，錐刺股，漢磚生透，鉄硯磨穿，苦把文章熬。趕到聖上開科放，朱買臣凌煙閣上把美名標。官居本郡作太守，奉旨意回家祭祖走一遭。到城東遇上個貨郎張別古，他跟天仙把信捎。

玉天仙聽說前夫得中了，扔了棗棍摔了瓢。慌里慌張來得快，趕到城南八里草橋。跪在馬前苦哀告，說是曰為妻我又來了！曰朱買臣勒馬留神看，曰原來是玉天仙大賢人你又來了？在我家三番五次把你勸，一次一次的把我馭。你言說，尖腦袋不能戴爺家的烏紗帽，涵肩膀不能穿爺家的蟒龍袍。你看我碰着了，頭戴爺家烏紗帽，身披爺家蟒龍袍，腰繫爺家藍田玉，我這報喪服，登上爺家的靴皂朝。自從你別門去改嫁，掌印夫人你摸不着！曰天仙說：曰別當我別門改了嫁，權當我串了個門子又回來了！曰尊聲曰丈夫收下罷！自幼兒的夫妻情不薄。曰買臣說：曰你懂夫妻情義重，馬前跟你潑下水一杓。你要收起這杓水，掌印的夫人你得了。曰婦道人家見識淺，曰那怕十杓共八杓！曰朱買臣吩咐人曰你快潑水！曰馬前潑了水一

杓。天仙一見那怠慢，捧了又捧包了又包。那有撒水還收起？連泥帶水收了半杓。羞愧難當難回轉，三頭拉死在草橋。

疼姑娘後悔

瞻瞻青天不可欺，未曾居意神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早晚與
未遲。牆上畫馬不能騎，打春的老牛拉不得犁，紙糊涼船泛不得海，
兜媳婦當不了親闺女，樹粗繩短拴不住馬，好蘿蔔當不了大鴨梨；
我說此話明公不信，豁豁嘴一輩子也不能吹橫笛。勸明公吃飯總是
家常飯，穿衣還是粗布衣；家常飯，粗布衣，知冷知熱抓髻夫妻。
有一位老太太偏心眼，不疼兒子，不疼兜婦，一心要疼他的闺女。
老太太她到有四十年糧地，還有十畝好園子，牛腰包祿有兩個，
還有一百串老康熙。論大理這點東西倒也够用；她闺女挑唆老娘跟
她哥哥小傢俱。老太太願意跟她姑娘去，不樂意跟着兒子和兜妻。

老太太自從到了姑娘家下，服侍照應到不離，今天吃的是蒸饅饅，明天就是打酒麵，不是烙餅就是宰雞；數日斷不了魚和肉，三六九還與太太整大席。哄的個太太沒主意，給了她許多的好東西。詎過來四十畝米糧地，還有十畝好園子，牛腰色狀詎過來了個，還有一百串老康熙。

許多的東西詎到手，她囤女背地兒教女婿，曰許多的東西詎到手，為什麼養着這個老婆子？要依為妻我的主意，倒不如把她趕出去。曰她女婿聞聽這些個話，搖頭擺手說：曰使不的！你只管把咱的老娘趕在門外，傳留看到後來，那有個作娘的疼囤女？曰他媳婦說：曰等明天你不喝酒假裝三小醉，不是打狗就罵雞；只要為妻三兩句，不用趕，管保她自己滾出去。曰

女婿聽了媳婦的話，又打狗來又罵雞。老太太一見心害怕，苦地裏問囤女：曰為娘我，那兩天就在你家住，服侍照應倒不離；這兩天就在你家住，是怎麼我的姑爺改脾氣？曰姑娘聞聽這句話，一轉身抹點吐沫沾沾眼皮，尊曰老娘！你自從到了我家下，你的臉痰冷涎吐幾幾，呵得你的姑爺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覺，他為什麼不打狗來就罵雞？曰尊曰老娘！再等三天要是不走，你的姑爺說「抽掉你的筋來活剝我的皮！」曰老太太聞聽心害怕，出言有語叫曰囤女！那怕為娘去討飯，不連累女兒受委屈。曰叫曰外孫兒！你與姥姥拏拐棍！外孫女，把姥姥攙出去！曰外孫聞聽心好惱，外孫女罵了一聲曰老東西！你為何不在你家下，到我家淨吃這些好東西。曰越說越惱越有氣，撲騰騰把太太推倒了水坑裏。外孫過來揪住小篋，外孫女兒拉

住衣；拉的拉，拽的拽，把太太拽到城西裏；回家來插上大門笑嘻嘻，這點事兒辦得也不難。

記下他奉家歡樂且不表，再把太太提一提。到白天挨着門兒去要飯，到夜晚移到古廟去投宿。東北風一刮天氣冷，老太太一陣一陣反尋思：「我有心回在我的家下，怎見兒子和兒妻？再說不回我家下，準必一命命歸西。」低下頭思思，「待我捨了老面皮。」正走之間來得快，來到自己大門居。手款門板高聲叫，再叫兒子和兒媳，「開門罷！開門罷！沒主意的老娘回家裏。」

兒子和兒媳兩扇，看見老娘着了急，尊「老娘！你為何落下這般光景？你對孩兒提一提。」太太說：「也是為娘無主意，可嘆那們些個東西給了周女，為娘落得要飯吃！」兒子和媳長嘆氣，尊「為娘

你向孩兒說怎的？」叫「賢妻，你把咱們的母親攙進去，給她烙，再宰兩個大肥雞。」

吃喝已畢先解餓，然後與太太就換衣，孫子過來拉住手，孫女過來拉住衣。孫子說：「那兩天想奶奶，想得還好受。」孫女說：「這兩天想奶奶，想得我茶也懶得用，飯也懶得吃。」孫子說：「大八件的點心抽屜裏放。」孫女說：「我跟你存了兩個大鴨梨。」老太太聞聽心歡喜，再叫兒子和兒妻，「跟我走來跟我走！跟我一到大街裏。」老太太一隻手拉着孫男和孫女，這隻手拉着兒子和兒妻，「跟我走來跟我走，對着黎民提一提。」太太跪在大街上，尊了聲「黎民百姓要你得知！眾黎民聽了我的話，疼兒子，疼兒媳，千萬萬千莫疼周女！我說此話如不信，老身我疼周女落得要飯吃。常言

說，「樹葉兒就向樹底下落，瞎心的姥姥死眼子的姨。」
要有那疼兒聽了這個小段去，他倒說這個小段編得也不難；疼女兒
的聽了這個小段去，搥得罵這說書的。你不論怎麼罵我不惱，你不
該罵這編書的。

學說話

一個人姓李，一個人姓王，一家一個少爺，姓李的家中這位少爺，
名叫李大興；姓王的家中這位少爺，名叫王二蘑菇。姓李的跟姓王
的，二位老先生，往北磕頭盟兄弟，姓王的大，姓李的小。趕到這
一天，李先生覺得悶悶不樂，備上一頭毛驢，心想要到盟兄家下，
借上一部三國，回來唱，消愁解悶。李先生牽着毛驢，出了村庄，
扳鞍認路，上了這頭毛驢，三里地轉眼之時來到。來到王家庄，下
了毛驢，手掣鞭繩，來到盟兄大門以外。推了推大門緊閉，啪啪
一敲大門，偏趕王先生沒在家下，王二蘑菇開開大門一看，原本是
盟叔來到。王二蘑菇說話愛轉文，滿臉帶笑說話：「開開門戶，原

本是盟叔，毛驢拴在垂楊柳樹，請到茅屋，有盃苦茶所敬。李先
生把頭一點，暗暗說道：「盟叔教育不錯，真正讀書之人，說話好聽。」
把驢拴在樹上，跟着王二蘆葦，來到上房落坐。李先生問道：「王
二蘆葦，你父那廂去了？」王二蘆葦說：「提起我父，常常跟老和
尚在一處，不是下棋，就是觀書。」李先生說：「甚麼時候回來？」
王二蘆葦說：「看高興不高興，高興回家，不高興與老和尚一處同
宿。」李先生說：「未未未呀不要緊，找到你家，不為別事。」
沒等得說出來，王二蘆葦媳婦，打了一杯苦茶，與他盟叔擺下就走，
李先生說：「……我持來借你們的三國看看；看完，我就與你
送回來。」王二蘆葦手指說話：「提起此物，是我父的愛物，盟姪
不敢作主；我要敢作主，情願送與盟叔，莫說你老人家看看送回，

就是不送回來，這也不算甚麼。」不樂意，不借得了；他偏說不能
作主，李先生無話應答。抬頭一看，迎門掛着個中堂，連聲喝彩，
說這個中堂寫得好，這算甚麼畫？王二蘆葦說：「晉朝右軍字畫。」
李先生無話應答，氣氣昂昂，往外勾連，把驢解下來，騎着就走了。
來到他家，李大興一接他爹的驢，他爹把李大興扔倒就打。大興說：
「爹爹！打我為甚麼？」他父言道：「我上王家莊你盟大爺那塊兒，
前去借書，我一敲門，你兄弟王二蘆葦出來了，照人家的話，出來
得多好聽，人家說，「開開門戶，原本是盟叔，毛驢拴在垂楊柳樹，
請到茅屋，有盃苦茶所敬」。我把驢拴好，到了他家。我問「你父
上那兒去了？」王二蘆葦道，「提起我父，常常跟老和尚在一處，
不是下棋，就是觀書」。我說，「回來不回來？」人家說，「看高

興不高興，高興回家，不高興跟老和尚一處同宿，宿到和尚廟，就
不回来了，盟姪跟我講話，姪媳打茶，搭下就走，我一說借人家
的三國，他不說不借，拏話繞我，人家用手指點着說「提起此物，
是我父的愛物，盟姪不敢作主，要敢作主，情願送與盟叔」。不借
給我，怪沒意思的，連門掛着中堂，我一說這中堂好，人家說，「晉
朝右軍字畫」。光說我打你，你會說這些話嗎？」李大興說：「為
這個打我呀！你說的這些話，我是全然記住，你騎着這個驢，叫我
盟大爺去，我把大門閉好，單等他來了，一句也不能忘，都得賣給
他。」李先生一聽高興，騎着驢叫他盟兄去了。李大興方才把大門
閉好，偏趕他娘舅上南東去了幾年，回到家中，看他老姐，也騎着
個驢，未到大門以外。推了推大門緊閉，啪啪一敲門板。李大興

他只說他盟伯王大爺的來了，把大門一開，你就不看看那是你親娘
舅！他不管那些事情，先記着他爹說的那些詞句。李大興說了話了：
「開開門戶，原來是盟叔，毛驢拴在垂楊柳樹，請到茅屋，有盃苦
茶所敬。」他舅舅這們一聽，就說道：「李大興哇！還是他媽的輕
輕挑挑的，雖說說話轉文，我是你娘舅呵！誰是你的盟叔呀？」他
舅舅把驢拴好，跟着李大興來到上房落坐，說：「李大興，你母親
勸？」李大興說：「提起我母，常常跟老和尚在一處，不是下拱，
就是觀音。」他舅舅一聽，不高興，說：「她甚麼時候回來？」李
大興說：「沒準！高興回家，不高興跟老和尚一處同宿。」他舅舅
正然不高興，李大興他媳婦端來了一碗茶，擺下就走。他舅舅不認
識這是剛娶的，他舅舅就問：「李大興，這個打茶的是誰呀？」李

大興手指說話：「提起此物，是我父的愛物，小姪兒不敢作主；要敢作主，情願送與盟叔！」他舅舅說：「你說的這是娘的甚麼話！」
李大興說：「晉朝右軍字畫！」

靈官廟

大清一統錦綉家邦，有道的明君萬壽無疆，萬民沾君皇恩浩蕩，感德佛爺教化百芳，在朝居官忠心盡命，赤心塗胆輔保家邦。北京城，世態炎涼浮華景况，時興的吹牛腿說大話，穿上幾件子好衣裳，相公下處煙花柳巷，男女離不了鴉片煙槍。北京城，二廟外有座靈官廟，出家的俱是些小姑娘。老姑子光正為方丈，不守清規敗壞佛堂，她不修福修善修緣簿，不掃地不磕頭素不燒香。又好似，偷寒送暖陳妙常；又好似，武則天重出世又還陽。她跟那滿朝文武有來往，交往的督撫中司和中堂。要有那良民的婦女把香降，老姑子買賣煙土買良為娼；要有那，官門公子把香降，小姑子引誘後禪堂，到後

邊入了迷魂陣，地窖子套筒外帶夾壁牆。七月二十老姑子的壽誕日，滿朝的文武與她增光。有一位巡城御史老爺來明訪，邁步搖身進廟堂。眼望着老姑子撮了撮手，再叫聲：「大師傅細聽心上，這不是香資銀整整五兩，不為的燒香得給你增光，待幾天廟後塑上你的影像，臉上的皺皺紋一掃而光。」老姑子回荅說：「不可！老爺你賞臉賜光我也不敢當，跟我走來跟我走，跟我一到待客堂。」老姑子就在頭裏走，御史老爺在後廟。御史爺來到裏邊看了看，許多的玩笑班子在廟堂：交戲法交的「三陽來開泰」；有一個說安城的，啞把那嗓子小綿羊；玉勛斗窩腰真有樣；馬三瘋子的大鼓書，開首說的是西廂。四大會班開了戲，出來進去出在兩方，這一邊唱的是捉曹符；那一旁唱的是孫夫人來祭江，這一邊唱的是三娘來教子；那

一邊唱的是二進宮，李艷妃來坐朝陽。又看見兩個「女當子」手提着酒壺來把酒讓：「眾位爺台聽心上，你們精神神唱幾氣，我替替光正我的乾娘，保佑着你們應作官的撫兩廣，那個地方黑土大烟小外的強，回京來不把我们姐兒忘，燒起那黑土大煙我們嘗一嘗。」御史爺眼望那旁看了看，那旁邊坐着幾個胖和尚。眾位和尚開言道：「再叫姑娘聽心上，你莫說他們作官的好，出家僧人比着他們強。不化緣來不化緣簿，不在大街叫化四方，靠着施主真有養，俱都是那裏中司和中堂，湏小打上一個善會，你們姐兒們一年也吃不光。那一晚上做喪事放燄口，把你姐妹想心上，引的我人心攪亂，手擎磬鐺不打磬，儘那師弟禿腦光。待幾天把你們接到我的寺院去，省得我出城入城兩發慌，牢一牢丟下馬子蓋，老姑子就是我的乾文母

娘！〇御史爺聞聽火往上撞，暗罵：〇逆死太張狂，單等我午時三刻入了都察院，不切你的腦袋瓜子算我窩曠〇！御史爺跟着光正往裏透，前面未在客廳門上，客廳門粘着一付對，才子題筆寫的強，上聯寫，〇庭有餘香，謝草鄭茵燕桂樹〇；下聯寫，〇家無別况，唐詩晉字漢文章。〇橫匾寫的〇皇恩浩蕩〇。裏邊的陳設比這外邊強：鋪一双仙鶴毯出在西藏。牙子板凳跳山机俱是黃楊。紙糊的頂棚賽雪洞，周圍裏俱是粉壁牆。靠北山摆了個條几案，看大致也不過丈二長。迎門擺着穿衣鏡，朱紅雕几列兩旁，雞毛掸子分五色，如意鉤孔雀翎在裏邊裝。在上邊色白清奇一軸画，古銅玩器放毫光。八仙桌子迎門放，烏木交椅一邊一張，桌圍裙椅墊俱是大紅緞。周圍的都是緞子鑲。銀打的茶壺盤上放，還有那迎賓待客花瓶茶缸。

迎門吊着一軸画，八仙慶寿王母娘娘。左右鑲成一幅對，這付對聯也不郎當。上聯寫，〇福如東海長流水〇；下聯稱，〇壽比南山松柏強〇。細看字体没兩樣，上邊落款小莊王。御史爺正然來觀望，靠南山放了一隻藤蘿床，金勾掛起藍羅帳，也有陰床也有陽；內緞褥子內緞被，斜枕靠枕鮮煌煌；煙灯煙杆煙盤子放，還有根紫檀木的大烟槍。御史爺看罷多會落下坐，打外邊來了兩個小姑子非尋常。新刺的腦瓜皮素清滑亮，較轆錢的俏皮膏一點不歪貼在太陽。身穿着，淡青僧衣露脖項，鮮紅的兜兜鎖練焦黃，腰中子搭在襪口上，紅綉子中衣大甩襖，標布襪子明緝臉，福字履的緞鞋靸了一隻，有一回茶盤端在手，裏頭還有小茶缸。茶盤擺在桌面上，打了個向訊站一旁。御史爺看罷多會心暗想，腹內輾轉暗打量，真可嘆老姑子

怎們把你們將養，像你這穿戴打扮，也抵是十三太保一樣強。老姑子光正兩言道：「尊聲老爺聽心上，未未未你就在我的牀上躺，我給你燒一口大煙你嘗一嘗。」御史爺聽說抽大煙的話，唬得他脊梁骨裏發了涼，他言說：「速煙土犯正在力氣頭兒上，交監科罪我可不敢當。」光正說：「你既作老爺沒胆量，聽我把話說當場，大班裏常常跟我來借賬，我交往的，紅頂中司和中堂。不是我今天來鬧嘍，地窖子暗藏着道光的兄弟小庄王。也不怕巡城的御史老爺來密訪，暗暗給他個陰功湯，我叫他回家去看老娘，去喝他的雜麵湯。」御史爺兩聽此話火往上撞，罵了聲：「逆禿太張狂！天作孽猶可為，北京城有道光。自作孽不可活，你把那滿朝文武看窩囊。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你把那六部三司看平常。」御史爺一行說着往外走，丹

腔用力喊聲長，吩咐一聲：「抓差事！」營兵步快往裏趨，有的是長的擗子短的棍，挽鉤套索加烏槍。胆大的就向廟後頭跑，掣過了紫檀木的大烟槍，就在褲兜裏裝。有兩個小姑娘子兩言道：「眾位爺台聽心上，你把我賣放一賣放，有兩雙扭麻花的赤金鐲子也够你們打飢荒。」眾人攔手：「不敢使！御史老爺在廟堂。」一行說着取鎖鏈，這邊鎖姑子，那邊鎖和尚。道光爺十七年抄這座靈官廟，丟下了不美的名兒傳遍四方。

遊西湖

人生在世天下遊，西湖美景數杭州。山又青，水又秀，金山竹影幾千秋。兩河岸，倒栽金線垂楊柳，挑杏花開水自流。遊花望景有人走，王孫公子飲酒在高樓。年年有個清明節，家家祭祖掃墳頭。許仙上坟來掉柳，回頭捎代把湖遊。許漢文行走來到金橋口，手把欄干看水流。但只見，金魚趕着銀魚鬥，黃花魚的胆小沿着邊兜溜，風擺荷花俱放葉，有的是「蛤拉巴子」和「蛆蛆」（都是蚌類）。許仙正看金魚鬥，二位妖仙駕風頭。二妖仙駕動妖風往前走，看見許仙把湖遊：「我有心上前與他姻緣成就；怕只怕，洩漏機關過不到頭。」低下頭：「有有有，何不着他魚兒自上鉤！」二位妖仙施

法力，下了股小雨兒冷颼颼。有許仙，渾身藍衫被雨濯透，搵不跟買一把雨傘趁早回頭。許仙買了一把傘，到河岸雇了一隻舟，梢公開船才要走，從正南又來了十八九十五六千姣百媚萬種風流沒兩臉的兩個大了頭。白蛇拉住青兒的手，出言有語叫：「白了頭，這陣子風雨好難受，咱主僕二人早回頭。」青白蛇站在河邊忙開口：「船家哥哥聽根由，把你的小船擺擺岸，俺主僕來就你的舟。你的舟價不用講，到了杭州任意丟！」梢公撒錨搭扶手，慌忙打掉攏住舟。青白蛇，金蓮小，跳板溜，要上船，趁悠悠幾悠悠。梢公提錨撒掉板，急急忙忙開了舟。白蛇這裏開口道，眼望着青蛇叫：「白了頭，這陣子風雨多難受，隨我一到船裏頭。」青白蛇要把船艙進，許漢文慢內二目看根由。眼望外邊瞅了瞅，打外邊進來兩個大了頭。大

的不過十八九，小的也有十六秋。二位姑娘多受看，十八九歲梳油頭，黑鬢鬢青絲如墨染，姑娘使的生髮油。在前邊，斜分三角西瓜頂，髮鬢臉像襯如意鉤。在後邊梳着大抓髻，一邊一個大鬍頭，偏花正花戴兩朵，左鬢角插一朵，閃藍壽字大絨球。幾伶伶的好看眼，兩道柳眉秀縷縷，江南官粉搽滿面，蘇州胭脂塗嘴頭，懸胆鼻子櫻桃口，玉朱銀牙口內收。姑娘她在嘴裏噤的是砂仁冰糖薑蔥，光為的說句話乾巴巴細甜香脆，沒有邪味外帶着肉頭。兩耳上戴一付灯笼籠，環套環素鈎套鈎。漂白的小脖頸兒把銀鎖鍊露，不用說，姑娘靠身帶兜兜。紅的是兜兜，白的是肉。在胸前露出素鼓臃臃鼓臃臃細蜜蜜甜的两个窩窩頭。上穿夾襖是湖縐，銀板釵一大溜，四角色雲挖點雲勾。小胳膊，好一似南洋湖洗了泥兒刮了皮兒的白花藕。

十指尖尖賽笋頭，金銀戒指戴滿手，赤金的獨子泥獸鉤。中衣穿的鴉哥綠，那種綢子一錢厚，颳大風，打不透，下大雨，濯不漏；你還得坐在屋裏頭！也不是口縐湖縐花洋縐，也不是哈喇嘩噦鵝緞縐，原本是打杭州買來的進禮的老宮縐。紫金褲腿紮得瘦，絲綿帶子五色總頭。小金蓮說三寸，也不夠，上尺批，也不過二寸八釐六。鞋尖萬字不到頭，造就的獅子滾繡球。姑娘繡鞋多好看，腳底下登着兩塊木頭，前邊薄，後邊厚，當中間亞賽小龍溝，不把水流。為甚麼下邊不流水？又恐怕走路我勛斗！許仙看罷多一會，二女子真正是千妖百媚萬種風流。記下許仙未觀看，再把她主僕說根由。青白蛇就把船艙進，見一人坐倒艙裏頭，鴨尾巾冠頭上戴，有塊美玉安頂頭，毛藍色大衫穿一件，黃絨絲線把腰抽，標布襪子明緝臉，有

雙緞鞋雲子鉤。青白蛇看罷多一會，尊聲：曰大哥聽根由，咱們倆在此那塊見過面，我只覺着一陣一陣好面熟！曰許仙說：曰你說咱們兩個見過面，我向你家住那府在那州？曰白蛇說：曰我家住雲南年深久，隨父做官到杭州，貴州的正堂本是我的親娘舅，我父拜相封過侯。我上無三兄下無四弟，白門無子把奴家丟，白素真的名兒就是我，小青兒這是我使喚的僮子頭。尊大哥！你向我來我向你，你家住那府在那州，你今年歲數多們大，尊姓高名住那樓？曰許仙說：曰向我家來也不遠，我家住到城裏頭。姐丈家中開藥舖，因來無事把湖遊。他三人，話也說，船也走，一側一晃，來到杭州南門外頭。擺住小舟，稍公撒繡搭扶手，他們三人下船舟。許漢文，背地眼兜裏，把船錢候，有稍公一五一十把錢苗。他三人下船帶伴

走，驚動了大街上三教九流士農工商五行八作在過營裏潦倒幫男女老少把話講究。老大有語叫老二，再叫老三聽根由：曰你來看，許漢文真正年幼，遊西湖拐了來了倆丫頭！且不言衆人間談論，許仙聞聽點點頭。停身站立把話講：曰二位大姐聽根由，今天你們走，我不走，我今天就在我姐姐家宿。曰白蛇說：曰你不走來，我也不走，咱二人就在一處宿！曰許仙擺手：曰不得能够，外人知曉胡講究。曰白蛇說：曰大哥呀！我看你又不欲來又不便，是怎們鋼刀劈不開你這死榆木頭！既然大哥你不走，口尊哥哥聽根由，把你的雨傘借與俺，打發我主僕二人早回頭。女孩家，借傘容易，送傘不得能够，等明天你取傘一到我家遊。我家住到紫竹巷口，大門緊對過街牌樓，漢白玉的台階有七八磴，五脊泰山垂花門樓，東西廂房多

高大，還有五間好高樓，大門外有兩棵垂楊柳，光拴驢馬不拴野牛。出來進去無人走，就是俺十八九十五六沒出閣的倆丫頭。明天取傘我家坐，有點密事把你求！曰真正是白蛇看，許仙瞅，鋼刀割不斷的柔情悠。許仙急忙遞雨傘，小青兜接兩傘與她姑娘遮油頭。言罷語盡分了手，白蛇臨走把情丟。

白蛇傳

從來佛法最無邊，常言說出家容易得道難，修仙養道成佛祖，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峨眉山有位白娘子，一點忠心配許仙。許漢文金山寺裏去還愿，他跟法海把道傳。老法海與許仙機關洩漏，言說許仙被妖纏。這一天法海打坐蓮台上，再叫：「徒兒名許仙，師傅命你把山下，你夫妻雙雙得團圓。」許仙聽此話抖抖打戰，口尊：「師傅請聽言，你命徒兒回家轉，我一命准被妖魔纏！」法海撮手：「無妨事！你把這如來佛的寶貝帶下山。把寶貝帶回你的家下，降妖怪他當先，大約妖魔不敢傍你的邊！」法海就把佛鉢遞，許仙接鉢下高山。一順盤道往前轉，猛抬頭有一座長江把路攔，波浪滔滔好

大水，想要過河難上難。許仙正在為難處，打上稍蕩飄飄，飄蕩蕩，
下來一隻打魚船。許漢文丹腔用力梢公喚，梢公落蓬挽住船。船到
江崖搭跳板，許漢文手托寶貝上了船。吩咐一聲：「撒跳板！」搬
舵搖櫓急賽箭穿。許漢文生在船頭上，忙瞬二目水上觀，但則見碧
沉沉的青天紅拂拂的日，翠微微的松拍，圓紫紫的山，大大小小的庄
村，黑漆漆的戶，白茫茫，祥光繚繞瑞氣漫。江水後浪前浪趕，不
多一時船到嶺南。船到江崖搭跳板，許漢文手托寶貝下了船。正走
之間未得快，未到自己大門外邊。照了照門戶半掩又半闔，一側身
形往裏透。未到上房窗櫺外邊，用舌尖潤透窗戶紙，伸着個脖子把
腰彎，合攏個眼睛往裏看，見白蛇躺在床上邊。只見她青絲不梳一
陣散亂，沒有鮮花在上邊，上身的夫襖西湖色，梅花綵子拴着邊，

沒有羅裙鴛鴦褲腿，小金蓮一隻伸來一隻彎。懷抱着嬰兒怨慘慘，
哭了一聲「地」未叫了一聲「天」！「想丈夫想得奴肝腸斷，盼丈
夫盼得奴眼睛藍，肝腸斷不能見面，眼睛藍未不得團圓。丈夫呀！
回來吧你回來吧！咱們夫妻雙雙好得團圓。咱們夫妻如要見一面，
為妻轉回峨眉山！」白蛇懷抱嬰兒怨慘慘，許漢文毛托寶貝往裏
翻。到上房他把寶貝現，白蛇一見心胆寒。把嬰兒擺在牙床上，小
金蓮速站地平川，不敢立着把話講，雙膝下跪地平川，尊：「丈夫
暫且收佛寶，細聽為妻表表當年。我本是峨眉山的白蛇苦修煉，修
煉了道行五百年。那一天為妻下山閒遊玩，碰上了打柴的樵夫上高
山，打柴的樵夫把山上，手使板斧要謀害咱。多虧丈夫救我命，為
我花過二百錢，為我花過錢二百，救奴不死回高山。我有心在此高

山依佛成就，天堂路裏把美名傳。細思想救命之恩無地可報，知恩報恩理當然。出在萬般無計奈，癡癡呆呆下高山。下山來路過黑風洞，碰上青蛇把我搗，我與青蛇打一仗，他勝不過奴收在身旁作了婿。遊西湖借過丈夫你的雨傘，指傘為媒結姻緣。在你家住得有個半月，鄉裏鄉親恥笑談。在此你家住不了，搬在杭州把家安。搬在杭州開藥舖，賣的是人參苗子丸散藥膏丹。五月端陽咱們居家飲的是雄黃酒，為妻我喝醉酒露原形無有藏掩。小青兒就在一旁站，我妻變了蛛一盤。丈夫你見奴的原形心害怕，身得大病躺床前。為妻我甦醒多時歸了本相，為妻醒酒心胆寒。靈丹妙藥你好不了，除非是靈芝草才把陽還。為妻我為你去盜靈芝草，好難過的雄黃山。遇見白鶴童子他要吞吃咱，奴對白鶴打一仗，多虧那壽星老兒把陣觀，

老壽星給我面臉面，贈與我靈芝草轉回還。我與你煎湯熬過藥，煎湯熬藥好幾天，口對着口把你灌，丈夫不死才把陽還。丈夫你的病体好，你許下金山寺裏把愿還。我只說你還愿早回轉，不料想一去不回還。令青兒找到你金山寺，老法海再三不放你出山。我跟法海打一仗，東洋大海龍兵搬，搬來的牛郎兒蛤蜊妹，引水的頭兒是老龜，魚兵蝦將打前站，為妻後邊擺着船。寶只望水大淹了金山寺，獻丈夫咱們夫妻二人得團圓。不料想法海的法力大，他在山門搭偏衫，水也漲寺也漲，沒淹金山三行磚。一未淹不了這金山寺，二一未一郡的黎民死得可憐。這水大淹了黎民有了罪，摘了我的道行三百年。為妻我出在萬般無計奈，癡癡呆呆回家園。回家來也不過三天整，產生了許門後代香煙。尊丈夫你把寶貝送回去，千萬千萬莫

聽法海言！許仙聞聽一努嘴：曰哎！我跟這花裡脖子大長蟲過了
好幾年，叫妖魔急急忙忙把原形現，囉哩囉嗦我嫌煩！許仙他
把寶貝空中祭，真言咒語唸幾番。真言咒語唸一遍，西北連天陰了天，
也有霹靂和閃電，天兵天將有一千，有一二郎名揚戩，哪吒手使火
龍圈，四大天王兩旁站，還有托塔李靖仙。白蛇一見心害怕，又聽
見她的兒在此床上儂叫喚，走到近前忙抱起，叫了聲：曰兒哪肉！
娘的心肝！我的兒三天沒了母，你看可憐不可憐，為娘我把甚麼活
兒設給你作，有一花兒娘縫縫，到後來想起你的生身母，見花兒如
同見娘一樣般！許仙把嬰兒奶了十分飽，再叫：曰官人你聽言，許門
後代交與你，他是你的後代香烟！許仙他把嬰兒懷中抱，白娘
子脫身交了蟒一盤。法海空中傳法語，李靖就把寶塔搬，雷峯塔壓
住白娘子，可嘆受罪多少年！到後來他的兒成人長大了，得中一甲
文狀元，八寶金殿領聖旨，回家祭祖到塔前。頭一趟拜塔有他娘在，
二次拜塔一堆磚，五雷擊開雷峯塔，白蛇成神上了天！

李二進城

有一人姓李，弟兄二人，家住滿城縣，李家庄。李大本是一文學秀才，執掌家園之事；娶妻王氏，吃齋行善，好地兩頃有餘。李二吃飯不知飢飽，睡覺不知顛倒，終朝每日，與工人一塊兒受苦，一處吃飯。李二娶妻張氏，張氏女機伶不過，肚裏的小零碎，機靈兒，眼力兒兒，蜜糖蜂，果糖罐兒，肚裏小零碎，車拉船載，當下就有。李二他老婆子張氏，做飯，燒火，餵豬，餵狗，與女工一塊兒吃飯，一處做活。趕到這一晚上，夫妻二人，回到寢房安寢。張氏睡不着，叫道：「當家的！」李二說：「甚麼事？」張氏說：「我問你，你跟咱們大哥，是親的，不是親的？」李二說：「我們是親的，一

個爹，一個娘，這還不親嗎！
張氏說：「你們既是親弟兄，你想咱們大哥，甚麼活也不作；大嫂子，甚麼活也不作。大哥給大嫂子提另做飯，大哥吃完飯歇着，大嫂子吃啦飯，上她那屋裏唸經。您我跟工人一塊兒吃飯，一處做活，這理我看公不！
李二說：「那沒有法子，大哥當家，家中之事，他人執掌，該着人家吃好的，穿好的。」
張氏說：「那不興你當家呀！咱們兩口子，不興吃喝幾天！」
李二說：「辦不到！我沒有管過事。」
張氏說：「你這麼着，你要當家，有甚麼事情，我替你代辦。」
李二說：「大哥不推，我怎麼接這個家呀？」
張氏說：「我教給你，也不用抬槓，也不用打架，隨話答應，這就當了家啦。」
李二說：「怎麼辦呀？」
張氏說：「等明天，早晨兒，你去挑水，故意連筒帶担杖，扔到井內。起糞墊園，

故意把盤擗斷。單等吃飯，盛好一碗，連飯帶碗摔了。大哥必要問你，「二弟，你這是怎樣？」
你人回答，「百不怎麼樣！」
大哥要問，「你今天橫豎豎鬧，你莫非不過啦！」
你就說，「不過就不過！」
大哥要說，「二弟，你莫非覺着抱屈！」
你就說，「你說我抱屈，我就算抱屈！」
大哥要說，「二弟，你當家吧？我負苦！」
你就說，「我當家，我就當家；你負苦，你就負苦！」
你就接過耒啦！
李二聽啦老婆子之話，第二天清晨，挑水，連水桶帶担杖扔在井內。起糞墊園，把鐵盤擗斷。大哥一見吃飯把碗都摔啦，問道：「二弟，你怎麼啦！你是？」
李二說：「我百不怎麼的！」
大哥說：「你這麼樣的鬧騰，你覺着抱屈呀！」
李二說：「你說我抱屈，我就算抱屈！」
大哥說：「你抱屈，你當家，我負苦！」
李二說：「我當

家就我當家，你負苦就你負苦！
「這也沒有抬槓，這就接了家啦。大哥做不了，也得做去；大嫂子也得苦去。老二這兩口子，得了勢啦，吃喝穿戴。偏趕得保定府下鄉，催銀子。這個地方敲着個鑼，喝喊地方封銀子。他大哥叫道：「二弟，你知道敲鑼為甚麼不？」
李二說：「準是變戲法的。」他大哥說：「不是變戲法的，縣長催銀兩，三天封不上，把你鎖在衙門枷打。二弟你没有當過家，咱們本縣的銀子，不要緊，俗家有清宛縣銀兩，先上保定府。」
李二一聽，簡直的回在內宅，叫他老婆子：「當家的，你知道外邊敲鑼，你知道那是幹甚麼的？」
張氏說：「那準是吹糖人兒的。」
李二說：「不是，那是催銀子的！我說我不當家，你一定讓我當家，你說你替我代辦，你替我封銀子去吧！」
張氏說：「你莫要胡說八道的，

我一個老娘兒們，我怎好進城哇！」
李二說：「我不懂哇！」
張氏說：「你多帶銀兩，封錢糧，人家不用鬼，說你立刻起身，先上保定，趕黑夜就趕到，歇宿一夜，明天封了錢糧，你就回來。」
與他色一個三兩的色，一個五兩的色，一個六兩的色，還有幾兩散碎的銀子，把這些銀兩，給他裝箱馬以裏。
李二指在肩膀以上，趕來到保定府西門上，天氣二更以後，閉了城啦，進不去。你進不去，你住店哪；不，這位二爺缺魂兒，打西門上貼着城牆往南走，走着不遠，前邊就是個水門。他見這個城下，有個窟窿，他要鑽進去，進城封銀子。打那塊兒往裏才說要鑽，着下夜的把他逮住啦，言說李二是一奸細，要綁上他送進城去。
李二說：「你們莫要綁我，我不是西人，我是滿城縣，李家庄人氏，我哥哥是文學秀才。我這是進

城要封銀子，閉了城啦，我要鑽過去，被你們把我逮住。你們眾位要放我進去，我給你五兩銀子。衆人等電棒一打，李二不像匪人，衆人那，仗了李二五兩銀子，打那塊兒讓他鑽進來啦。莫說他是黑家，白天他也不知道衙門在那兒呀。往南走來走去，走到南城角兒，往東拐，黑更半夜，一個人也沒有。李二心裏想：曰我找個地方宿了吧，明天再封銀子。曰這南城角，有那個在旗的人，那豬圈都在大門外。他見裏邊有那個棚子，那是給豬蓋的。李二這們一看，又有院牆，雖說不高，裏頭又有小屋。李二心中暗想：曰這房，準是給我們封銀子的蓋的？曰那豬圈牆不高啊，往裏邊一跳，曰撲通！曰登得個猪身上。那猪曰噯曰這麼一叫，驚動主家，往外就跑，到那兒就把他擒住啦。說他是偷猪的，要綁起來送縣。李二如此如此，

告學一遍。人家說：曰你不是偷猪的，你把我這猪吓驚啦，你得賠我！曰李二說：曰你把我放走，我給你六兩銀子。曰掏出表六兩銀子，給啦人家。來到南門，往北就走，走來走去，來到城隍廟門。他當這是衙門，往裏勾遶。來在大殿，大殿以裏，點着長燈。他見公案上邊，乾淨利落，跪拉半宿，身上發困，在公案上邊，他就睡啦覺啦。睡到半夜，覺着有尿，他要尿泡。他當還在他家睡覺，也沒有睜眼，摸尿盆兒。合着眼，摸着那個盤啦，擎着盤當着是尿盆兒。滑滑滑，就尿啦，尿啦一盤，他就又睡去啦。天明就是初一，老道打掃廟宇。老道來到大殿一看，有一人正然睡覺。打公案桌上邊，把他叫起來，說是：曰朋友！你怎麼在公案桌上邊睡覺？曰老子說：曰我當是給我們封銀子的預備的地點！曰老道說：曰你胡說

八道！曰老道一看這盤裏邊：曰這是甚麼水呀這是？曰俊人說實話，說是：曰尿的泡！我當是尿盆兒！曰老道說：曰行啦！我們修好你作孽，待會兒許多官員降香，把你帶走，焉有你的命在！曰俊子一聽，心中害怕，說是：曰老道！你把我放走，我給你三兩銀子！曰老道說：曰那到可以！曰俊子掏啦三兩紋銀，交與老道，往外就走。來到廟門，身上發困，堵着廟門，又睡熟啦。天氣明亮，縣長降香，眾位公差，來到廟門。見廟門躺着一人睡覺，眾位人等高聲吶喊，俊子撒腿地爬將起來。眾人問道：曰幹甚麼的你是？曰俊子說：曰我是封錢糧的。曰眾人說：曰你在那兒封？曰俊子說：曰見官就封。曰眾人說：曰官未啦！曰俊子把那銀子掏將出來，給了眾人，他當封了錢糧，不料想這算白扔。天氣明亮，俊子花得手中分文皆無。趕

他轉來轉去，轉到府馬院。看看，別的甚麼也不認識，有一個取牙的老先生，撮着一堆牙。俊子蹲在跟前問道：曰這是牙嗎？曰先生說：曰不錯。曰俊子說：曰取一個牙，多少錢？曰先生說：曰官價一毛。曰俊子心中暗想：曰我手中分文皆無，離家還有好幾十里路，萬事好當，一錢難忍。不免我着先生，與我取下一個牙，給我一毛，我好吃頓飯。曰俊子把理看反，取一個牙，給人家先生一毛錢，他當給他一毛。俊子把嘴一張：曰把我這個上門牙，取下一個！曰先生也是大意，你瞧瞧這牙有毛病呀沒有毛病。他不管，光合着掙一毛。把那鉗子擎在手中，夾住一個門牙，說是：曰你咳嗽！曰俊子一咳嗽，先生一翻手腕子，狠呆呆拔下這顆門牙，牙根也有一指多長。疼得俊子齜牙咧嘴，鮮血往下直流。先生盪了一碗涼水，讓俊

子一漱口，給凉水一炸，不疼光木。傻子心中暗想：「這一毛錢，不
够我吃啊！一定挨疼！要這牙，也沒有用！一毛錢一個！」傻子說：
「先生，你給我數數，上下我這是多少牙？」先生說：「上下二十
六個牙。」傻子說：「先生，你都給我取啦他！」先生合着兩塊六
毛大洋，把傻子腦袋一搬，蹦蹦，上下二十六個牙，全都擰下來。
疼得傻子渾身出汗，盆了兩盆凉水，讓傻子漱了漱口。嘴裏連一
個牙也沒有啦，牙床子一降，傻子連嘴也抵不上啦，說話也不得勁
啦。傻子說：「先生，給我兩塊六毛錢！」先生一聽這話，愣啦！
說：「誰給你兩塊六毛錢？」傻子說：「你給！」先生說：「我為
甚麼給你？」傻子說：「你說一毛錢一個！」先生說：「你給我一
毛錢一個！」傻子說：「挨這麼大的疼，我還給你！」二人正然吵

嚷，彈壓地面巡警過來啦，說是：「你們為甚麼吵嚷？」傻子說：
「為着跟他要錢！」巡警說：「要的甚麼賬？」傻子說：「他與我
取牙，取下一個，一毛錢。把我上下二十六個牙，全都取下來啦，
降得我這嘴都抵不上啦，該着兩塊六毛錢，他不給我！」巡警這們
一聽，說：「你得給人家兩塊六毛錢，不能給你！」傻子說：「那
不成！為的是沒錢吃飯，才叫他給我取牙。不給我，那是不行！」
巡警說：「就有你這路先生，你瞧瞧人家那牙，有毛病哪沒有毛病？
上下二十六個牙，全都給人家擰下來！世界上就有你這路人，該着
給人家的，不給，反來跟人家喚要。聽我良言相勸，你白挨疼，他
白費事；赶快走你的！」傻子萬般無奈，往回勾遶，出西門，順大
路回家。趕一到啦自己的庄村，太陽也就沒啦，掌燈時候回家。趕

到啦自己家中，來到上房，見啦哥哥嫂嫂，還有他們當家的。哥哥嫂嫂說：「二弟回來啦！」白俊子說：「回來啦，快着給我作飯！快看，我這一天一宿，白麵沒吃嘞！」白大哥說：「二弟！弟妹言道，你帶的銀兩不少；為什麼挨餓回家？」白俊子一聽，他只說大哥查攷於他。俊子說：「大哥！我帶得銀兩多，回來我有報銷，有賬算不失！聽着我跟你報上一報——他還覺着有理——鑽水門，五兩；鷺猪，六兩；尿管，三兩；刺多刺少的，我這都給了官啦！」白大哥一聽，長嘆一聲：「哎！二弟！等明天這話莫對別人學說；要對別位學說，讓人象得把你大牙笑掉！」白俊子說：「怎們着？笑掉我的大牙？哥哥你看看，連小牙也沒有啦！」白這就是聽老婆子之言，沒有好處，丟人敗興！！

勸人方

天上下雨地下浸，人苗後代草苗根，人苗後代防備老，草苗根莖等來春；為人不丟兒和女，清明時節誰上坟？娘懷兒十個月非為容易，無分晝夜費辛勤，產兒時，作娘的跟箇君兒一面，養下兒好是沙裏未淘金。一週兩歲娘懷抱，三週四歲用母親，五六歲學玩耍，七八歲上讀書文。一口氣長到十八九，取了媳婦忘娘親。小倆口拜罷天地洞房入，又好似跟媳婦寫下過繼文，看見他老娘就瞪眼，見媳婦如同見天神。老娘說話並賽放屁，小媳婦說話聽的到真。他的老娘身得病，想吃燒餅沾嘴唇。小夥子聞聽把眼瞪，再叫一聲「老母親！手中無錢着什麼買？咱們家銅錢沒半文。」白小夥子正說無錢的話，

又聽見他的媳婦叫曰郎君！這兩天缺少搽的官粉，缺少胭脂堵嘴唇。小孩子聞聽高了興，手擎着二百銅錢要出大門。門神爺一旁看得準，伸手攔住他腳後跟。耳聽拍搥一聲響，摔的他鼻子口裏冒血精。這本是養兒不能得濟，衆明公細聽我把養女的根由說一個真！她也是一週兩歲娘懷抱，三週四歲用母親，五六歲蓄頭又裹腳，十幾歲入的綉房門。十八九歲婆家去，到了婆家改了心。頭一趟住家要個襖，二趟住家要條裙；因為一隻絲帶沒有買，叫唆女婿打丈人。勸明公吃点罷！喝点罷！養兒養女白費心。

問卜

大唐一統錦江山，唐王皇爺坐金臺。趙國公名羅士信，催馬來到御街前。羅爺馬上留神看，大街上好威嚴，也有老也有少，也有婦女和婢媼，兩邊的買賣真不少，黃牌黃桿好威嚴。羅爺馬上留神看，有一個卦鋪在道南，卦幌兒上邊寫大字，字字行行寫周全，上寫着曰僧道兩門未向卦，白占一課不要錢；黎民百姓把卦算，要你卦禮六個錢；要有那公伯王侯未向卦，卦禮銀要你十兩三。你莫嫌貧道卦禮重，我能算生死存亡在眼前。羅爺他看够多會光心好惱，暗把老道叫幾番，曰大街上立卦鋪此為正理，你不該把實言大話寫上邊。不免我回到國公府，回來會會老道仙。羅爺催馬來得快，國

公府不遠在眼前，進府未用登龍鞍下戰馬，轉過長隨把馬牽。羅爺未到更衣殿，渾身衣服更換全。摘去銀盃俊巾帶，却去甲冑穿藍衫，腰結絲絛雙垂纒，薄底快靴脚下穿。羅爺穿戴多齊整，在懷中攬好卦禮銀十兩三錢。羅爺邁步往外走，出子府門往前翻，正走中間抬頭看，老道的卦舖在眼前，尊了聲曰：眾位鄉親們內內內！讓與我舉子把卦占。曰：眾人兩聽兩旁閃，走進羅成白虎星官。有羅爺來到裏邊留神看，見老道仙風道骨貌非凡：九枝道巾頭上戴，八卦仙衣身上穿，水襪雲履登脚下，黃絨絲絛洒腰間。羅爺看罷多一會，毛腰施禮尊曰：通仙！我今天脫脫落落來問卦！曰：老道說：曰：把你的生辰八字對我言！曰：羅成說：曰：我本是戊午年戊午月，五月單五午時天。曰：老道聞聽這些話，打前淵海子平觀。尊曰：施主！為人要佔五層午，

總得在朝作文官；施主你佔了四層午，萬馬營中你為先，你做爺家的武將官。曰：說得羅爺把頭點，曰：莫非老道你是神仙？你算我幾歲文來幾歲武，多們大上文武全。你算我多們大投唐歸順主，你算我多們大上進長安。曰：老道說：曰：我算你七歲文來八歲武，趕到九歲文武全，十歲北平為公子，十一歲傳槍遞箭後花園，十二歲江湖放响馬，十三歲結拜瓦崗山，十四歲也把登州打，十五歲揚州奪狀元，十六歲金鏞城裏保李密，十七歲保主下河南，十八歲投唐歸順李，你保了唐王爺的大駕整五年。曰：算得個羅爺哈哈笑，曰：老道當真是神仙！曰：尊曰：道爺！與我接着往下算，算我的陽壽多少年。曰：老道說：曰：要照別人算，算你七十單三歲。曰：

（丑）羅成說：曰：你算我多大的歲數？曰：

老道說：「照我算，你今年年長二十三，你也活不了三兩天，總得一死歸陰間。」白一句話說得羅爺翻了臉，曰：「大胆的老道，你要胡言！我那徐三哥，他也與我算過卦，他算我壽活七十三。我跟你一未無仇，二未無恨，你為何按下陽壽五十年？不看你圓蕩江湖跑瘦腿，揪將過來打你一頓拳。」白老道兩聽面帶笑，尊聲曰：「施主莫發煩！你那徐三哥光會算不會破，他不知你的損處在裏邊。你頭層短，有一個表兄秦叔寶，你和他傳槍遞箭後花園，他的箭法教與你，你的槍法沒教完，施主你按下中三路，預備着姑表弟兄把臉翻，你好佔先；這本是你的頭層短，折去陽壽整十年。二層短，賈家接上重結拜，弟兄喝酒貪志玩，程咬金帶酒多說了幾句話，你不當揪將過來打頓拳；欺兄滅弟二層短，折了陽壽又十年。三層短，單雄信不把唐王

保，你不該親口討個監斬官，開刀斬了單雄信，你不念弟兄結拜有往還；這本是你的三層短，折了陽壽又十年。四層短，施主你回馬槍挑了董發，你父帥一見把臉翻，把你吊在高竿上，吩咐家將亂箭穿，多虧了飛臂公主把你救，你言說到後來成其並頭蓮，施主你把良心喪，打發得飛臂公主歸陰間；這本是你的四層短，折了陽壽又十年。五層短，唐王爺有一個愛將薛，他愛你羅門將魁元，三杯御酒你不用，你命那唐王爺口啣金環身佩金鞍，施主你揚揚得意打三掌，也算施主欺了天；欺天滅主五層短，折去陽壽又十年。七十

三拋去五十歲，你算算還剩多少年？白這老道，說得羅爺頭依想，腹內暗轉好幾番，暗說道：「老道與我來算卦，不啻如親眼視見一樣般。」白尊曰：「道爺！從今後改惡要行善，望求道仙把陽壽添！」白老

道撮手曰不中用！說過之事也不粘，那算枉然！凸有羅成出在萬般無計策，掏出了卦禮銀十兩三錢，撂下銀兩就要走，老道兩言把他掬，曰施主你慢着走未慢着走！短命鬼算卦我不要錢！把銀子帶回國公府，只當貧道弔紙的錢。施主回到國公府，出殯的東西預備全，預備一碗倒頭飯，糊下一根引魂幡，早早的預備打狗棒，早早的買下一口木靈棺！凸羅爺聞聽這些話，不亞如萬把刀把他的心穿。羅爺萬般無奈二番走，老道兩言把他掬，尊曰施主！慢着走未慢着走，正東來了個講命仙，他的藝業比我好，他也能把陽壽添。凸哄得羅成往東看，飄搖搖老道的卦棚上了天。有羅成痴獸獸的未發悟，半天空有封笺帖落平川。拾起笺帖看了看，墨水未乾寫在上邊：曰你等我當作那一個，我本是徐茂公的師傅李靖仙，在口北反了個劉黑

韃，連環成表到長安，三王元吉掛帥印，親封你羅門先行官，也是羅成你不去，城隍廟裏去討籤，討了三根籤下下，凸泥河陷住你的馬心猿，凸泥河陷住你的能行馬，你臨死又被亂箭穿。凸羅爺他看够多會一撒手，這封箋帖上了天。萬般無奈往回走，三聲大砲震地天。要向那裏大砲响，凸黑韃帶領大兵困長安。這一回羅成點兵要出馬，準必一死歸陰間，鬼魂未叫閻，死得可憐。

賢孝牌

佛面尊經天面雲，人面後代草面根。天面雲為下甘露細雨，佛面尊
經度化善人，人面後代防備老，草面根莖等春。為人不去死和女，
清明佳節誰上攻？行路的軍爺陽關遠，忽然向想起幾輩古人：清明
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村前村後人吵鬧，吵吵鬧鬧上新攻，攻前攻後有人痛，痛哭痛的有
情人，人人騎的高頭馬，馬上馳的俊郎君，君瑞相伴紅娘子，孜孜
之意到新春，村村村裏羊羔美酒，久久酒醉到如今，金勒馬嘶芳草
地，玉接人醉杏花村。行路君爺陽關遠。路旁閃出一座新攻；攻頭
上邊添新土，在攻前坐着一位年少夫人，頭戴白，身穿孝，在懷中

抱着小兒根。哭聲天，哭聲地，哭聲曰丈夫早死的人！夫下世妻為
你不敢搽胭脂粉，妻為你上色的衣服不敢拈身，旁人講話妻不敢透，
怕的是他血口把奴噴。別人勸勸着奴妻別門去改嫁，妻念那一夜夫
妻百日思。曰叫曰丈夫！陰曹地府多保佑，保佑咱們的小兒根，保
佑冤家成人長大，妻好對你那親戚朋友眾位好鄉親。曰
這一位寡居太太貌兆痛，這不才嘆壞了路行人。這個說；曰我見的
寡居太太倒不少。曰那個說：曰沒見過這個樣子大賢人。曰這個說：
曰見幾個別門改了嫁。曰那個說：曰見幾個不願羞耻反穿羅裙。曰
且不言行路的君爺陽國透，寡居太太手扶塵埃站起身。挑之天天往
外勾透，其葉臻臻離新攻，之子于归歸於何處，宜其家人透莊村。
寡居太太回在家下，緊守貞潔永不出門。

記下了寡居太太書中莫論，再說她的小兒根：一週兩歲娘懷抱，三
週四歲用母親，五六歲學玩耍，七八歲上學讀書文。上學先唸百家
姓，然後又唸千字文，五經四書一讀就透，一部綱鑑記在心。十四
歲他把文學進，二十歲上政舉人。少爺得了頭鼎甲，頭名狀元跳龍
門。萬歲爺與他親斟三杯酒，正宮娘娘給他雙揮金花十字披紅遊宮
門。萬歲爺與他開了缺，保定府的總督海外君。狀元爺八寶金殿勤
一本，他言說在家中還有守寡的老母親。萬歲爺聞聽龍頭点，不由
得一陣一陣喜在心，暗說道：曰正當我的洪福至，世界上就有這個
樣子大賢人。曰萬歲爺恩賜一塊匾——即烈冰霜松柏心。萬歲爺他把
欵差派下去，八寶金殿發帑銀，與少爺修蓋狀元府，貞節牌坊在府
門。狀元爺討了鳳冠與霞帔，八寶金殿謝龍恩。金殿頌了萬歲旨，

回家祭祖去修葺。狀元爺催馬來到庄村外，鄉裏鄉親接出村。眾鄉親接到村庄外，狀元爺用蹇下了馬麒麟。恭而敬之往裏讓，回府來先拜他的老母親。老太太頭戴鳳冠與霞帔，綾羅緞足裹在身。老太太她在前廳落下坐，道喜的人們聚滿門，真正是白馬紅纓人人愛，不黏親的強來親。狀元爺所生五個子，老太太得了五個小孫孫。長子在朝作閣老，次子作了八府巡，三子作了甘霖道，他四子九江口，籌款銀子日進斗金，五子作了宛平縣，與萬歲頭上管三分。都說是寡居太太沒有好處；那一回不稱太老夫人。

唱罷了賢孝牌班，見得明公會得高人。

王嬌鸞

混沌初分先玉皇，兩闢天地按陰陽。先有天地後有萬物，後有夫婦配成雙。明媒正娶豈容易，有瓜李相爭暗偷香。世上都是痴心女，可嘆偏遇薄情郎。可嘆紅顏多薄命，嬌鸞惱恨百年長。前明朝有一女才子，住在臨安本姓王，深願春園嬌鸞女，暗私吳江周廷章，臨安府，縣吳江，算將起來路途長，兩縣相隔百餘里，怎能得把婚姻量？迤迤得周王兩家把官做，各隨赴任到南陽。兩座官衙緊挨氣，當中隔着一堵牆。王小姐同坐綉戶無情緒，想到花園散心腸，帶領明霞小侍女，花園不遠在胸膛。看了看，左邊的花也有開也有謝，右邊的草，也有綠也有黃；佛手技着千頭子，翠珠長在十錦兩旁；

遊蜂穿過花心蕊，蝴蝶繞過綠柳行。曰禽獸皆知懂人性，可嘆我
世為人受悽涼！王小姐見景生情情不掩，小明霞輕啟朱唇把口張，
尊曰小姐！這些個花草不玩賞，我看你一陣發酸帶怨傷。王小姐說：
曰你來看！對對蝴蝶穿花舞，遊蜂交臥在花上。最可嘆，狂風吹去
花心蕊，就比姑娘守空房。王小姐見景生情生凡想，有一座鞦韆
在一旁。叫曰明霞！快與姑娘撒花板！姑娘撒巧賣賣狂。王明霞用
聽那怠慢，絨繩花板弄妥當。王小姐整整青絲捋捋鬢，挽挽袖子掖
掖衣裳；蓮步輕登花木板，用腕緊拽絨繩綱。你看她，眼一溜，口
一張，胸一挺，脚一撞；初打白猿獻仙果，又打紫燕繞華梁；綉帶
香裙小上下，玲瓏玉珮响叮噹。

小姐正把鞦韆打，驚動了隣街的公子周廷章。周公子進花園把心散，
玲瓏玉珮震耳旁。密步尋踪往前找，在前面頭出一塊花牆。手搭花
牆仔細望，原來是二八佳人女紅粧，姑娘她把鞦韆打，侍女站立在
一旁。見女子頭上的青絲如墨染，兩朵鬢花珠翠鑲；柳葉弯眉窄又
細，一雙杏眼秋水汪汪，元寶耳輪牙細俊，櫻桃小口不圓又不方；
上身的衣服是玫瑰紫，身長袖短大沿大釵，下邊的中衣是鴨哥綠，
腳登綉鞋不肥又不長，八幅羅裙腰中繫，上綉的八仙過東洋；就好
比月裏嫦娥隨風舞，好一似九天仙女駕雲忙。世上女子見得不少，
沒見過美貌一位女紅粧。周公子看罷暗唱詞：曰這是誰家的大姑娘？王
玉嬌聞聽魂不在，雪白的面皮吓了一個蜡炸黃。曰此處豈能撒野
之地，那裏來的混帳行！曰順定聲音仔細望，她看見隣街公子周廷
章。曰雖說他是個男子漢，勝我裙釵姐妹行。聽見說，隣街有一周

教授，他有一子周廷章。大半這是周公子，五官相貌美無雙。為人
要得此人配，也不枉陽世三向來一場。這人後來必把高官做，但不
知有福的佳人是誰當？（白）王小姐恭恭呆呆把鞦韆下，她把那羅帕落
在地當陽，帶領明霞揚長去。再說公子周廷章。你看他越牆而過把
羅帕撿，拾起羅帕袖中藏。（白）王小姐回花園來把羅帕找，遇上公子周
廷章。他二人怨女曠夫情投意，羅帕倒比紅葉強。二人花園分了手，
再說隣街公子周廷章，想進那王門不能住，應拜王公叙家常，先應
酬王老夫人是周姓，到後來認成花宗姑母娘。

（白）周公子見天買點好茶葉，買點點心，拜望王公。周公子外表
長得又好，又會說，王公愛惜他，到後來能到後三堂，見着老
夫人，公子說：（白）常這麼老太太老太太的叫，不方便；你娘門

姓周，我也姓周，五百年前是一家，你算我老姑娘得了，這就
叫花宗。（白）

周公子他與王公把館借，借他的花園做學堂。花園牆戶緊挨着，當
中隔了一堵牆。周公子他在綉房探過病，王小姐在書房向過文章。
他二人暗地訂下佳期會，九點鐘過候周郎。慌張明霞小侍女，裏外
安插作妥當：備花燭設酒漿，檀香爐裏點馨香；潛腳躡踪往外走，
痴呆呆的到上房，看了看，老爺太太寐了寢，取輪伴偷開門幾對，
連環步到書房；眼一溜，口一張，笑嘻嘻的呼曰周郎！你書跋子，
老窩囊！魚上食，會拉控，咱二人，誰先忙？等到亮，碍何妨；要
怒惱我們姑娘，一生氣閉了綉房，你還得叩頭央——取笑跪過小羅章。
生來的你胭脂強，似子都，賽潘郎，比目魚，配成雙。不必害怕隨

我走，奴婢引你隨奴進二堂。今夜晚，沒月光，栽着腿，是誤傷。
我為你，費盡心神穿透履，為只為你們倆的美鴛鴦。□周公子聞聽
說曰多謝！精巧伶俐勝紅娘。□

二人說着未得快，眼前就是小姐的綉房，綉房門一付對，才子提筆
寫的強，上聯寫：□簾外芙蓉簾中面目。□下聯配：□窗前天地窗
後文章。□橫批上曰花樹增香□四個字，明霞啟簾手高揚。周公子
進綉房窗神望，但見小姐換了晚粧；紫檀八仙迎門放，太師交椅一
邊一張，桌圍裙椅墊大紅緞，青緞子色邊金線鑲；八仙桌赤砂胆瓶
放一對，雞毛掸如意句孔雀翎裏邊裝，銀打茶壺茶盤放，有幾對迎
賓待客花兒茶缸；鋪一塊仙鶴毯遮土塵出在西藏，牙子板攪跳山几
俱是黃楊；混天球掛當陽，照得人影爍輝煌，一個人影一片光；衣

架上掛着綾半幅，看上邊就是綉鴛鴦；迎門吊着八幅畫，水墨丹青
畫得強，頭一幅，杜子美遊春去望景，第二幅，周茂叔愛惜夏天荷
花缸，第三幅，陶淵明九月重陽把菊賞，第四幅，孟浩然踏雪尋梅
在山崗，第五軸，太公無事垂釣釣，第六軸，俞伯牙撫琴訪友在船
艙，第七軸，堯王虞山訪大舜，第八軸，眾人圍着桌一張，要向這
是何人等？顏曾思孟，子路子張，專聽烏音的公冶長，孔夫子與他
幾個松棚底下念文章；女工匠，一旁放，鑷刀雖剪是純鋼，書架上
放着書萬卷，五經四書與文章，硯水盆兒書架上放，書篇一動水墨
香。周公子他到床上望了望，坐着位難描難畫溫其如玉一位姑娘。
走到進前躬打下，閑閑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
貌佳人配情長。

甯武関

大明江山洪福休，五火神弟兄出了頭，文仗神機姚廣孝，武仗五火神弟兄扶保華球。誰不知燕王吊過孝；明裏吊孝暗裏報仇。請定了五火神弟兄耒幫手，礮打了四十五里亂柴溝。永樂爺信聽讒臣奏，五火神弟兄掉了人頭。真可嘆蔣家弟兄死得苦！埋之在北京城順治門甕園裏頭五個坡頭。真可嘆五火神弟兄廢了命，黎民百姓淚交流。到後來，五個坡頭走一個，下轉陝西閩王老賊頭。自從下轉閩王去，單等着明末清初大報仇冤。大明江山南北京坐了十七帝，崇禎爺耒脚之年駕坐龍接。張獻忠他在河南起了首，李闖王在此陝西反出頭。伍了些個州城與府縣，伍了些河路與碼頭。

甯武園生一位忠良爺爺周遇吉，這位爺鎮守這甯武園，家住在代州。周老爺，兩軍陣擺下吊虎離山計，掣着了李洪基綁在城頭。李園王聞聽此報好難受，馬上加鞭把馬抽。未到城樓下高懸首，尊了聲曰周老爺爺細聽根由！你今天，饒恕我兒他不死，從今後咱們把交情留；我送與你金碗柄赤銀盃，哈喇啤噠羅緞綢，還有珠寶和玉器，叫小校，抬進城去任你收。曰周老爺聽此話，虎腕搭塚口，再叫曰園王聽根由！只念你父子恩情重，你把俺，君臣大義一筆勾！我勸你早撒手你是早撒手，既是明公早回頭。周老爺替你去轉奏，不封你相定封你侯。掣着你出手其類，拔手其萃，仗義疎財，斗金不換好朋友，你為何造反老於賊頭？曰園王聞聽這些話，令箭一擺要把兵收。那旁邊轉過軍師朱仙彩，啟

尊曰大王聽根由！咱君臣，自從陝西起了首，一連反了十八秋。佔了些州城與府縣，取了點子河路與碼頭。眼睜睜甯武園前打勝仗，過了代州是幽州。幽州城推倒崇禎無道主，輔保大王坐龍樓。大王登基坐金殿，三宮娘娘任你收。正宮國母產太子，那才是你的親骨肉；你為何為一個螟蛉義子把咱君臣的大事丟？曰園王聞聽這些話，立刻就反心勾。吩咐一聲曰反！反！反！曰躋躋擁擁並賽人粥。周老爺一見虎眉皺，罵聲曰園王老賊頭！不念你父子恩情重，掣着狗子豈肯丟！曰吩咐一聲曰綁！綁！綁！快把洪基推下城頭！曰又聽見騰騰騰放了三聲追魂砲，可嘆洪基一命休。長竿子吊人頭搭在塚口，鮮血不住往下流。園王一見好難受，又好似萬把鋼刀扎心頭。令箭一擺曰反！反！反！繫上雲梯爬城頭。曰周老爺一見不能守，

撇圍逃走，邁步搖身下城頭。回代州與他老娘去拜壽，老夫人明大義，三綱五常講得透，常言說，能死官前不死官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死要把美名丟。吩咐蒼頭快點火，舉家大小一命休。周老爺急得乾搔首，虎目之中淚交流。美英雄提鎗上戰馬，一人一戰出了城頭；闖過了馬兜山，遇見了箭手；飛礮急似雨，箭射盔甲頭；鞭打一隻虎，只覺不能夠；亮出三皇劍，直透他咽喉；虎腕只一帶，周爺把命休！真可嘆，捍國的忠良廢了命，丟下美名傳百萬秋。

賣油郎獨占花魁

金宋交兵動刀槍，黎民百姓遭禍殃，金兀朮天現銅橋逃活命，岳家父子赤心塗胆輔保家邦。且不言宋王天子明君有道，汴梁城帶管支家庄，支家庄有位支員外，缺子無後有位姑娘。姑娘的名兒瑤琴姐，一十六歲長得強。老員外怕賊兵把他的姑娘搶，帶領着小姑娘投遠外鄉。行走到了路途上，碰上賊人一大幫，路途上就把他們父女衝散，小姑娘就在葦坑藏。瑤琴姐生在葦坑怨慘慘，又來了白耀她的街坊。賊白耀安心要把姑娘拐，拐着姑娘勾透蘇杭。蘇州城倒有一座妓女院，王九媽本是鴉兒娘，五百兩紋銀把小姐買到妓女院，小姑娘落水淹了項。賊白耀得了銀子五百兩，樂得他唱開了時調大鼓

二黃腔，行走到了路途上，碰上賊人一大幫，路途就把他的銀兩搶，搶得銀兩把命傷。這就是來者不明去者易，失落了銀兩把命搭上。記下白耀應了命，咱們再說王九媽免鴉母娘，瑤琴姐一改花魁女，妓女院一改烏龍堂。有花魁，先學彈，後學唱，學會了時調大鼓，西皮二黃梆子腔。這一天水牌掛在大門上，字字行行寫的強。上寫着——花魁女，三十兩銀子陪陪酒，五十兩紋銀合夜房。花魁女站在妓女院，人才出眾晃動四方。

這一天，花魁女站在大門上，那旁邊來了秦仲賣油的郎。有秦仲，肩挑油挑往前走，又只見大門外站着一位大姑娘，看年紀不過十幾歲，花容美貌長得強，只見她——梳着一個大抓髻，束根捆的紅絨綢，偏花正花戴兩朵，鬢角插的花兒海棠；長着一雙好看的眼，兩道柳

眉又瘦又長，江南的官粉擦滿面，蘇州胭脂堵嘴上，懸胆鼻子櫻挑口，玉赤銀牙口內藏，兩耳上帶一付打籠錫，叮呤啷啷放亮光；上身穿淡青色美祿棋盤領，週圍都是雲子鍊，中衣穿的鸚哥綠，絲線帶子綁一雙，金蓮不大說三寸，穿一雙紅緞子绣花鞋花兒滿幫。有秦仲看罷多會心暗想，曰這是誰家的大姑娘？曰想的多時明白了，原本是花魁站門上。曰我有心今夜晚住到烏龍院。曰又一想，曰五十兩銀子在那廂？曰秦仲他出在萬般無計奈，肩挑着油挑遊四方，今天也攢明天也攢，攢不住日久共天長，秦仲攢了三年整，五十兩銀子才秤上。

（過口）眾位聽書！要算人家秦仲此蜜子，總算佔了第一，沒有五十兩銀子不去，一天一天積攢，攢了三年的功夫，攢够五十兩

紋銀，下功夫不小！

有秦仲攬上銀子五十兩，心想着要住花魁大姑娘。正走之間走得快，行走來到烏龍堂。他人來在天井院，王九媽一見氣昂昂，說是「秦仲哇！一不該你的錢，二不短你的賬，平白無故把我門面傷！」秦仲說：「今夜晚我要住烏龍院，要挑花魁大姑娘。」王九媽聞聽撇了撇嘴，說是「窮小子！你那五十兩紋銀在那廂？」有秦仲掏出銀子五十兩，王九媽接在手裏笑面上，說是「大爺呀！你老今天不得勁……」

（過口）方才不見銀兩，叫窮小子，看見了五十兩紋銀，這就改了嘴了，口叫大爺。

王九媽說：「花魁女陪酒沒在接上。」秦仲擺手「不要緊，等她一時碍何妨！」王九媽聞聽說「很好。」叫丫鬟「你把大爺領到接上。」丫鬟就在頭裏走，後跟秦仲賣油的郎。正走之間走得快，綉接不遠對胸膛。步步登高把接上，這不才來到接門上。接門貼着一付對，能人提筆寫的強。上聯寫，「燕尔新婚情義重，」下聯襯，「露水夫妻盤根長。」；橫批到有四個字，「魚水和諧」貼當陽。秦仲邁步往裏走，見裏邊比着外邊強——鋪一張仙鶴氈遮土塵，出在西藏，牙子板橙跳山几俱是黃楊，紙糊的頂棚賽雪洞，周圍裏俱是粉壁牆；捲牙條几靠北山放，大致大過丈二長，在上邊設擺棊棋與書畫，古董玩器放亮光；當中間搭着穿衣鏡，朱紅茶瓶列兩旁，雞毛毬小五色，如意鉤孔雀翎兒瓶子裏頭裝；八仙桌子迎門放，烏木交椅一邊一張，桌圍裙椅墊俱是大紅緞，周圍裏青緞子色邊青綫簾，銀打的

茶壺茶盤裏放，還有那迎賓待客的花兒茶缸；又聽見叮叮噹噹連聲响，有的是坐鐘挂鐘鈔鐘八音盒子指兒錶，到了時刻不用人敲响叮噹；迎門窗掛着一幅畫，画的織女配牛郎，左右相視一付對，這付對聯亮堂堂，上聯寫，曰一隻玉腕情人枕，下聯觀，曰半點朱唇郎君嘗。曰秦仲懶現迎門景，抬起頭來看西牆。靠西山吊着四幅畫，一扇比着一扇強——頭一扇，杜子美遊春去望景，第二扇，周茂叔愛現夏日荷花強，第三扇，陶淵明九月重陽把菊賞，第四扇，孟浩然踏雪尋梅在山崗。有秦仲，看罷了春夏秋冬四季古畫，靠南山，放着一支玲瓏花頭頭囉唆江南省帶來的藤羅床，閃蝦褥子閃蝦被，切枕靠枕鮮噴噴。有秦仲懶現床上景，靠東山吊着畫兒八張——頭一扇，巫山神女襄王配，第二扇，杜十娘一怒撲寶箱，第三扇，洞賓帶酒

牡丹戲，第四扇，鶯鶯得病想張郎，第五扇，呂布就把貂蟬戲，第六扇，閻婆惜要尋張三郎，第七扇，潘金蓮結交西門慶，第八扇，潘巧雲拉着了翠屏山的叫做甚麻海和尚。秦仲正然未現望，在西面方，金烏墜沒沒太陽。小丫鬟急急忙忙把燈掌，掌上燈光獻茶漿。丫鬟獻茶把接下，咱們再說花魁陪酒到廚房。她見了王九媽兒飄飄下拜，曰孩兒唱酒撒了我的乾娘。曰王九媽兒聽此話滿臉帶笑，曰女兒撒我理應當。為娘我今夜晚與你留下客，那本是南門外頭的綢緞行，這位爺有錢不兩樣，橫身穿點子油衣裳。曰花魁說，曰他只要有銀子五十兩，那管他骯髒不骯髒。曰花魁有語兩言道，再叫曰丫鬟搽姑娘！曰正走之間面神望，自己的綉接在當陽。花魁就把接來上，丫鬟獻茶下接堂。

記下了鬢且不講，再說花魁大姑娘。借定灯光面神望，打量秦仲賣油的郎。只見他天庭飽滿多主貴，地額方圓公尋常。此人長得有貴樣，是怎麼穿這些佃油衣裳？花魁女看够多會面帶笑，口尊曰大爺聽其詳！小奴我今夜晚上帶了酒，畧等一時再上床。秦仲點頭曰不要緊，等你一時碍何妨。花魁就在床上躺，又聽見燕接以上起更那。

一更一點月正東，有秦仲打量花魁好面容，長得閉月羞花貌，還有沈莫落雁容。曰世間上女子見得不少，無似花魁長得精，莫怨我花上銀子五十兩，姑娘總算第一名。有秦仲連看帶想高了興，走進前他把花魁通一通。花魁女擺手不中用，再叫曰大爺要你聽！今夜晚上我帶了酒，大爺再等一時行不行？秦仲點頭說曰很好！等你一

時也倒行。秦仲接上落了坐，又聽見燕接以上打二更。

二更二點月正南，在牙床躺着花魁女婢娟，半側半卧床上躺，小金蓮一隻伸來一隻蹠。有秦仲借定灯光面神看，看見花魁賽天仙。常言說，灯下就把美人看，此話本是話不虛傳。曰真可嘆他人落在煙花妓院，丟下臭名萬古傳！秦仲他看够坐時恁恁慢，走進前要拽花魁地的金蓮。花魁一見恁恁慢，急急忙忙把腿弯。床上躺着閒言道：曰大爺做事好麻煩！方才說，今夜晚上我帶了酒，再等一時沾不沾？秦仲點頭說曰很好！等到天明我也不嫌煩。秦仲接上落下坐，燕接以上三更天。

三更三點月照窗紗，有花魁曰哎哟！一聲曰要喝茶！秦仲聞聽恁恁慢，伸手就把茶壺擎，立着高，坐下矮，在此接板忙跪下；茶壺

嘴對花魁的櫻桃口，尊聲曰：姑娘快喝茶！喝口吧！你喝口吧！不涼不熱不燙你的牙。花魁女，咕打咕打喝幾口，把秦仲一推又躺下。秦仲就把茶壺放，熬接以上四更發。

四更四點月轉西，有秦仲在此接上着了急，只見花魁帶了酒，曰：怎麼她人糊糊迷迷？攢銀兩我攢了三年整，五十兩銀子不容易。花魁他的人品好，要論那混世的姑娘數第一。天氣到了四更鼓，花魁接上糊糊迷迷。秦仲隨想忙站起，走進前就拉花魁的衣。花魁躺着擺了擺手，再叫曰：大爺聽仔細！方才說，今夜晚上我帶了酒，不大的功夫你就等不的！秦仲點頭說曰：很好！我在接上等一時。秦仲接上落了坐，想接以上五更啼。

五更五點止了更梆，花魁女曰：哎哟！一聲叫曰：親娘！小奴今天丟酒！驚動秦仲賣油的郎，暗想道：花魁今天丟了酒，閃蝦被褥難免不醉。她要是醉了閃蝦被褥，老鴇兒準必鞭子量。秦仲隨想脫夫襖，鋪在花魁她的床。耳聽汪汪一聲響，花魁女吐酒吐在秦仲夫襖上。有秦仲摸扒了摸扒床下放；在此東房送太陽。

花魁女清晨坐在牙床上，坐在床沿自打量，曰：昨夜晚乾娘與我丟下客，是怎麼一夜沒上我的床？只覺我人丟了酒，是怎麼閃蝦被褥一點沒醉？秦仲說：曰：你昨夜晚上丟了酒，吐酒吐在我的夫襖上。花魁擺手曰：我不信。驚動秦仲賣油的郎，在此床下取夫襖，這股子臭氣薰得慌。花魁說：曰：妓女院待了三年整，未見過大爺你這樣好心腸。秦仲說：曰：好心腸是好心腸，五十兩銀子花得到涼！

（送口包）東位聽書聽理。攢了三年的功夫，攢了五十兩銀子，實指

望跟人家同床今夜，不料想侍候了一宿醉漢，為甚麼不涼？

花魁說：「你花了一個我給你倆。」花魁女急急忙忙打開箱，打裏邊取出兩塊大元寶，再叫曰大爺聽心上！你花了一個我賠你倆，你帶着銀兩下接堂。你要是回到你的家下，你們年幼的人，千萬千萬莫走这一行！「有秦仲得了銀子一百兩，樂得他唱開了時調大鼓西皮二黃椰子腔。

記下秦仲回家轉，花魁女安心要從他的良。每日間，叫她陪酒他也不陪酒，叫她應行她也不應行。那一天，來了個過路的官員老丞相，把花魁叫在他的船艙，叫她陪酒她不陪酒，叫她應行她也不上床。怒惱這位老丞相，吩咐聲，「扒了衣服着鞭子量！」皮鞭亂打不要緊，打得花魁兒尙王。死尸就在河岸扔，丞相開船回家鄉。花魁就

在河岸躺，那旁邊來了秦仲賣油的郎。有秦仲挑了個油挑往前走，見河岸躺着一個大姑娘，離着接近看了看，原本是花魁大姑娘。秦仲他急急忙忙脫夾襖，搭到花魁她的身上。叫曰姑娘！醒來吧你是醒來吧！少日陰間多歸陽。花魁喚醒多一會，不該她死又還陽，強打精神睜眼望，原本是秦仲賣油郎。叫曰秦仲！跟我走來跟我走！跟我一到烏龍堂！二人來在烏龍院，她見了王九媽兒說其詳。王九媽兒聞聽心歡喜，叫了一聲曰乾姑娘，我有心再留你三年並二載，怕只怕耽誤你青春年少的郎。了頭哇！要甚麼東西你只管要，只當為娘作嫁粧。花魁說：「給甚麼東西我都不要，有那八盒子花兒稱心上。曰為甚麼她把花盆要，那裏邊有真金，有赤金，有墨金，有水金，珍珠子碧玉金鋼鑽子裏邊裝。花魁女把花盆帶在秦仲家下，

修蓋得廳堂瓦舍一片亮光。他夫妻南修橋北修路，東廟上供西廟燒香。修好驚動天和地，四值功曹奏玉皇。玉皇爺打開名列冊，他把那左金童右玉女打落下方。花魁女產生一個子，然後未產生一個姑娘。女大駕坐朝陽院，男大點了狀元郎。秦狀元到後來所生九個子，一個個宗華富貴在朝綱。這就是好心眼遇上好心眼，好心腸碰上好心腸。

獨占花魁一筆古段，說好說歹在位捧場。

度林英

經羅星有難降下天台，生到河南一林宅。林老爺他在朝中把官做，娶妻崔氏女裙釵。崔氏女過門來一十二載，並無有生男長女，未把懷胎。他夫妻良田好行善，才把那天宮女降下仙台。林老爺三十九歲恭大喜，林太太所生一位女裙釵。

（過口）那位說：曰產生姑娘，怎們為大喜？曰林奶奶過門一十二年的工夫，未曾開懷，所以為大喜。曰

鄉親們取名叫喜姐，長大了父改名叫林英號仁才。林英女，七歲上她把女學上，唸得是賢孝經烈女傳，她把那五經四書記心懷。林英長到十八歲，說媒的不離他家的宅，說一位相公，姓韓名湘子，十

八歲入的洋是位秀才。有韓府擇良辰吉日才把親娶，才把那林家的姑娘抬進門來。韓湘子娶林英倒有個半月，光宿外舍不宿內宅。这一天，林英女玉飾披肩而坐，有陣香風撲滿懷，恨不能日窮千里日，打外邊，走進來居之也溫，望之儼然，威而不猛韓秀才。林英女，一見大賓恭而立，林英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巧言令色把口開，尊曰郎君！你且駕臨床沿坐，小奴家，一事不明問明白！娶奴倒有個半月，是怎們儘宿外舍不入內宅？莫非是，你嫌奴家見識淺？不就是，嫌奴長的醜人才？尊聲曰相公把奴看！小奴我，不够十成也够八成好人才。孟子云，「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誰不知，娶妻養子防備着老來。〇

湘子聞聽用口呼，呀呀吓，罵聲曰林家女裙奴！多虧了你的爹爹把官做，說出話來下賤才。終南山有位學道的客，常常下山度我來。皆因為，看破紅塵無有趣意，我把那雲雨之事一旦撇開。今天回覆了頭你，叫你那二老爹娘跟你把婿擇。〇

林英聞聽柳眉立，不叫相公叫曰秀才！咱們二人，結親時有媒妁之言，父親之命，並不是鑽隙穴相窺，踰牆相從，愛兒兒秀才。說你去你去只管你去！那怕你一去不用回來。既如此，把奴許配你韓湘子，小奴家，凍死餓死不離你家的宅。活着奴就在你家住，死了奴就在你家收裏埋。〇

湘子聞聽拖下禮，尊聲曰姑娘聽明白！既然你要節烈守，學道以後再回來。你在咱們家落一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莫傷怨，莫憂慮，莫把丈夫掛胸懷。上天台也不過三年二載，此一去得了道，

我必得回來。〇

暫記下林家的姑娘且不表，接回來，再把湘子說明白。終南山學藝三年整，表仙閣上美名拋。湘子打坐蓮台座，只覺得耳鳴眼跳好怪哉。袖占一課明白了，原本是長安城討封；到我的宅，度化度化林英上天台。湘子隨想往外走，他把花籃揚起來。行走來到洞門外，腹內暗轉巧按批，〇我有心想在凡間走，趕多早到了自己的宅？跟我的師傅學來的藝，試試方法也不淋瀝。〇他照定西北青天用手指，飄搖半雲半霧駕起來。閃過雲頭按雲尾，輕輕坐在一雲台。神家妙用未得快，不一時看見自己的宅。收住雲頭抽雲尾，輕輕落在地塵埃。湘子翻身只一文，交了個老道好怪哉，只生得：錘矮子的腦袋，雞麪色的臉，滿腦袋的禿瘡流下膿來；下嘴唇缺少一大塊，眼

又斜來嘴又歪；後邊的羅鍋瓦罐大，枕頭大的雞胸掩不上懷；根半臉時條半腿，要走道摘歪摘歪幾摘歪；看年紀過了花甲子，額下的鬚鬚根根白。他照定五色的花籃吹法氣，又有個木魚子抱胸懷。在大門盤膝打下坐，拍拍拍他把木魚擺。

記下湘子把緣化，再說林家女裙奴。林英女就把了鬢叫，了鬢蒼應〇伺候奶奶。〇林英說：〇往常日放槍放炮我能不準，是怎們今一天，木魚只對奶奶的耳根台？〇叫聲〇了鬢外邊看，你看看僧家道家來化齋？常言說，鷺鷥不吃鷺鷥肉，老道的門口不捨齋。〇

〔包林英說：〇了鬢！外邊現看現看，照照是和高哇老道，讓他轉門去化，咱們這一塊兒不捨。〇了鬢蒼應〇知曉。〇

了鬢蒼應怎怎慢，款動金蓮走出來。行走來到大門外，打量湘子

好怪哉，只見他：躑躅子的腦袋，雞麵子的臉，滿腦袋的禿瘡流出
眼來；下嘴唇缺少一大塊，眼又斜耷嘴又歪；後邊羅鍋瓦罐大，枕
頭大的雞胸掩不上懷；看年紀過了花甲子，頰下鬚鬚根根白。小丫
鬟看罷多會一啾嘴，曰老道哇！真可嘆，你那二老爹娘，為你這個
尊像，開了趙子懷，把你養活下來！
湘子聞聽一咧嘴，曰丫鬟講
話太不該！
曰

湘子說：曰丫鬟！你講的這話，不成言語，為人誰不願意長
個小白臉，洒例拌，我願意長這樣爛七八糟哇？你別要看我醜，
醜不醜我是父母的遺體，你不當講出這樣言語！
曰丫鬟一聽，
滿面帶笑，口尊曰道爺！要依着我們大奶奶，讓你轉門去化。
我丫鬟一言講錯；肯定我們大奶奶，偷着耷捨。道爺你化些甚

麼東西，話講當面！
湘子說：曰丫鬟，捨，你捨不起。
曰湘

子說：曰丫鬟，是你聽了！
曰

湘子說：曰不化磚，不化瓦，不化石頭修廟台；不化林木修大寺，
不化我老道那點齋；不化道衣和道帽，不化道襪和道鞋。
曰

丫鬟說：曰你看你這個老道，這不化那不化，到底你化甚麼了？
曰

湘子說：曰丫鬟，是你聽了！
曰

湘子說：曰千不化是萬不化，我化你上房那個大奶奶。你讓她耷在
大門外，我看看，她那個小臉蛋或是黑耷或是白。
曰丫鬟說：曰放
你媽那青紅紫皂花裏胡上海市的屁！大胆的老道你耷賣乖！到上房
對着我們奶奶講，打死你老道給你買棺材！
曰小丫鬟隨說往裏跑，
到上房，她對着林家的姑娘說明白。

白林英說：「丫鬟，那準是你姑爺回來了。要不是他，講話不能這樣粗魯。」丫鬟說：「姑娘，看戲數有我三個姑爺大，我沒有見過這們好看的尊像。姑娘隨我一到大門前去開眼。」
白林英女叫聲：「丫鬟頭引路，一到大門看明白。」丫鬟就在頭裏走，在後邊跟着林英女裙釵。林英女抖了抖絲羅，抵了抵鬢，款動金蓮走出來。暫記下林家的姑娘往外走，再把湘子說明白。

韓湘子慢閃二目往裏看，打量林家女裙釵，只見她：麻姑緊整梳粧矮，挽烏雲不戴釵；翠羅兜低，翠珠兜撮；錦衣寬，羅裙窄，下台階把腿抬，露出來不大点的青綉花鞋。記下湘子來觀看，再說林家女裙釵。叫丫鬟，沒扇門，單扇開，丟一扇隱着大奶奶我的懷。
白林英就把道爺叫，口尊道爺聽明白！是方才，跟丫鬟說的甚麼話？

是怎麼奴家我也解不開？怎麼怎麼我也解不開？
白湘子說：「白終南山有個韓湘子，他言說住的這片完。」
白林英女聽說一個韓湘子，不顧羞恥要走出來。

白林英才說往外所走，湘子心中暗想：「我三年未在家下，提我往外就走，豈不與我丟人打臉？」
白湘子隨想，故意痰嗽一聲，
白「嗯呼！」

韓湘子痰嗽一聲不要緊，林英女那條腿又想抬又想邁，似抬不抬，似邁不邁，咕咕唧唧的跳回來。
白湘子說：「白終南山有個韓湘子，俺們兩個好得離不開。」
白林英說：「白你們倆好只管你們倆好，是怎麼還有一個離不開？」
白湘子說：「白他要吃飯我也飽，他要走路我把腿抬，他要盹了我也睡，我合上眼睛他也不開。」

（直）林英說：「道爺，你說的那不成了一個人了嗎？」
湘子說：「不能！」

湘子說：「他是他，我是我，反正俺們兩個離不開。」
林英說：「既然你們兩個這們樣的好，是怎麼你來他不來？」
湘子說：「師傅嫌我長得醜，趕下高山來化齋。」
林英說：「道爺你在此門外等一等，我寫封書，帶上高山你再回來，那時節管你個七八頓子齋。」
湘子說：「既然想我師弟，來來來！你來坐到我的懷，我度你人上天台。」
林英聞聽用口啐，曰：「呸呸呸！大胆的老道來賣乖！」
吩咐了鬢曰：「打打打！打死老道給他買棺材！」
小子鬢聞聽不怠慢，她把那頂門的鎖子抄起來，照定湘子腦袋打；
解湘子半雲半霧駕起來；九龍道巾頭上戴，八卦仙衣穿起來；水襪

雲履登脚下，鶴黃然繖洒胸懷；他把拂塵擎在手，有一花籃揚起來。
林英一見忙跪倒，口尊曰：「相公聽明白！修道你去了三年整，得道以後你才回來。既然如此修成你，把洞房進，有甚麼心事細對奴家說明白。」
湘子說：「我到長安把封討，討封以後再回來。」

頭度林英雖一古段，取名就叫小天台。

傻子回門

話說有這麼一位傻大爺，喫飯不知飢飽，睡覺不知顛倒，說傻也不
是實傻，說不傻，反正也是缺魂兒。你不要看這個人傻，人家是傻
有福。老哥兒仁，守着傻子一個人，有三項多地。吹口之力，尋了
個媳婦，娶過來，三天上要回門去。到兩天晚上，你別看傻子傻，
他老婆子可不傻，人好，活兒好，樣樣兒都好。到夜晚沒了人了，
先丟下夫婦二人。傻子他老婆子說：「傻子！你家別位燒了高香了，
像我燎了馬糞了！挈着我這個人，怎麼就尋了你了！單等明天回門
去，我去，你不用去！趕回來嗎，我給你多帶點兒好東西，讓你喫。」
這功夫，傻子有了主意了，傻子說：「我一定要去，去了坐上席，

吃好的。□他老婆子說：□你要去了，我爹準是不理你這個畜兒；我父要是不搭理你，未免我這臉拉，也是不好看，你應該不去才好。□
俊子說：□我一定要去，他不理我，拉倒，我喫好東西。□他老婆子說：□你一定要去！世人啦，都有偏性兒，我父他也有個毛病。他買了一匹走馬，九兩三錢銀子買的；到那塊兒啦，他必要在大門上刷洗他這個馬，你到那塊兒，圍着馬轉上仨兒，連誇幾聲好馬。他必要問你，□你誇我這馬好，你知道我這馬是甚麼毛顏兒？□你就說，□既誇就懂。□你就說，□烟薰棗泥的毛顏兒。□他要問這馬值多少銀子，你說□也不多值，也不少值，公公道道，值九兩三錢銀子。□他這是九兩三錢銀子買的，一誇這馬，我父他就理你。□
俊子說：□我記住了。□

第二天清晨未到，兩口子下了車。俊子一看，大門外邊，拴着匹馬，有一個老頭兒，正然刷洗。俊子心中暗想：□這是老丈人。□俊子圍着這馬，轉了仨兒，說：□好馬！好馬！□他老丈人一看，是他俊姑爺，老丈人說：□姑爺！你誇馬好，你懂得這是甚麼毛顏兒？□俊子說：□既誇就懂，不懂不誇，烟薰棗泥的毛顏兒。□老丈人說：□姑爺！你看這馬值多少銀子？□俊子說：□讓我看看，也不多值，也不少值，值九兩三錢銀子。□老丈人一聽，高了興了——姑爺不俊，□往裏邊請吧！□
進大門未在三門，二門底下，卧着一條狗，俊子不走了，圍着這狗，轉了仨兒，連聲喝彩，說是□好狗哇好狗！□小舅子們說了話了，□俊小子！你說這狗是甚麼毛顏兒？□俊子說：□烟薰棗泥的毛顏

兒。曰他小舅子說：曰這狗值多少銀子？曰俊子說：曰也不多值，也不少值，公公道道，值九兩三錢。曰俊子來到天井當院，老丈母娘出來了，說：曰姑爺冷不冷？曰俊子圍着他丈母娘轉了仁孝兒，說：曰好老丈母娘！好老丈母娘！曰小姨子們說了話了，曰俊小子！你丈母娘是甚麼毛顏兒？曰俊子說：曰公道道，值八兩三錢銀子。曰他小姨子說：曰你這不是胡說嗎！那狗還值九兩三錢，怎麼你丈母娘少賣一兩哇？曰俊子說：曰你不懂眼兒，她沒尾巴！曰

鐵冠圖

世祖元朝擾五倫，洪武開國在南京，文仗劉伯溫神機妙算，武憑徐達開國的元龍，常遇春胡大海兩員將，李文忠郭子英輔保江紅，康茂才火燒敗走陳友亮，攻打開采石磯得佔南京。馬娘娘所生九個子，燕二王他是燕娘娘所生。馬娘娘處事太奸詐，立逼燕王上北平。她心想到北國害了燕王的命，那知曉燕王是北國一蒼龍。蔣家五虎來幫助，砲打京西四十五里亂柴營，輔保燕王登基立了位，俱是蔣家五虎掙的功；十大汗馬功勞他不念，反來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好可憐，蔣家五虎死得苦，葬在順治門五個墳塋。到後來，五個墳塋走一個，下轉陝西閩王李自成，落凡轉了閩王李，但等明

末清初報冤恨。大明江山南北京二百餘年一十七帝，到本脚年無福崇禎把基登。三六九大朝日，武官站西文在東。崇禎皇爺開金口，叫道文武眾愛卿，那家有本早來奏，如無本捲簾朝散朕回宮。有一位保庫的官長上金殿，曰本奏我主龍耳聽，多年動不得的寶藏庫，庫裏邊不論晝夜放炮聲。但不知出的甚麼妖魔怪，我主萬歲去驗清。崇禎皇爺多有道，帶文武下金臺，駕到寶藏庫的門以外，果然是庫裏邊直放炮聲。崇禎皇爺忙傳旨，曰打開庫門朕驗清。金瓜武士打去控門鎖，烟霧烈火往外攻。吓得崇禎皇上倒退了三两步，亞賽砲震與雷驚。烟花熄，崇禎皇爺龍目看，原來是有一石匣把鴛鴦。石匣口裏冒鮮血，三道硃符上着封，封皮上面有大字，上写着硃冠道人製造成。崇禎爺傳旨，把石匣抬到金臺殿，曰打開石匣

朕驗清。眾武士打開石匣蓋，但則見三軸古画裏邊存。吩咐把古画掛在金臺殿，崇禎皇上細驗清。見頭軸画着個黑大漢，看他身穿一身青，張着胳膊劈着腿，他把日月托掌中；二軸画画着城一座，十八個娃子來爬城，橫三刀豎一戟，有匹馬半出半入在城門中；三軸画画着根紫荊樹，樹上搭着一根繩，下邊站着個多姣女，手擎雙針落淚痕。崇禎王忙傳旨，曉諭滿朝文武眾愛卿，那家解得三軸画，官上加官職把職增。有一鎮殿將軍李相臣上了金殿，曰本奏我主龍耳聽，刷下為臣不死的旨！崇禎皇爺多有道，免死的旨意下龍廷。忠良領旨留神看，沈吟良久心裏明：曰頭軸画画着個黑大漢，細看大漢穿身青，張開胳膊劈着腿，這軸古画按個字行。曰

(白) 口呼曰我主萬歲，這個人張着胳膊劈着腿，唵一個大字；日

月相連唸一個明，這是我主的國號，被黑大漢托走。□

□二軸画画着城一座，十八個娃子來爬城，十八子唸在一處是侗姓李的李，這座城是賊人的名——橫三刀豎一戟，唸一王，門裏加馬唸回回，國王李自成。三軸画画根紫荊樹，樹上搭着一根繩，下邊画着多姣女，手擎雙針落淚痕，雙針也是我主崇禎，崇禎也是我主雙針，我主萬歲你晏駕，脫不過女子這條繩。□忠良解開三軸画，崇禎爺袍袖一揮駕回寢宮。到後來十八年春草不結子，河南反了回張獻忠。李國王在陝西起了首，召集天下娃子兵，搶些回州城任府縣，黎民百姓不太平。字武周遇吉，馬光山下廢了命；有一位賣平則門的杜子衡。李國王大兵殺到順天府，崇禎帶劍殺過宮。影壁牆上留詔，字字行行寫得清，上寫——拜上多拜上，拜上國王正德王！

寡人給你留下金基殿，王兄與朕留下一座故塋！寡人與你留下了寶藏庫，你把朕的民子們容一容！文武千萬別廢命，千萬殺了杜子衡！寡人我待他情義重，四萬里的江山賣跟王兄；王兄待他有差錯，四萬里的江山照樣行。苗羅血詔回到煤山上，真武大帝駕歸天宮。煤山吊死了有道主，國王的人馬進北京，拱盤街擎住忠良將，保國的忠良叫李相臣。國王佔了順天府，腊月三十晚上把基登。

（國王起首反了十八年，理當江山坐十八年。腊月三十的晚上登基，國王一封官贈職，北京商家學界百姓一過年，拉邊放炮，國王向文武卿家，口這外邊的繁華熱鬧是做甚麼的？□黃門官本奏，口是商民過年。□國王說：口這北京過年，比咱們陝西過年熱鬧，叫他們每日過年。□反了十八年，坐了十八天。

國王登基立了位，拷打明朝文武卿。通夫棍，殺了保國的忠良吳兵部，老夫人碰頭身死太苦情。有一家將劉所堂，逃出北京順天府，打山海關報到三桂吳總兵。吳三桂只覺國王不能退，他才到關東瀋陽請大兵。老汗王再三不發兵和將，吳三桂對天把誓盟，在汗王駕前鑽刀盟誓飲盟酒，老汗王才發來八旗人馬戰將千員百萬雄兵。兵至京東樂亭縣，打一仗，傷了國王的娃子兵。李國王，想起軍師朱山彩，靈鬼山囑托的言語記得清。他言說：「兩軍陣前要開仗，寡人務必照看清！嘴裏安戈，胳膊上跑馬，俱是馬鞍韉韉到身中，這看要像着了火，裏邊必有真朝廷。今日與汗王打一仗，就與軍師的言語一般同：嘴裏安戈，大兵個個吊着個汗烟袋；穿號掛，就好像馬鞍韉墜在身中；胳膊上跑馬，官長俱是馬蹄袖；頭上的頂戴，也

有泥蓋也有亮紅。口看透江山不能坐，帶着玉筆逃了生。玉筆上邊有八個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是玉筆的名。吳三桂殺父冤仇豈肯捨，急追國王不放鬆；只願跟他父帥把仇報，老汗王隨後的大兵進北京。吳三桂追趕國王無踪影，心想取北京城。六百里加緊直跑打順天府，老汗王迎接到飛虎廳。馬前親斟三杯酒，再三順說吳總兵：「天下一十單三省，你治七省捎帶雲南貴州城。」吳三桂不收兵與將，留下他長子吳延龍，長子北京拉駟馬，吳三桂帶領人馬進南京。老汗王老邁蒼蒼不能坐，讓與阿哥把基登。天取國號名順治，順治皇上坐大清。登基立位史書載，五台高山去修行。二帝康熙登大寶，康熙執掌輔北京。吳三桂有兩個兒子不行正，各霸一方奪大清，佔了湖南與湖北，捎代了廣西與廣東。邸報到了順天府，害怕

康熙有道龍。康熙逃跑要讓位，在一旁怒惱了八大公，八大公翻了臉，北京斬了吳廷龍。駙馬千歲廢了命，把人馬發到雲南貴州城。好可憐吳家父子廢了命，天下一統才歸了大清。





